

民國叢書

第一編
· 76 ·
歷史·地理類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郭沫若著

中國古代社會史

侯外廬著

古史甄微

蒙文通著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陳寅恪著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陳寅恪著

上海書店

自序

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着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認清楚過往的來歷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

只要是一個人體，他的發展無論是紅黃黑白，大抵相同。

由人所組織成的社會也正是一樣。

中國人有一句口頭禪，說是「我們的國情不同。」這種民族的偏見差不多各個民族都有。

然而中國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國人所組織的社會不應該有甚麼不同。

我們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觀點來觀察中國的社會，但這必要的條件是須要我們跳出一切成見的圈子。

中國的社會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下已經二千多年，所有中國的社會史料，特別是關於封建制度以前

的古代，大抵爲歷來御用學者所湮沒，改造，曲解。

在封建思想之下訓練培養了二千多年的我們，我們的眼睛每人都成了近視。有的甚至是害了白內障，成了明盲。

已經盲了，自然無法挽回。還在近視的程度中，我們應該用近代的科學方法來及早療治。

已經在科學發明了的時代，你難道得了眼病，還是要去找尋窮鄉僻壤的巫覡？

已經是科學發明了的時代，你爲甚麼還埋藏在封建社會的思想的囚牢？

巫覡已經不是我們再去拜求的時候，就是在近代資本制度下新起的驅使的醫生，我們也應該要聯結成一個拒療同盟。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在中國的新學界上也支配了幾年，但那對於中國古代的實際情形，幾會牽着了一些兒邊際？社會的來源既未認識，思想的發生自無從說起。所以我們對於他所「整理」過的一些過程，全都都有從新「批判」的必要。

我們的「批判」有異於他們的「整理」。

「整理」的究極目標是在「實事求是」，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廢事之中求其所以是」。

「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
「整理」自是「批判」過程所必經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為我們所應該局限的一步。

在中國的文化史上實際做了一番整理工夫的要算是以滿清遺臣自任的羅振玉，特別是在前兩年跳水死了的王國維。

王國維一生的學業結晶在他的觀堂集林和最近所出的名目實遠不以觀堂集林四字冠冕的海甯王忠愍公遺書。

那遺書的外觀雖然穿的是一件舊式的花衣補褂，然而所包含的卻多是近代的科學內容。這兒正是一個矛盾。

這個矛盾正是使王國維先生不能不跳水而死的一個原因。

王先生頭腦是近代式的，感情是封建式的。兩個時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個劇烈的階級鬥爭，結果是封建社會把他的身體奪去了。

然而他遺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品，那好像一座座巍巍的樓閣，在幾千年來的舊學的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

羅振玉的功勞即在爲我們提供了無數的真實的史料。他的殷代骨竹的蒐集，保護，流傳，考釋，實是中國近三十年來文化史上所應該大書特書的一項事件。還有他關於金石器物，古籍佚書之搜羅頒佈，其內容之豐富，鑒別之謹嚴，成績之浩瀚，方法之創新，在他的智力之外，我想怕也要有沒大的財力纔能辦到的。

大抵在目前欲論中國的古學，欲清算中國的古代社會，我們是不能不以羅王二家之業績爲其出發點了。

我們所要的是材料，不要別人已經穿鑿了的衣裳；我們所有的是飛機，再不要仗別人所依據的城壘。我們要跳出了「國學」的範圍，然後才能認清所謂國學的真相。

清算中國的社會，這是前人所未做到的工夫。

清算中國的社會，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容易辨別。

不是說研究中國的學問應該要由中國人一手包辦。事實是中國的史料，中國的文字，中國人的傳統生活，只有中國人自身才能更貼切的接近。

世界文化史的關於中國方面的記載，正還是一片白紙。恩格爾斯的家族私產國家的起源上沒有一

句說到中國社會的範圍。

奴隸制研究的世界權威殷格林 (Ingram) 在他的奴隸制度與農奴制度的歷史的附錄中論到中國的奴隸制度的，不上二十行，而譯「中國古來無階級制度。」

外國學者對於東方情形不甚明瞭，那是情理中事。中國人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實在要比穿山甲比蠅毛還要難於接近的逆鱗。外國學者的不談，那是他們的矜慎；談者只是依據舊有的史料，舊有的解釋，所以結果便只是與實際全不相符。

在這時中國人是應該自己起來，寫滿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頁。

外國學者已經替我們把路徑開闢了，我們接手過來，正好是事半功倍。

本書的性質可以說就是恩格爾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的續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為嚮導，而於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紅種人，歐洲的古代希臘羅馬之外，提供出來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國的古代。

恩格爾斯的著書中國近來已有翻譯，這於本書的了解上，乃至在「國故」的了解上，都是有莫大的幫助。

談「國故」的夫子們！你們除飽讀戴東原、王念孫、章學誠之外，也應該知道還有馬克斯、恩格斯的著書，沒有辯證唯物論的觀念，連「國故」都不好讓你輕談。

然而現在卻是需要我們「談談國故」的時候。

我們把中國實際的社會清算出來，把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思想，加以嚴密的批判，讓你們看看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傳統，究竟是否兩樣！

對於未來社會的期望逼迫着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目前雖然只是「風雨如晦」之時，然而也正是我們「羈縻不已」的時候。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日夜

解題

一 本書所集各篇均非一時之作。導論的「中國社會之歷史的發展階段」是在去年的思想四期上發表過的。作時的目的原無心作為本書之導論，以其性質相近，故收於此。

二 第三第四兩篇之詩書易研究，從去年九十月間到最近，在杜衡的化名之下蒙東方雜誌連續的登載了出來，這是應該感謝的一件事。

三 以上三篇大率均是在我未十分研究甲骨文文字及金文以前的作品，在發表當時很有一些分析錯誤或論證不充分的地方。錯誤處在本書中業已改削，論證不充分之處則別出案語以補足之，期以保存原有之狀態。

四 第一篇之「卜辭中的古代社會」亦非一時之作，其中所引用文字有前人著書所未經解釋者，率見拙作甲骨文文字研究一書。此為避煩及便於印刷起見，概未重加解釋。

五 第二篇之「周金中的社會史觀」乃新近之作。這個命題本非本書中簡單之一篇所能了結，然以種種物質的關係不能久作勾留。

六 因作者生活的不自由，參考書籍的缺乏，及其他種種紙筆所難寫出的有形無形的艱難迫害，使本書的敘述每多草率粗疏的地方，作者自己亦不能認為滿足。然而大概的規模路徑自信是沒有錯誤，希望更有時間更有自由的同志繼續作詳細的搜求。

七 本書之出版全靠李一氓兄之督促轉託，各種參考書籍的搜集也多靠他，我特別向他感謝。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目次

第一版自序

解題

導論 中國社會之歷史的發展階段

第一章 社會發展之一般

第二章 殷代——中國歷史之開幕時期

第三章 周代——鐵的出發時期——奴隸制

第四章 周代以來至最近時代之概觀

第五章 中國社會之概覽

一篇 卜辭中之古代

序說 卜辭出土之歷史

第一章 社會基礎的生產狀況

第一節 漁獵

第二節 畜牧

第三節 農業

第四節 工藝

第五節 貿易

第二章 上層建築的社會組織

第一節 氏族社會的痕跡

(一) 彭縣魯家壩——(二) 杜鵑中心——(三) 氏族及聯

第二節 氏族社會的崩潰

八六

(一)私有財產的發生——(二)階級制度的萌芽

第二篇 周金中的社會史觀

九六

序說

一〇一

第一章 周代是青銅器時代

一〇三

第二章 周金中的奴隸制度

一〇五

第三章 周金中無井田制的痕跡

一〇九

第四章 周金中無五服五等之制

一一四

第五章 古金中殷周的時代性

一二九

第三篇 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周金上之反映

一三三

序說

一三五

第一章 由原始共產制向奴隸制的推移……………一四

第一節 原始共產社會的反映……………一五

第二節 奴隸制的完成……………一六

第二節 宗教思想的確立……………一七

第二章 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推移……………一八

第一節 宗教思想的動搖……………一九

第二節 社會關係的轉移……………二〇

(一) 意識的覺醒——(二) 國家意識的覺醒——(三) 新有產者的動向

第三節 農業的發展……………二二

刑罰的買賣——鮮血的買賣——工商業的發展——農民的墾墾

第四篇 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二三

發端……………二四

第一章 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二六

附 錄 追論及補遺

第一節 生活的基礎	二四一
(一) 漁獵——(二) 牧畜——(三) 商旅(交通)——(四) 耕種——(五) 工藝(器用)	
第二節 社會的結構	二四〇
(一) 家族關係——(二) 政治組織——(三) 行政事項	
第三節 精神的生產	二四六
(一) 宗教——(二) 藝術——(三) 思想(辯證的觀念)	
第二章 易傳中辯證的觀念之展開	二五九
第一節 辯證的宇宙觀	二六四
第二節 辯證的變化	二六八
第三節 折衷主義的倫理	二六九
第四節 大學中庸與易傳的參證	二六六
一 殷虛之發掘	二〇七
二 由久彝考論到其他	二〇九

三	附庸土田之另一解	三〇
四	矢令簋考釋	三二
五	明保之又一證	三三
六	古金中有稱男之二例	三八
七	古代用牲之最高紀錄	四〇
八	殷虛無鐵的發現	四四
九	夏禹的問題	四六
十	「舊玉億有百萬」	四九

第一章 社會發展之一般

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以需要為前提，這已是成了人衆周知的事實了。

人類需要的發展卻和他的工具的發展相提。大抵在人類只知道利用石器或用青銅的時候，產業只能限於農業和牧畜，他能加工自然的力量只有一點。當時社會便以購物般的原始生活進行以家庭中心的氏族社會。

給人類只以母而不知有父，這在歐洲 中世紀的中半期才發現了學說。但在中國是已老早有人了。呂氏春秋的「恃君」上說：「昔太古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夫妻男女之別。」以這事實我中國應該並不稀奇，並不那樣可以使人聯想的。不過中國的古人不知道有生活的現象而沒有人細地去研究過那原始社會的各種構，在這兒我們仍然不能不多謝近代學者，別是美國的莫爾根（Morgan）英國的恩格斯（Engels）了。

莫爾根費了畢生的精力研究土人的生活而成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 1877）一書，莫爾根更發展了恩格斯的遺囑把財產及國家之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

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1884) 在恩爾斯的書名上已經表得很明白的，幾位先進國把古代遺囑的繼承——特別是由氏族社會轉到國家的變遷，已經揭露了出來。這兩部書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有介紹到中國來的時候，我們只須在本文的前邊上有一個必須知道的準備知識，把它機關在下邊。

第一，婚姻制度是由圖文而轉為血族結婚而成最後的一夫一婦。在氏族社會的初期是圖文的血族結婚，就是在同一圖系之下的一切男女自然成為圖偶。這種交媾的方式圖文過不知若干年圖偶經驗，知道了圖生不良的樣子，於是才漸漸的加以限制——含有圖生學問意義的限制。起初大約以年齡為限，就是在圖圖一圖男女彼此配合，就是同胞的兄弟圖圖自然成圖混合的夫婦。更進而成了有名的亞血族婚姻，這在穆爾剛和恩格爾二氏的書中是圖圖【彭那魯亞家庭】（*Punalhau family*; *Punalhau family*）這是穆爾剛氏的最大的一個發現。

爾剛氏在調查美洲土人的家制制度的時候，他發現出他們有一種奇怪的遺習，便是父之兄弟與母之姊妹之子皆爲子，彼此亦稱爲兄弟。父之兄弟與母之兄弟之子則皆爲猶子，彼此間亦稱爲從兄弟姊妹。而且母之姊妹之夫，母亦夫視之；父之兄弟之妻，父亦妻之。美洲土人的生活早爲歐洲人所同化，家制制度的遺習和實際的家庭組織不符合，證爾剛氏起初很苦於說明。後來在檀香山的土人中才實

他的受命軍，組織成，其間一宗中各姓的事務，而與一（Sham）有族評議會，其組織成分完全相同。合數族而為一大同盟，盟有同盟大評議會，無單獨之元首，而有二人平商之軍長。組織是穆爾斯氏（Moore）人研究得結果，這已證明經過了。

就遠在在以石器為工具，以漁為本位的氏族社會，是以母系為中心的。

但這可以為鐵器的發明便完全變了。鐵器的發明促進了農耕的進化發展，母系中心的社會便不能不為父系中心的社會。

農耕農業的發明都男子的事體。男子由發明農耕事業，牧畜的畜牧中又發現出禾黍麥稷，必然的經過。照原始的習慣各人隨身的工具便是各人的私有，男子有漁獵用的弓矢，女子家庭。到牧畜以後，男子也相沿，六畜和五穀。這樣生產的力量愈增加，女子的家庭生產，不降為附庸，而女子也就由中心的地位一面而。這在的表上便是男權的顯現，私有財產制的成立，奴隸的使用，階級的劃分，帝王和國家的出現。這便是文明的開始。

在國家初始成立的時候是純粹的一種奴隸制。奴隸的來源是甚廣，便是被征服的異民族和同族中的落伍的弱者。那時候的階級可以說就只有貴族和奴隸的兩種。貴族是奴隸的所有主，奴隸是貴族的所育物。貴族支配階級，榨取階級；奴隸是受支配階級，被榨取階級。這時候的民族成分可以說還是極密地保存着的，就是貴族階級至少是一氏一族。

但到國同治會，意見發達，農業意見進展，而異民族的被同化者意見加多，同族中的落伍者也愈增劇，血統漸漸淡薄了下來。以前的貴族固久於養尊處優的習慣，日見與農相離；而產業的生產，雖卻操縱在農階級的手裏。這已翻成了太阿倒持的形勢，到這兒便不能不來一二次的社會改革，便是貴族的倒灌，奴隸階級中的狡黠者的掩護，這自然會成爲一種分拆的地方割據的形式。在農業上，要圖莊園制的產生，在工商業上，便有行幫制的出現，在政治的反動上，便成爲封建階級，於是奴隸制的社會又一變而爲封建制的社會。

封建制的社會和奴隸制的社會並沒有多麼大的懸殊；不過奴隸是異民族社會的子遺，多量的含有血統的成分，而封建制則是多量地含有地域成分的奴隸了。農莊上與地主對立的農夫，行幫制下與經濟對立的徒弟，行政上與封疆諸侯對立的同臣庶，事實上只是變相的奴隸。

但自從蒸汽機關發明以後，國便進展到一種更新的國；大規模的生產，大資本的集中，海外大

殖民地的發現等等——在封建社會的胎內生出它，是壓不下的一團胎兒，於是在社會上又舉了一個第三次的革命。這個革命漸漸崩潰了，在那封建社會中，要發出近代資本制度的組織，階級的分化成爲了資本主義，而讀者尖銳的獨立。

以往的社會的進，是這樣，一切的社會，決非有一而不同東西，誰可以察來，這是一切科學豫言的根本。社會學也一樣地能豫言着社會進行的進行。社會進要由最後的階級無產階級，那資本階級，同時也克服了階級的對立，克服了階級而爲無階級的一個共同組織。這明明如烈火的事，而且事實上，現在是無階級時代，階級的生產力不單是目的，而資本階級，容，已經是長江後浪，明日的時代了！

以上社會學，是階級一，階級，這兒當然有許多過於圖式化，地方，這大概是，在一副新興科學的，種的描寫。我，這一個階級，回頭來看我們中國的，發展的秩序罷。

第二章 殷代——中國歷史之開幕時期

我們中國的歷史，是沒有科學的敘述，一般的人多半靠古代的神話傳說以爲正史，這是最大的錯誤，最大的不合理。

中國的史，先要弄明白中國的真正的歷史時代究竟是從那兒開幕，這如不弄，簡直等於海中闖月一了。

我們中國的歷史起源於甚麼時候？書是開始於周史記是開始於黃帝，但這些都是靠不住的。我們近考古學的智識所得的結論是：

(一) 中國的古物屬於有史時期的只出到商代，是石器、青銅器，在商代的末年還明明是金石並用的時期。

(二) 商代已有文字（三十年前在河南安陽縣有龜甲骨板上，裏面的貞卜文字出現，）但那文字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極形圖畫，而且筆法的不一定，一字有至四五十種的，於字的構成上或倒書，或左成右，或正成反，字合書，或一字拆書。而文的構成上亦橫行或直行，橫行亦或左或

右，直是五花八門，可以知道那文字的產生還不甚久，文字還在形的途中。

(三)商代的末年還是以牧畜爲主的生產，卜辭中用牲之數多至三百四以上，即其農業已發明，但所有的新器還顯器或石器（若指著甲骨文研究釋辰字下）所以在當時是很幼稚的。

我們根據着這三點結論，可以言的是商代才是中國歷史的正時期。

在商代那裏只是金石並用時代，嗎在商代以前的社會只是石器時代的原始末期的野蠻社會，那可言的。

在商代在文字的中，那嗎那時代絕對做不出甚麼帝典皋陶謨，賈在黃帝時代更對做不出甚麼內經素問以及已消的一切遺書，更在以的甚麼三墳五典八家九邱，那簡一話。

在商代只還是牧畜盛行的時代，那商代的社會必然一原始共產的氏族社會，只是於新與科學稍稍受訓練的人，立刻便可以得到幾個暗示。

事實上竟是這樣。

(一)商代的王位是「兄終及」這是國來的歷史上已經明文的。

(二)據殷虛書契的研究，商人尊崇先祖，常常專祠先祖於宗廟。（自周以宗廟不特祭，須附於祖。）

(三)殷虛書契余所見在殷代末年都有多父多母的現象。

從這些事實上看來，商代不明明還是母系中心的社會，而且那時候的家庭不明明還是一種「彭那魯亞」嗎？

在商代初還是這樣的社會，那以前的社會，不言可知了，所以黃帝以來的五帝和三王祖先的誕生，黃帝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正表明是一「聯合」聯交時代，或者血族的母系社會，特別有意味的是堯舜的傳說。

「有虞氏尚陶」，「有虞氏瓦棺」，這是說當時還是土石時代。

堯皇帝的兩個女兒同嫁給舜皇帝，舜皇帝和他的兄弟象卻又共妻這兩位姊妹。孟子上有象說的話，「二嫂使治朕膳」，象辭的天間，圖上竟直說是「該弟」，所以象是堯皇帝的女婿，象是堯皇帝的公妻，他們成婚正是因為「彭那魯亞」。

更進一步，堯皇帝不能傳位丹朱，舜皇帝不能傳位給均，均也不能逐傳位給啓，這表明是父系，立父子不能相承。

最後是那神的傳說了。堯舜禹都由衆人公選出來的，我們在帝典中舉些「四岳」十二

九官二十二人在皇帝面前你推選一個人，我選一個人，在那兒很客觀地討論，那不是一國各姓的酋長軍長在開氏聯誼議會，在選選的酋長或軍長的。

又堯舜禹的傳說，都是二頭政長。在堯未退位以前是堯舜二頭，在堯退位以後是舜禹二頭。堯時又有帝擊爲對，均與西印度人之二頭主相合。

（案）帝舜即是殷人之先帝，帝舜對有降御天問之有恩有德，謂「莊帝並登」國句結由之先帝中，顯見甲骨文研究中「殷祖妣」篇。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六日讀）

這些正是古代傳說上所保存着的一些氏族社會的影子。我們看，在商代以前的社會不明明還是氏族社會嗎？

由氏族社會到封建國家的關鍵，古人也是想到了的，用古代的來便是「由帝而王」。古時人以爲堯舜傳夏禹傳子，是家天下的開始，所以貶稱帝號爲王。所以在夏禹以前都是帝，在夏禹以後便成了三王。但這帝王遞禪的時期也有更說得還一說的，據史記版本紀的末尾說：

「禹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稱帝號爲王。」

荀子的禮兵篇上也說堯舜禹湯「四帝」，文王武王爲「二王」，這可見古人把那第一次的禪

會革命的時期也有著在殷周之間的時期的。之。據我們最近的研究可以說得實物的佐證。是由原始共產到奴隸制的轉變到殷周之際才真正的完成。

本一種自然發生的社會革命，要經過久的一時期的，有殷一代，可以是一個變革的時期，所以現在奴隸制全要同周代初年，氏族社會的子遺，關於以後的論證，我們爲行文，便起見，且把它們略了罷。

總之，中國的歷史是在商代才開幕，商代的，以殷周本位，商代和商代以前都原始共產社會。這是，在，裏面出的結論。

第三章 周代——鐵的出發時期——奴隸制

周代姬姓的這一個氏族大約是明農業最早的民族，我們看它以農神「稷」做自己的祖先，便可以知道它自己也有一獨特神農系統的，我們上可以看出，這的神且不說，但到了太公，就是那氏族上所說的「古公亶父」，這是文王的祖父，大約到這時候才成了周的真正的歷史時期。但那古公亶父原本是一位穴居野處的牧人，驅跟着河流上走，岐山之下才給一位姜姓的女酋長，到這兒才變跡來。他們從神看來可以知道，周的古公時都還是氏社會。而且還是的，是周室本姓「姜」，自古公以後不知不覺之間便改姓起「周」來，這是周室的在那時一社會的變革。古公以後成了一男姓中心的社會了。

促進這個變革的原因當是農業的發達，由古公而王季而文王，三代之間農業的發達來，連的農了是夷虞兩部共耕，農到「三分天下而二」是步，終於肥也滅了。農業的這樣雖然是又是甚麼原因呢？便是鐵的明。

中國的鐵器時代是有三個盛落的：

第一次是用作耕器，

第二次是用作手工業工具，

第三次是用作武器，

第三次進化是自西漢以後才完成的。證明本來很多，我們在圖見只消引江漢的銅的序文來說了。

「古者以銅爲兵，春秋迄於戰國，戰國迄於秦時，攻爭相亂，兵革互興，銅既不支給，故以鐵代之。」
「秦時少，鐵兵轉多。二漢之世，則同與鐵。」

這是很重要的一段文，而且也是很正確的。鐵兵的發生是在春秋末年，發生在長江一帶的淮夷民族。北方的漢民族只用來做工具。語上有管子的一句語：

「是以鐵制農，試金以鑄，鑄斤，鑄土。」

這所謂美金便是銅，所謂惡金便是鐵。管子的海王篇上也說：

「今之鐵曰：一女必有一鐵一刀，……農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行販運鹽者必有一斤一鏹一鑊。」

這至少是證明鐵已經用到手工業上了。管子本來不必是管仲自著的書，但那書傳是奇

國史。我們從那文字的古便，繁複，無假託的必須上看來，大約它總不會是後人的託。

鐵鍊，製鐵刀，製斤製鋤，那裏要有鐵的冶金術的進步的，所以在鐵鍊，到手工業之前，必有一個長時期的應用銳鐵或毛鐵的時代。

周代的考工記上說：「攻金之工六：錛，治，鳧，栗，段，桃。」段氏爲鑄器。除這段氏以外其他的五氏所製的削，矢，劍，鋸，升斗等，是青銅器，只有這段氏所做的鑄器——就是耕器——沒有說明是用甚麼。關於段氏那一節文字可惜又闕了，我雖然得不出一個堅決結論，但從那「段」字可以引伸出「鐵」的意看來，那所製的器一定是「鐵器」。

段字國文注曰：「椎物也。」案此乃鐵之省。「鐵小治也。」明言治鐵，但鐵以外之金屬則無平椎鍊。

又大雅的公劉有「取厲取斲，止基適理」兩句，厲是石器，斲毛，石，所以謂之石，則是鐵礦之意。這兒正表露石礱礱來大土木開闢疆土。公劉這詩是周初的文字，所以我們可以斷言，在周初時候的鑄器是鐵了。

有這鐵器的發現，所以在周初的時候，便急劇的把農業提了起來，詩經上專門關於農業的詩便有豳風，豳雅，頌，從牧畜社會的經濟組織——爲農業的黃金時代，周室的乃至中國的開闢「文

明「文物」，雖然的幾要題來了。這國產革命在比國地研究環境，審判和周詩周，人一見可以顯着那天淵的懸隔，在比國地研究周易，周詩周書的人也可以感覺它的差異。周詩的年代較早，那裏面到農業的圖只有一句，其圖多述牧和帝王的政績的享樂。

周代那樣的農業，以他神意，成王等，而且完成了一個的社會。

那所完成了新的農業，我們在這裏呢？我們在書裏，裏面不可以看見他使用夢量的圖，大興土木，開闢土地，供養，圖呢？

周書的十八篇中（自牧誓至文侯之命的十八篇）有八篇便是專門對付殷人說的話（本文中所謂周書係上文的二十九篇），們看那周公罵殷人是「」，「我殷」，「匪殷」或者說「殷之民」，而且把那些「」放「」發來作洛邑，「」最厲的話去憤鳴他們，那不完全是在表示着「被征服了的民」，「奴隸」嗎？

（案）左氏定四年傳言「分魯公以殷民六族，陶氏、徐氏、黃氏、秦氏、尾勺氏，與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氏、繁氏、錫氏、懷氏、蔣氏、欽氏」，此明言以殷人為奴，此外錫與懷民人之事於古金中甚多，詳見第二篇。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六日補註）

本來圖的圖的圖成是分成「君子」和「小人」的，「君子」又呼作「百姓」，便是「時」，「賁」

「小人」又叫作「庶民」「黎民」「黎」實際就是當時的奴隸。這些黎民原是和「庶民」一樣的原源，不過是早歸化了奴民。他們在平時做農夫百工，在戰時就當兵。這在大雅和小雅各詩中，敘述得最明白，並且如像：

「周詩：黎民，靡有孑遺。」——維新

「周詩：黎民，具穰以穀。」——維新

我們從這些話上看來，可以知道當時的奴隸是怎樣受虐待了。

一方面在族間使用着，又一方面便向四方八面的民族進攻。周初的局面，後來人粉飾出來，雖然很壞，但那是封建時代，但那不是虛構。我們由最可靠的信史——經——可以考查得的。到周宣王時，周民族只佔黃河流域的中部，當四方八面，還是比較周的牧畜或農業民族。例如南方的長江，東方的淮夷，徐戎，西方的大戎，北方的獯鬻，狄人，錫，狄，山東——是有周族，夷，蠻，夷。所以事實上還是周國的氏，社的民族，周的比較早進步了。一個奴隸的社會。所以我們在這一章的推論裏面，所得出的，還是中國的社會在西周的時候，剛好如古代的希臘，羅馬，馬——是一個奴隸的國家。

第四章 周代以來至最近時代之概觀

周代開始的時期是在周穆王的時代，在不盡其數，但周穆王末年也就漸漸的衰下來了。實際上周穆王所做的呂刑，便說出了以周禮的制度，換一句話說，就是奴隸的解放的現象。周在周穆王一切的重土中，在使用爲兵士向四方征服中，實行製造私產的議會，所以奴隸也漸漸的有錢來可以買贖刑罰，這是周的一個關鍵。

周在經濟上已經漸漸的開放，周在政治上雖然上仍然沒有解放，這必然要激起社會革命中的搖搖的政治革命。

這個革命便表現在周厲王的十二年，那時候言無忌了暴動，厲王來把厲王趕跑了，退而居他的王宮，要娶他的兒子宣王，是召公把自己的兒子拿出來替了死。周厲王跑了之後，一般的人去歡迎共伯和來做皇帝，他做了十四年的皇帝，周來終竟被復辟派的周召二公把他趕走了。

這次的革命我們可以說是中國有史後的第一次的平民暴動。在那當時的激烈的情形，我們想來總不會是亞於法蘭西的巴黎暴動和蘇俄十月革命的。雖然那只在歷史上畫着一個失敗了的搖搖式的

痕跡，但周密的乃至中國的經濟圖式上，顯然是起中國的歷史上便起了一個很長久的變態，社會關係的重新分配，政治的重新分配，一個新變態的變更，要讓主人的周圍完全失掉了他的宗主的權威，所以，在東周前後在詩經中可以看出無數的「變風」「變雅」的創作，那變態是顯明着當時經濟基礎的變革，社會關係的動搖，革命思想同勃發。

那時有一「聖人」階級發生了出來所謂「擇三有聖而多藏」——只有有德的人便可以做三卿了；有「聖」如「三」倍，君子是「聖」——商賈「聖」賤民的職業，貴族的「君子」也經營「聖」來了。這些「聖」要開辦的文獻，要「聖」了當時的社會圖革的機械。東周以後，他們看，而「聖」管仲起於罪隸，而成「聖」於牧豎，百「聖」美「聖」乞丐，商人能「聖」高竟能干預軍國大事，不「聖」全「聖」上「聖」明「聖」世「聖」廢除，白衣可以爲卿相，「聖」手能制是國對「聖」的。（「聖」古「聖」也有伊尹，傅說，姜太公等起「聖」家國的「聖」那只是「聖」說，伊尹是空桑中「聖」出的神人，傅說「聖」列星，「聖」特「聖」「聖」的是周「聖」本姓「聖」姜太公也「聖」「聖」周室的一個支姓的酋長。）

事實上周室東遷以後，中國的社會才由奴隸轉入了真正的封建制度。那時周纔在農業方面中國才有地主和農夫對立的莊園制的產生，工商業方面也只有師範和兄弟對立兩行業的出現。春秋的五伯，戰國的七雄，要那才是真正對封建諸侯。

在秦統一了天下以後，在名目上，封建，爲封建，其實中國的封建，一度一直，幾百

年都是封建的存在着的。

『封建』不要爲文字所拘泥了。室在古時雖號封建，但事實上在官有「鄉」「遂」「縣」之分，並不是公無郡，以後縣號稱縣，縣，但漢有諸王，有藩鎮，明末有三藩，清初有幾，就是「行」都號稱爲「天子」，並不是就不是封建制度。我到了現在假使封建的封建社會在秦就了的話，那簡直是不可救藥的錯誤。

由奴隸變成封建的這個變革，中國的古人也早認識着的，那用古代的話來表示時便是「王而伯」，這個轉機是在東漢，從春秋時一直，幾百年，中國儘管在改，但是生產的方法沒要生革，所以社組織，是舊態依然，沉了差不多將近二千年光景。

歷代的改朝換代，可以說本來都是奴隸的抗爭，特別對明的不是秦朝的滅亡嗎？

並不是中國社會史上完成了紙的元勳，他把天下統一了，天下兵器都沒收了來徵了十二個巨大銅人，以天下可以無事，江山可以至千世世而爲君，而那料轉他聽不過的才是銅頭！

當時的兵器，是銅做的，而耕田的鋤頭之類卻是鐵，在上面已，鐵，鐵的鐵

顯舉事，這是等於以機器去征機器時代的秦兵。所以一民徒浪子混，竟把大兵大勝克了，這不是很有趣味的一個插話嗎？

不過革命一次便受騙一次，革命一成功，立刻又成一新的支配階級，所以儘管一二十四史，漢血革命的慘史，而封建的經濟組織和政體，依然無恙。

重要的原因是甚麼？

一句話歸總：是機器革命的發達。

然而發現了蒸汽機關的「洋鬼子」終竟跑來了。儘管是怎樣堅固的高里長城受不着資本主義的大炮轟擊。幾千年穩定了的社會又了 翻覆的動搖，被人說是「天」的老大帝國成了被萬人的肥豬。首先資本勢力接近的南方，也不能不早受傳染，在一八五二年公然有打天父天兄的代表市民意識的革命出現了。

一八五二年的革命，那使馬克思先生高聲着在中國的開里長上已經打着：

「中華民國」

自由，平等，博愛。」

的招牌的，而是歸了失敗，但一九一一年國革命，而是由南方的市民階級所領導的革命，終

把中華民國的招牌打出來了。黃色的大旗不儘不變成五條顏色的外國式的旗幟，皇帝爲了大總統，國院衆議院也成立了起來，數千年的老大國公然也就一變爲最顯式的民主立憲國家。雖然那以後還不免有好幾次的劇烈的動搖，然資本制革命的式總算是具備了。

中國的市民算也了這步「由伯而大總統」的田地，但可惜世界資本主義的進展已經達到了最後的階段，它老早已把那國家的形式打成國際的形式，把地方的形式打破成世界形式；從前的一國一地方然發生社會革命打破成最後階段的世界革命的形式了。所以中國的市民階級儘管是怎樣追趕，但資本帝國主義等不及他們把己的產業扶攏起來，已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民化成了一個全無產了。

電氣是已經早傳到了中國來的，「由大航而員」的革命不早就在腥之中了嗎？

第五章 中國社會之概覽

好了，我好像坐飛機的一把中三千年史展覽了一次，我的結論可以歸納成下面的一表式：

中國社會的歷史圖表



所以中國的社會也算了三次的革命，和這三次的革命相應的也就有三興三廢的文化革命的時期；我現在就只提出一個暗示，也簡單的列表在下邊罷。

中國社會的革命

(性) (實) (時) (文化反映)

第一次 奴隸制的革命 殷周之際 卜辭及金文

第二次 封建制的革命 春秋之際 經書

第三次 資本制革命 滿清末年 科學輸入

(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後】以石器、銅器、鐵器劃分時代，作為先史考古學上的文化的三期，以一八三二年創造於丹麥的學者通車森氏 (C. J. Thomsen) 但這和古代社會不一定相符合。唯蓋斯 原子的發現確是劃分時代的標石。文中「電氣」應改為「原子能」，方符實際。

在中國，鐵的出現當在春秋年代，當以鐵器作為促進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的媒介。

殷代與西周在生產方式與文化水準上並無多大區別。殷代確已使用「衆人」作大規模之農耕。原始公社的經濟當在殷代以前。

中國目前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當中，這一落後的危險，頗有類於原始人之與封建人，文化水準快要

序 卜辭出土之歷史

一八九八年與九年之交，就是庚子八國聯軍入京的頭一年，中國的近代史上要生了一件大事——便是在河南省開封縣西北五里的小屯，農民在耕田的時候，在土層中發見了龜甲與獸骨的破片。骨片上多刻有原始的文字。文字的圖象是三四千年前殷代的王所占卜的紀錄。

這件至可珍貴的古物的發見，是出於偶然；在其前，已屢有發現而不爲人所注意，但庚子前一二年的那一次才爲人所注意了。注明是山東一位姓范的骨董人（羅振玉云「龜甲與獸骨藏范估人範之亡友劉君發見，問其目出，范言得之湯陰，予訪之數年，始知實出派演」——見五十日夢）一位商人以奇貨可居，遷往北京市，初似亦不甚爲人所注意，後來才時的（羅振玉）王所購買，王氏之集已刻平片以上，庚子之變，王氏死，他的所藏盡爲升徒劉（鐵雲）所有，劉氏之蒐集不久也到了三四千片以上。

一九〇二年上虞，振玉在劉氏處始見骨，羅思劉氏還拓其千餘片石印爲鐵雲一書以於世。這是甲骨文之始，也是氏與甲骨文發生關係的證據。

羅氏自一九〇六年也就開始集，最初僅由商人手中間接購買，後於一九〇九年，由范某口中知骨之出土處，遂購小屯，又才後其弟成甫，遂發掘探。（殷虛書契序）在一九一一年前後，得的圖集美至兩三圖片以上。

羅氏富，而於文字之圖，流布亦不遺餘力。其所拓行世之書，下開數種：

- | | | |
|---|----------------|-------|
| 一 | <u>書契前編</u> 八卷 | 一九一三年 |
| 二 | <u>書契中編</u> 一卷 | 一九一四年 |
| 三 | <u>書契後編</u> 一卷 | 一九一五年 |
| 四 | <u>書契後編</u> 二卷 | 一九一六年 |

這些書都圖刻甲骨文字最必要的典籍。有一種乃圖片影印，無論甲骨圖的人亦可以見形。三圖片影印，書之精良，為中國與籍所未有。

羅氏在中國要書世考古一位先驅者，他的蒐羅甲骨書家，向稍有區別，他不文字的字，去殷虛書契同時出土的各種器物，在一九一六年他還親自到小屯去探訪過一次。這心，這種意見，可以說與考古家所未有。羅氏去訪問小屯時的情形，在他著的五十日（殷虛書契之一）中有一段日記，我現在把它鈔錄在下面：

(三月三十日)案乃陵歷已滿載德宮人和順承運集實軍至小屯其地在縣城之西北五里東西北三
水環顧府志以此爲河夏甲城宋人考古圖載禮器之出於河裏甲城者不少殆卽此處近十餘年間龜甲盤
骨悉出於此詢之土人出甲之地約四十餘畝因往履其地則甲骨之鬬子者田中盡得是拾得古獸骨一甲骨
其地即及橋鄉人以刈麥時其穴有二丈許掘後即填之其所出之物皆甲以外至
多與骨甲等往歲所未知也古獸骨亦至多其角非今世所有……
「大器圖之墓」一書形製章銘今
乃是乃殷慎與考工異考工所
士以爲乃石磨刀非謂實卽石車并必古鑿也……
又生之……牙有銀齒今求之亦罕見然一其材以蜃殼爲之與古玉滑雖同惜已罕矣爲往當所未見
據此奇品此行爲不虛矣予久欲觀股物今又得此歸後當努力成之

關於甲骨文之研究上，雖有極重要的文字，並與同時出土的古器物，只是石器青器銅器（古器物圖錄中有一森羅斯耳），而決無鐵器的存在。這正證明殷代當年還是金石並用時代，雖石器時代並不甚遠。本來羅氏所記者不盡然，羅氏枝大開觀察，原來如有學術團體能於小學行科學的大規模的掘發，則古物之出土必且豐富而可信賴，而地層之研究，人體之研究，如有宮殿或墓址存在時則古代建築之研究，與群體之研究，必更顯明益於學術圖記述，而這些事件在中國一時恐怕還不能到

來，我們目前也只好把羅氏的介紹來作一根據了。

羅氏日記中於同日之後，附有劉鑑雲傳一段，言「予之知有殷虛文字，實因丹徒劉君鑑雲，劉君振奇人也，劉君新以死。」此人精於數學，曾從事治河事，後主張修津鎮鐵路，又與當時山西巡撫借外債，山西礦務，人與劉君好。

「庚子之亂，剛毅奏君通洋，請明正典刑，以在滬上幸免。……軍入都城，兩宮西幸，帶人……望，乃決資人國門，委劉君。適太倉爲俄軍所劫，人不食米，君請於……得之，……民賴以安。……而數年後，劉君蓋（？）乃以私售金粟罪，致……死矣。」

此事可以影射出甲出土時的中國情形。那位甲骨的蒐藏家，死之後，他所有的骨也和主人一樣向世間飛散。有一個分爲上海哈同所得，後來王國維印了數萬所殷虛文字，一（一九一七）此書標有他的名譽，結其所得，然據王國維全集觀堂別集中「他所藏文字跋」王氏自云「丙辰（一九一七）冬，劉君所藏一部歸英人哈同君，余爲編次考釋之。」

又其一則則流入日本，被林泰輔博士匯集家所藏於一九一七年亦編印甲辰年文字二卷。博士死後其所藏之五百片現歸東洋文庫。

最近丹徒葉玉森印殷虛龜甲拾遺一卷（一九二八年）行世。據其序云「今年（乙丑）開

先生（羅振玉）所藏，蒙不能保，……得收其千三百版，乃張其成及羅振玉之錄未著者選二百四十

以上大抵乃甲骨之出土，蒐藏，流布之歷史。羅氏於遊小以復復編纂其所蒐藏之殷虛遺殷
古器物（一）（一）（一九一六年）（古物）（印），爲器共五十五，內容大抵如上日記
中所述。此爲羅究甲骨者所不可不之書，中國人究古物嗜談文字而不知考古，即今人之研究甲骨
亦忽視此書，甚可怪異。

最初發現甲骨的羅是羅的商人，又因羅甲骨出土，不久即遭庚子之變，我們可以想到的
是這商人在北京的生意做不通，所以甲骨有一部分羅了瀋縣。羅的牧師有高林（Samuel
Coaling）查爾芳（F. H. Chalfant）兩人，得了一部分，這一部分現在聽說是在下列幾處地
方：

Carnegie Museum, Pittsburgh;

Royal Scottish Museum, Edinburgh;

British Museum;

The Field Museum, Chicago, etc

(據 "Royal Asiatic Journal" XLV. 65 "Oracle-bones from Homan" by S.

Centing.)

這大圖就是漢人中骨發掘的開始。林自己在河南所出之奇骨("Oracle-bones from Homan")一文中說，他到來門探過骨及其附的三次，探去即分賣給各地博物館。余亦見該文中所插入所有骨片玉刻有甲骨文字者均係仿人所仿刻。羅振玉在古附說上說，所出骨鑲頗不少，土人得之往往仿甲文字刻畫其上，以貽漢人之訪古中州者。這話固全事實。

歐美人甲蒐藏家中有荷普斯(L. C. Hopkins) 幾十字宜(James Mellon Menzies 自稱之名) 金斯的蒐藏大約多高林替他忙我見的一篇文章骨上所彫之一首歌與一家系圖("A Funeral Elegy and a Family Tree inscribed on Bone" - J. R. A. S. Oct. 1923) 所根據的材料完全錯誤。

漢士是駐在彰德的牧師，殷虛之辭("Oracle Records from the Wastes of Yin" 1917)

的序上說，他在甲寅年（一九一四年）春天正在栽種棉花的時候，心之間去問小屯，無心之間又由小屯的居民買到「骨」（*Dragon Bone*），便是有文字的甲骨了。此人頗以發現殷虛之一人自負，高林亦頗以甲骨之發，自居，然要上小屯之骨以證其「泗水之」（項）本紀）是羅振玉氏，而甲骨之第一發現者則當屬羅之范商，更廣言之，當屬小屯的居民。一二之爭，殊覺是無聊的意氣。明義士所駐地大約和小屯接，關係的蒐集，已有五六千片，所屬的殷虛卜辭看來，那兒已有二千三百六十九片，文字圖內，考之，大率可靠，但可證書是出於摹錄而拓印。

偽片之傳佈者在中國則張天津王的實，文一書（一九一四年），書中對於片片可疑，在未見其原品之前，作者實不敢妄事徵引。

甲骨出土後，其蒐存之功，羅氏當居第一，而王之功亦深。羅氏於一九一〇年有殷商貞卜文字考一卷，此書僅屬推論。一九一五年有殷虛書契考一卷（後增訂本改爲三卷），則使骨文字之學，然成一巨觀。談甲骨者，不能不權輿於此，即中國古亦不能不權輿於此。

與羅氏雁行者，王氏於一九一七年有殷虛書契所藏殷虛文字，一卷；一九二二年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卷，又續考一卷（觀堂集卷九史林一，今收入全集第一輯）又殷虛書契（集林十）對於卜辭中聯合比較的之始，卜辭的時代性，確定殷代之史實，亦得以確定，大約中國的歷史開闢是由殷代開幕了。

王氏之學即以甲骨文字之研究為主要根據，上溯四極之外，其說讀解，亦以文字之尋作爲示全集中，謂中國之文字自甲骨之出而另闢一門，元，自有羅王二氏考釋甲骨之業而另闢一門，元，亦通論，言「國故」一書「美利」一書而不知甲骨文字之學者，實人言言者之已。王氏之學，其弟子有容，容於一九二三年著有殷文字類十四卷，文字之類，依說文之部，分別出之，十部搜各異形，一字有至四十五異者（如羊字），最便於初學者之檢閱，且容書者，事求容甲骨及其容書，開容即可一觀念，是殷商時代中國文字尚在創造途中，文字之容的圖畫，依許氏「容形類之文，形類相類之字」而言，則甲骨文字過半以上爲文而爲字，其已開字者亦繁，容反正是容合上下左右全無一定，此與羅氏所容之古容的代爲金石併用時代之容，容契合，大抵容文字之單字約在兩千左右，容類容云「容凡七百八十九字，容類字數略同。」

殷虛書契待問錄一卷亦爲羅氏所集，成於一九一六年，全係骨文中之未可識者，其中之字後經蔣家

考定者，已入劉起，氏繼其師之意又明，問十二卷，附於集。此亦考釋文字之一良好的索引。（惜所採集尚未甚完備。）

大抵甲骨文字之學以王二氏爲二大宗師。在王之前安孫詒讓有契文舉例一卷，成於一九〇四年，未行於世。一九一三年王國維始於上海見其原稿，今收入羅所刊行之古石經彙考第三集中。孫氏雖大家，所據實微末。王之外有天津王襄丹徒葉玉諸人，亦隨波，而無甚創獲。王國維「見文字之學自孫比部（即孫詒讓）而羅參事（即羅振玉）而余（王氏自稱）所發」不過十之二三，而文字之外若人若地理禮制，有待於考究者尤多。（見類編卷首序）不免稍精出於摘錄，然也是此實在情形。

以上乃甲骨出土以後一般的研究情形，甲骨的研究後恐亦未有涯涘。中國的學者，特別是研究古文字的一輩人物，少的教養，所以絕好的史料，止是零地擷出好事家的味，而不能有科學的把握。王二氏其傑出者，然如「山川效靈」，「天啓其衷」的神諭，不顯露於端。在這封建觀念之下所出來的成品，自然是難我們滿足的。

我們現在一的來研究甲骨，一的來研究卜辭，但們的目標卻稍有別。我們是要從古

物中去觀察古代的社會的情形，以古人的生活的情形——古人的粉飾，本篇之述作其主眼點在於此。得見甲骨文字以後，古代社會之真面目燦然如在目前。得見甲骨文字以後，詩書易中的各種社會，禮才到了它們的泉源，其古人之所粉飾或寄托者，皆如燈臺而見天。我認定古物學的研究也是必要的——古史，所以我現在古史所已拓印之卜辭，以古史學的研究中國社會同古代。

第一章 社會基礎的生產狀況

■實的生力是「社會現象的基礎」這已「明了社會圖上一般的公理」了。

■研究商代的社會，第一步當然要研究商代的產業。

商代的產業狀況由圖有的史料可以得到一個大略的概念，圖如：

(一) 史記圖本紀言商之先人「自契至湯八遷」，「自湯至盤庚又遷徙過五次」。

(二) 商書盤庚係盤庚遷殷時的訓告，那裏也說：「茲猶不常事，不常厥邑，於今五遷。」

(三) 盤庚以後在股本紀中尙屢見遷移，然張守節正義引真本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即見股本紀）卜辭中殷室帝王之名盤庚以後僅末二世帝乙與受辛未見，當以紀年爲是。

■現象在商人是忽略了的，但這正「顯牧民族所必有」的現象。

由這些史料來「觀」，大抵商民要在盤庚以前「遷移無定」則遊牧民族，到盤庚時才漸漸有定住的傾向，尙書盤庚上開始便有一句話：

「盤庚」一說民不識有居，率爾求成，出失實。」

這正明白盤庚顯示商當時時代性，因為一方面表示游牧民風的盤庚，另一方面也表示着人民已有了定住的傾向。定住傾向的盤庚生當在商的末期，有關於種植發生時候。在盤庚時初步農業是必需的，篇中也有像下面關於農業方面的話：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盤庚自安，不覺作勞，不服田畝，其罔有聊。」

盤庚是商的實語，盤庚的農業像已有的盤庚一樣，但這些文字是不過於信疑的。大抵盤庚裏面只多少有一些史影，大部分是後世史家或孔門所謂色出來的東西。不僅盤庚這篇是這樣，凡商以前史書，盤庚是孔門做史小說，在商代以史對不完的文字，這由卜辭的發現已成爲一事實了。

由商史料中所顯的約略的推測，商代自中葉以後已由牧畜時代漸入農時代，在新史料裏面可以得到無數的證明。我們現在分作漁獵，牧畜，農業，工藝，商賈五項，先作一個一面的分析。

一 節 漁 獵

(四)「(輸)田麥(往來亡)災,茲卿。××二百五十×雉」(前 II.33.4)

(五)「丁卯(卜貞王)狩正××三百六十二百十三豕十兔一×」(後 I.4)

(六)「××王卜貞××在(來亡災)王禱,曰吉,茲卿(獲)××百四十兔」(前 II.33.2)

上了百數的就只有這六項,此外有「狩××五十又六」(前 IV.8.1)「獲四十一」(見前)「獲狼廿五」(前 II.84.6)的紀錄,其餘的便僅在十匹上下了。

第三,被獲的獸類,無論是戰獲的次數乃至每次被獲的匹數,都以鹿位。一百八十六條的圖中,各種獸類的獸類,每類被××次戰以及輸獲匹數的圖高紀錄,有如下表:

種類	次數	獸類
鹿	二四	三八
狼	一一	四一匹
羊	八	(無圖)
馬	六	六匹
豕	三	一一三匹
兔	二	一〇匹
雉	二	六匹

雄兔是原始人——獲的，而在這裏——佔少數。虎豹是原始時代——應多有的，而卜辭中少見（後下）。12片有「獲虎」二字，又這13片云：「甲申王其舉虎」此二——雖釋未收。有獲——一例（——一百八十六條中亦未收，但——王二氏已早言及）

【今夕其用，獲象】（前 IV 213）（夕字則人釋，非）

這是圖重要的一——紀錄，這證明三四千年前的黃河——城，居然還有象的存在。

第四，圖用的工具有弓矢犬馬——陷脚。這從下面一些文字可以得圖實證。



射
御
狩(獸)

舉
剛
舉

由射字可看出弓矢的使用，畢網穿三字在字圖上已經鮮明，從網之字圖免之免，網下畫一小免；有禾網之屬，在網下畫一禾；有鹿網之畢，在網下畫一鹿頭。這些字本來看不出它的時代性，但如狩御二字，則鮮明地表着它們的時代。在字圖中可以畫出畢網，而且御字第四形還有鹿鹿的痕跡。畢古本作畢，可以證明獵犬的使用。這些都是明以義的文字。

第五，關於「一」的解釋，丁十一，但這十一，如下圖六條詞確是錯誤：

(1)「貞乎子圖又子祖乙」(前V.44.4)

(11)「貞×子祖乙」(圖圖未知所出)

(111)「×乎漁又子父乙」(前I.26.2)

(112)「丁亥貞子圖×」(前V.44.2)

(113)「貞子圖」(前VII.12.3)

(114)「御子漁亡其從」(後上32.2)

子魚是人名，除這六條外卜辭中還有所見，如下：

「貞子圖登于大示」(後上32.11)

「貞子漁有×于幾，酒」(後32.1)

「壬申卜貞貞乎子圖于××」(前10.1) (前42.2)

「貞子漁于××」(■ 184.2)

「子漁有從」1 (■ V.44.3) (或 55.9)

古文中呼字多作乎，此「貞乎子」即「貞呼子」，「卜辭乎字用作」例亦屢見不鮮，如

「乎多」(■ 否方) 1 (前 V.44.3)

「壬戌貞乎子伐又子」(■ 大) 1 (後 4.1)

「呼字」此第二「子伐亦即人名，與上「子子漁」同例，又與「子子」同例，有下二例：

「丁巳卜貞子伐于父乙，貞」(■ 伐于兄) 1 (■ 184.1) (後上 18.9)

此外人名子某者，屢見不鮮。

歲的十一條中除去六條，只剩下五條：

(1) 「辛卯卜貞今夕(亡)」(■ 四) 十月，「在」(■ 前 V.44.2)

(11) 「貞非其舉九月在」1 (■ 前 V.154.4)

(111) 「癸未卜貞」1 (■ 前 IV.56.1)

(114) 「貞其圖在」1 (■ 後上 51.2)

(五) 「在」(■ 後上 18.1)

此外「所」入「」還有「」

(六)「貞集有契之月，魚」(前 V.45A)

(七)「王漁」(前 VI.80.7)

統計所於魚的紀錄連殘缺者一並計算亦不過十二三例，這已可以說明在當時確已不視爲主要的生產手段了。

由上五項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下面兩點結論：

一、當時的漁獵確已成爲遊獵的行事，即是當時的生產狀況確已超過了夏代。

二、獵獸至百以上者僅僅六七次，其它均在十匹上下。由此可以窺知當時畋獵有大小規模的，大規模的畋獵如周代的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在卜辭中雖無明文，但在殷代應是有的。

三、獵獸多孤鹿，且有野馬、野羊、野豕、野象，這可見三四千年前的黃河流域的中部，還多來開闢的地方；舊史中如孟子「周公相」王誅紂……五十，驅虎豹而遠之，天下大悅」又史記本紀「維天不墜殷……麋鹿在牧，飛鳥在野」可知也是當時開闢實在情形。

和田[■]成反比例的是卜辭中很少專為牧畜貞卜的事項。[■]得僅列出「芻牧」四條，附在六十一[■]的「征伐」之後；因為都是往芻或來牧之類戰爭開墾的原因。此外余曾[■]「卜」[■]下列幾[■]殘缺不全的文例。

「子卜貞牧×羊，杜于丁×用，[■]」(後[■] 12.13)

「×寅卜寅[■]芻[■]芻[■]」(全 12.14)

「辛巳王貞[■]×[■]×[■]」(全 12.15)

「卜貞從牧，六月。」(甲 1.25.1)

「辛酉告其[■]。」(倫 6.1)

「貞子[■]大芻。」(IV.35.1)

「卯卜王牧。」(VI.23.5)

「來[■]秒子酉示。」(VII.32.4)

「告芻，[■]十一月。」(倫 35.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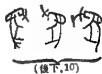
比較上[■]可以[■]會的就只有這幾條。假使單從類字的[■]少來作判斷，好像[■]奇還不甚發達的一樣，但這卻是大錯。當時牧[■]發達的[■]更與真有可以令人驚愕的地方。從文字上來說，後人所有[■]馬牛羊豕犬豕[■]六畜在當時都已經成爲了家畜，而在這六[■]之外[■]有[■]人所沒有的象。

商代「服」由上文「𠂔」一例已得到證明，商人「𠂔」上文御字「𠂔」第四字更明白地可以看出。
 「氏春官古樂篇」商人有服象，爲庖於東夷。周公乃以「𠂔」是之，至於江南。」這項舊的史料在新的史料裏而又得到一「𠂔」證了（王氏說）服象「𠂔」的事情在中國是幾時消滅了的，可惜無「𠂔」考。至江南的「𠂔」看顧的「𠂔」顯是更往南方去了，目今印度緬甸猶有「𠂔」習俗，這在中印兩國古代文化的交通上「𠂔」變遷的一幅概貌。

服象的「𠂔」上御字之外還有一「𠂔」有義的「爲」字。「𠂔」釋「爲」字，古文及石鼓文並作「𠂔」，從爪從象。……宣古者履以助勞，其事或尙在「𠂔」牛馬局以前，「𠂔」（𠂔 III. 9）這可以說是「𠂔」圖的一「𠂔」現。故卜辭中有下列諸字「𠂔」氏即釋「爲」這更表現得十分明白。

六畜乃至七「𠂔」已存在，其運用也「𠂔」繁夥。例如服御田「𠂔」如上舉諸字已可看出有用「𠂔」用象用犬的痕「𠂔」。

用作食物者有「𠂔」（從羊）豚（從豕）饅（從他，他者食也）諸字可以證明。服御食用而外，六畜用途「𠂔」繁「𠂔」令人驚「𠂔」便是用作犧牲。服御卜祭的五百三十八個要不多每



「禘」用牲的紀錄，顧氏對於此「禘」究比較詳細，我們先「他的成績」在下邊，不足的「方在後再」光。

(一) 用牲的種類

「其」曰大牢，或「小牢」，或牛，或羊，源曰：「大」中又曰「牡」曰「牝」曰「犧」。」

(二) 牲的數目

「其用牲數或一或二，或三或五，或六或九，或十或十五，二十或三十，或三十三，或三十七，四十，而止于百。」

(三) 用牲的方法

「其用牲之法曰：『燔，曰『沈』，曰『俎』。』燔或僅用「燔」，或僅用「沈」；俎或僅用「俎」，或兼用「燔」與「沈」，或兼用「燔」與「沈」，或兼用「燔」與「俎」，或兼用「沈」與「俎」，或兼用「燔」與「俎」與「沈」。」

(附錄下 8—88)

「禘」已「是」一「是」人的「禘」了。六畜中的牛羊犬「禘」用作犧牲，其它的馬與雞「禘」不「禘」，但在「辭」中也有用「禘」的，源曰：「禘」等一片（前 1. 19. 6）上端有下列二辭：

a. 「禘」。

b. 「禘」已「禘」甲丁「禘」。

下燂黑豕齊的駢豕十馬，上五下五。這十馬便是馬牲。祭牲用馬在春秋時的宋人都還有此遺習。左氏襄九年「宋災……祝宗禱於四墻，禱盤庚於西門之外。」

用雞的痕跡在「𩚑」字中可以顯出，「𩚑」字在古文及卜辭均作「𩚑」形。雞在六畜中應是最先爲人所畜用之物，故祭器通用的「𩚑」字竟爲雞所專用，也就是最初用的犧牲。雞的「𩚑」現用牲之「𩚑」羅氏也有遺漏。

一 有用四者：

『辛巳卜，貞貞，三犬，其五六五，卯四牛，一月。』（前 VI.3.3）

『（𩚑）貞，寅四牛，四家，卯四牛，四（缺）。』（前 VI.3.3）

二 有用七者：

『貞，求，x 宗，其七牛。』（前 VI.3.3）

『又于甲七牡。』（拾遺 1.4）

三 有用八者：

『又于祖辛八馬。』（甲 1.12.17）

四 有用五十者：

『五十犬』

五十羊

五十豕

三十犬

三十羊

三十豕

二十犬

二十羊

二十豕

十五犬

十五羊

十五豕

『貞祭牛五十。』(前 I, 23.1)

(此四『五十』字，羅氏作十五，非。詳甲骨文字研究，附五十條。)

(前 III, 23.6)

五 有用三百四百者：

『貞翌卽牛三百。』(前 IV, 28.4)

『丁亥卜：貞，當日乙酉，龜：(子)大丁，大甲，祖乙，百羊，百羊，卽三百。』(後上，88)

(凡卜辭用卽字例，馮子牛羊，此例已有百羊，『故卽三百』下雖缺一字，必係羊或牛。百羊與三百牛相合，則四百。)

由七的分析，六畜均用作犧牲，且一次確有達到三百四百的時候，這不單是殷代的時代問題，辨別兩三百牛的紀錄，要來的文獻中曾見一例：

「樂毅公用三百半於時，作伏祠。」（史記集本記及漢書之記志上）

這已要算是很少見的一例了，而在卜辭中則不獨一次，故即由此犧牲一項破例竟圖應用，已可斷代是商代是周代的斷代。

商代是牧畜最盛時代，舊史料中所載的一點兒史料，在這兒可算得得了古物上的證明，但這兒有一點疑問，在本章商代即已及過的，便在這商代盛時牧畜時代到甚顯專，牧貞卜的紀錄卻少見？

我對於這個問題有兩個解答。

一、卜辭中卜年卜而的問條很多，卜風雨者多至不可勝數，卜年有言是「卜年」，然其屬於更種種一方面的事情，但亦有單言卜年者；

「貞于王貞求年。」（後上 111）

「壬申貞求年于豐。」（後上 124）

「貞求年于岳。」（貞 129.1）

「癸丑卜×貞求年于大甲十牛，貞乙十牛。」（後上 129）

「貞求年于比乙。」（後上 125）

些……大有關係，其牧也應……小雅無羊，豳風七月，那專錄的是牧人生活，宋章有「維維魚矣，實維豐年」的話。

和畜大有關係，那是可謂乎牧了。

第二，時牧畜已有謂奴隸之痕跡。例如之第二頁有下列一片（戰 32.1 同出）：

(a)「戊戌卜大占奴。」

(b)「癸巳卜令牧坐。」

坐字原文與二人相向而坐，張口而言，應即坐坐之坐。二事相隔僅六日，且同在一片，一條言「牧」，一條言「奴」，二者應係同樣的性質。牧在春秋成爲最下等的奴隸，所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圈，牛有牧」（周七年，楚無字）。在殷代雖不必如此過甚，但用奴隸……存在的可……性的。

牧畜用奴隸經營，則支配者少爲牧畜員卜的理由便可以迎刃……了。

以上二說，……見均可適用。結……是殷代……地是牧畜……憂……時……

牧畜見蕃盛，則牧畜的芻料必然成問題。這是使農業的主目的與機。大抵在牧畜最初明
 的時候，牧畜的芻料只仰於自然生的野草，所以當時的人民是逐水草而居，古代民族的發展多是隨着
 河流而下。但到牧畜太多，自然生野草會到了不能敷給的時候，而農作亦不勝其煩，牧人必
 漸漸有芻料之種植。所以在中國的文字上最初的田字不是來的禾黍，而是供為牧狩獵田。
 這在卜辭中很可得到不少的證據。

「土方牧我田十人。」（全上）

「吾方亦牧我西鄰田。」（全上）

「吾方牧我示耕田七人五。」（全上）

田中栽的是芻料，蓬蓬因可以致不少的禽獸，最宜於狩獵，釋疑了是不關
 要的，故即於田中行獵，而行獵的也就能為田。卜辭中言「田于某地」之例多至不可數，前面已
 出一二例，茲再舉二三事以示例：

「壬子卜貞王田于辟，往來亡災，效御。」（前 II.28.7）

「戊申卜貞王田于辟（地名），往來亡災，王禱，曰吉，效御。」（前 II.28.7）

「壬申卜貞王田，往來亡災，王禱，曰吉。」（前 II.28.8）

像這些都可以表明「𥝌」字的古義，就「最古的田是「𥝌」種的田，也即是「最」的田，以牧畜爲對象

「𥝌」種的田，已發明，由天然的「𥝌」實本有可以充實的「𥝌」或其他偶然的機會，必「地」而現以人

「𥝌」的禾黍，於是而真正的農業「逐漸出現」。

以上是農業「現」應有的經過。

卜辭中「𥝌」上舉已有以牧畜「𥝌」的「𥝌」種植之外，以人爲對象「禾黍」種植也已「發

現」了。
「𥝌」一方面來說，於文字上有「田」，有「果」，有「樹」，有「桑」，有「栗」，和種植相關連的工藝品則有「絲」，有「帛」，大約「養蠶」的方法在「𥝌」時是已經「明」了的。

從「耕稼」一方面來說，則有「田」，有「耨」，有「禾」，有「高」，有「黍」，有「粟」，有「麥」，有「稷」，和「耕稼」相關連的工藝品則有「酒」，有「鬯」，酒也多用於祭祀，祭祀之數有「至一百卅之例」，（根據後來「鬯」字與「酒」的一極，卜辭每言「鬯」若干卅，便其形象大約是一「鬯」糯米酒的光景，字中的小點便是表明釀中的酒糟。）

「禾黍」在「𥝌」時已很見重視，有不少的「卜受黍年」的紀錄，如

「庚申卜貞我「𥝌」年，三月。」（《前》VT.30.3）

「乙未卜貞遷在龍岡，春受有年。」（前 VI.33）

「丙寅卜貞年有正。」（前 VI.40.1）

「戊戌貞年。」（全上）

其卜辭也有特別聲明是爲禾而卜的，但是爲禾少。

「庚午卜貞禾有及雨。」（前 III.23.3）

「貞今其雨不惟。」（後下 7.2）

大抵當時的禾穀還發明未久，故頗受支配者所尊重，就如周禮天子親耕，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一樣，殷室的帝王也有「觀黍」的紀錄，「省田」的紀錄。

「觀黍。」（前 VI.29.4）

「丙辰卜水貞旱（呼）省田。」（前 V.28.1）

這樣觀黍的「觀」本看不出多重要的意義，但當時的農粟生產和支配者近，這是明可以證明的。

尚未發達，此外還有一「豐」的證據，便是豐碑的器具還是石器。此「豐」於寶物之外（如「豐」）中之三石「豐」是敬順，於文字上亦可得到證明。此字「豐」字所從之辰字，蓋辰乃聯器（說詳「豐」甲骨

文字研究釋文于篇反下。卜辭中辰字變體頗多，然其用者爲四或丙，農字所從者亦均是此形。卽石字，卜辭字作改从此作，形，（王氏有此說，見殷契十八）爲石器，故知辰亦必石器。殷代文字還，其文所象之必爲當時所實有，辰既石器之形，則當耕具，猶用石刀，殊可斷。

以石爲耕器之，乃世界各國農民所共有，近年於直隸北已有石犁出土，其見於文者：

（一）南方蘇州以青石爲刀，如銅鐵，國人以石刀，長尺，（本）

（二）流求國麻田良沃，先以火燒而水灌，掉一以石爲刀，長尺，（北）

余疑古代王公侯伯的圭，即耕的，周代耕器稱耒，而耒布則多，其意所以衣食貨之源，貨即效其形，及秦唐泉而行，錢字便由耒之名完全轉爲幣之名。我想圭字亦當同樣。古者天子親耕，在周示重農之，上所執耒，耒亦必仿效耒，特石耒早廢，圭字便和耒字一全失掉了它的本義。

在以石爲耒的殷代的農業，還不發達，這由上節漁獵一項所引出的最要的一結論也。可以到一個旁證，是詩的野很多，黃河流的中部，很多未經開闢的荒土。

二 節 工 業

工藝是極重要的一個問題，它是社會的基礎的基礎。因為它是生產力的測量器，一切物質的生產力量是它的函數。

商代的工藝已發展到了相當的程度了，單從卜辭中許多宮室器用的文字已可以得到一證。在圖上權且分為六項，把那重要器物表示在下邊。

(一) 食器 鼎 簋 簠 豆 盤

(二) 土木 宮 宅 宗 牢 國 舟 車

(三) 織 布 衣 裘 巾 幕 旃 旗

(四) 兵器 弓 矢 刀 戈 鉞 圓 鼎

就這些文字上面已很可看出當時手工技術。特別是食器一項，那已經經過了精製的土器和石器的時代，而進展到青銅器的時代了。商代所遺留下來的彝器便是這青銅製的食器。殷文存中所收銅器的銘文在七百種以上，目當然不可盡信因為其中有些是周器的混入，也有是器蓋不分，

一器析而爲兩器的，但大體足以顯見當時的銅器已很發達，今將其異件列表如下：

(一) 爵……一三六	(二) 卣……一三三	(三) 尊……六九	(四) 彝……四九	(五) 罍……四七
(六) 鼎……四一	(七) 簋……三三	(八) 鬲……二八	(九) 盃……一七	(十) 角……一五
(十一) 觥……一〇	(十二) 斝……八	(十三) 盨……七	(十四) 盞……五	(十五) 觥……五
(十六) 斝……四	(十七) 尊……三	(十八) 斝……三	(十九) 觥……二	(二十) 豆……一

銅器且只要有一朝卽足以證明殷代已有青銅器，更何況有這許多銅器呢？商代的彝器其形式文字均極精巧，因而近世學者，特別是西人，很懷疑於它的歷史性，很多想它們成周代或更後期的作品，但自有卜辭出土以後，這個問題可以說完全決定了。

一方面青銅器雖已發達，而另一方面則石骨器尙發見使用，殷墟古物圖錄中之各石骨器，證而目尤可注意，殷墟中銅器出現。

由此種種證據，可斷斷作一結論，殷墟時代還是考古學上所謂「金石併用時代」(Chalco-Helio Age)。

第五節 貿易

● 的發生應在團體會向牧畜社會要的時期，牧畜發明之後，生產與要的狀態發生出差異，由是農民與牧畜民間發生出第一次的交易行為以互相滿足。這原始的交易起初自物對物交易，後物對物生出等價物的貨幣來。

這種學理上所謂聖物在中國的古代史上可以說是得着了實物的證明。中國的圖騰手續多從貝，這然是由圖騰民族提供出來。東西，而物品字圖騰從牛，物件圖騰供圖可知是牧畜民族。

商代由前列各項分析已經是較著最顯時代，而且農業種植已逐漸發達了，在這樣的社會中當早有商行爲的存在。此事由貝之存在即可得其證明。

頁字於卜辭屢見，如曰：

「■中ト×貞大有其四頁。」(■V.10.4)

「貞土方×貝。」(同上2)

貝好藥是由敵人得來。此外從貝之字如寶如腰如貯如得（卜辭從貝）均由貝所奉乳。由貝所饋之有朋，朋乃古人之頸，字於古文金文均作并，而古文更作正或莊。即有頸之形。（詳《甲骨文字研究》篇）

古今中多虞之事，其疑是殷孽者（至通鑑在周初）有如下：

(一) 中鼎「盤中」三用「」(殷文存上卷 19)

(二) 倫×期「丁」王令宜子「」四方省，惟反，王「」伐×貝一，用作父乙「」。(全 183—卷 VI.5 x XII.2)

「」同，云是「泰山藏板」。

(三) 陽黃「」陽黃曰「」小貝貝三，三「」對版，用作父丁「」。(卷 XII.2)

(四) 中「」庚申王在「」王格，「」貝五，用作父丁「」在六月他王廿紀又五。(殷文存上卷 19)

(五) 湯「」王錫昌貝十，用「」交，惟王六祀，在四月。(卷 XII.2)

每貝之數以十朋為多，十朋以上未見。入周以後則朋之數每得二十(效齒，「」三十三(效齒，「」五十(效齒)卜辭就已「」者已近萬片，而編朋之「」僅一見。

「」或×「」女之「」(後下 19)

(「」有朋當即一朋之「」)

由上可見朋在初為「」少，以用作頸飾，入周始化為一般之「」位。其事當在周之周。

貝之寶物於殷虛中已有發現，古物圖錄中「」貝一，石貝一，羅氏附有試說一「」重要，今鈔之。

如次：

「」前人古泉譜「」所謂鑲赤錢，予考定為銅鑲之貝，然鑲之往歲於「」得鑲之「」文字，「」已又於「」州得骨鑲之「」，染以紅色，或褐色，狀如「」不異，而有兩穿或一穿，以便「」得真貝，不其「」。

貝殼等物。此所謂之貝均出於海，一曰冥貝，一曰海貝，一曰人造之。其形狀與骨貝同。其用途，蓋以穿在中間，此聖兩端也。合觀先秦所得，始知此物用天生之貝，磨以其美，磨得，故以磨之。又後則以骨，又後則磨以銅。世之所稱磨貝者，又與此中之尤者也。然其間有文字者，驗其書體乃周周時，則得世之骨貝殆在周周之間矣。」

這是一篇重要的文字，爲中國古代社會史若經濟史者所不可不知。大抵貝朋用通，通行貨幣之始，於殷人，其貝形由磨及我所見之磨物（日本東京博物館有真貝石貝銅貝諸事陳列）觀察，磨貝，即學名所磨貝（*Cypraea moneta*）者，此決非黃河中部所能產。雖其初必有用磨貝之一階段，然磨貝則必出於濱海民之交易或運起。

故此可作一論：便是中國古代的貿易行爲必始於商人。

第六章 總論

由上各段的分析，可知：

（一）商代是金石並用的時代。

(二) 產業狀況已過渡了農耕期，而進到牧畜的時期。

(三) 已發現，但尚未十分發達。

(四) 在產業界的一隅已經有行爲的存在，然其事尚在物交易，與貨幣交易之推移中。以上再總結一句，便是商代的產業是由牧業發展到農業時期。

【後案】第四十五頁所引「在漁」及「在國漁」各二例，依文「」是地名。「」以音類推之，當即後世之訓。

卜辭中前人所釋「叔」字均不確，實爲𠂔字之省，僅爲𠂔。第五十三頁漢五行，例亦即𠂔字。但殷代已入叔隸代，疑問，辨推已用「人」實即從𠂔的生理叔。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第二章 上層建築的社會組織

■ 子

由本篇第一章的分析，殷虛時代是由牧畜——農業的時期，主要的生產——開墾畜牧，但是更顯著的生產手段已經發現了。所以在「元」剛好是一個社會變革的時期。社會的變遷已顯在動搖，上層的社會也呈出一個變遷時代的現象。

大抵人類在變遷的時候，只能採取變遷的工，採取變遷以變遷，是只能有一變遷。農業生活，禽獸相差不過，當變遷性的生活不變，也完全是一變遷。這一切男女都是自然的夫婦，呂氏春秋「上」上有「句」很重要的「先」成了「變遷」。

「曾太古」變遷矣，其民衆生羣處，知母不知父，變遷成兄——夫妻——女之別，無上下——幼之別，無變遷變遷之禮，無衣——變遷官——變遷之——無變遷——變遷變遷之禮。」

這種變遷生——變遷變遷化，「知母不知父」——變遷係，「變遷成爲母系中心的社會，便是由從

前的散漫的團體變成爲團體的團體。這便使人類的團體的雛形。在團體雛形的初期，團體是很混亂的，換句話說便是純種的血族雜亂。這種混亂當然要獲得不良的結果，而混亂起見，必本血族團體漸漸加以整理，而至於血族團體的一步。

亞血族結婚，有名的那魯亞（Parula Family）是美國近代學者達爾斯氏（Lowie H. Morgan）所見的。達氏費了半生的精力研究美洲土人，特別是Wood人的生活，而達氏發現了兩個重要的原始社會的祕密，一「那魯亞」家庭，一「達爾斯氏」社會的組織。

美洲土人「那魯亞」中有一種特殊的制度，便是由男性兄弟之子，姊妹之子，皆爲猶子；由女性而實則反是。又由男而實凡兄弟之妻，皆爲妻，由女而實則兄弟之夫皆爲夫。這種組織實際生而不符因爲已與白種人同化，但此種組織一夫一婦制的觀點則顯難說明。繼後達爾斯氏在普山的土人中繼續發現了這種生活。據普山的土人，世間的上半部還有一種特殊的習慣，便是女性同胞兄弟之外，一切男性之公妻，而男性除姊妹之外，一切女性之公夫。達氏了公夫公妻之男女便不爲兄弟姊妹，而謂爲「那魯亞」（Parula），就因爲這樣，達爾斯氏便名這種組織爲「亞家庭」。實際上是一種亞血族，更有一句話說，便是兄弟共妻，姊妹共夫。自此習慣發現之後，美洲土人的遺傳便而一切未進化民族的產生帶以及一切文明民族的原始時代大都都有這

一個現象。

現象便是氏親社會的出發點。在无形式上是多父母，但事實上母而不知父，所以氏族社會的初期依然是系中心。各個氏族都有一個共同的宗母。

Illooi 人的生活，氏親社會的典型，Illooi 人的 Deenac 的究——那兒有幾種重要的特徵。

Deenac 族有八姓 (of the) 曰獨氏，曰蘇氏，曰海氏，曰鹿氏，曰蘇氏，曰若氏，曰鹿氏。

(一) 各氏有酋長，臨時性軍侯，由一氏人選舉，軍侯可選異姓。酋長之子不繼任酋長，因酋長會，男子應歸於他族。但酋長之兄弟，酋長之子，酋長任，而且經常被選。選舉時男女都有投票權。但其選舉由其他七姓之公選，然後選舉者由全 Illooi 人同盟之共同選舉任命。酋長之權是親的家長的性質，有任何強制的手段，在職務上他是 Deenac 議會及 Illooi 人同盟的共同領袖。軍侯只是在出征的時候，多少有點命令的權柄。

(二) 一姓人得以親免酋長及軍侯。親免時也由男女全體出席。被親免者便復歸為庶人。親免也有親免氏長與親之權，有時且可以不親人的同意。

(三) 同姓嚴禁結婚。

(四)死者的財產屬於同姓人所有；blood 人所能遺留的財產本來有限，死後即由氏內的近親分有。男子死時其同胞之兄弟姊妹及母之兄弟分有之，女子死時其由子女及同胞姊妹分有，同胞的兄弟不能盡加。正因爲這樣，所以夫不能相續，父子不能。

(五)同姓人有相互扶持，相互保衛，及對於外共同復仇之義務。以個人能得同姓之保障。如有殺人事件，同姓人所殺，即有血的復讐的行動。最初可以調解，兇手同姓開會，向死者的同姓評罪，罰罪賠償，大概便可以了結。如不能了時，死者的同姓任命一人以上的仇者去向兇手窮追，有殺他的義務。報復後，復仇者無罪。

(六)每姓在其全族中得專用一定的或一系統的氏姓。個人的名稱即以其氏姓爲姓。有此氏姓即有此氏名。

(七)同姓人以族外人爲子，以顯其全族。

(八)同姓人有共同的墓地，共同的祀典。

(九)同姓人有評議會爲一切成年男女國民的民主的集合，各人同等之表決權。由此評議會舉及免與軍機，議決血同復仇及以族外人等事項。氏評議會是一姓的主權所在。

是 blood 人的氏族會的組織，隨着進化的發展，同在紅色人種中也有少數人上的不

間，有的是經步成父系，有的更已硬把這經組織廢棄了。

由經組織變為經上去，大經合經而一宗（Phratry），合數宗而為一基（Stem），合數基而一大同盟。各個階段組織大抵和氏姓的基本組織相同。各階段都是評議會，其會員由下階段的酋長與軍長組織，在經集會聚集之前開會，凡Stem人均有發言權，表決權。在經會，最高的同盟中無經盟長，但有完全平等的經軍長。有時亦或合二三族經置一經會長，權甚微，大抵由經同一人充任。在經會召集之前為事件進行的靈活起見，而有獨行處理之權。這種經的組織也經來的國家的基礎，但在Stem人經未經與國家形成的經白種人吞併了。

以上經社的經和經社的大概情形，詳見於經氏原著古經（Ancient Society）（八七七年）一書，本文經氏的家族私經家的經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gutes und des Staats 一八八四年）經的恩格斯一書是根據經氏的經及經氏的經在經的經的經之下經來的，所以經上可經是經明經者。本文經了它，也經這經故。

一 彭鄒魯亞細

社會發展的一般。已證明，可以回到中國的古代社會上來，中國的古代史學上是從殷代開幕，是只論從殷代開幕。殷代以前的各種傳說，有加以覆核的必要。據我所見，中國的傳說大抵可分兩種：一種是人爲的傳說，一種是自然發生的傳說。

人爲的傳說，古、天地人三皇、有巢氏、燧人氏、華氏、共工氏、神農氏等，那開遠古傳說，統統然是周秦之時的學者們所擬議的一種考古學般的推察，而且是很含糊的（！）——開遠古，便是在宇宙開闢以前只有混沌，繼後才有天，繼後才有地，繼後才有人。有了人之後最初只和蟲蟲一棲穴居野處，稍微進步了一點纔有巢，巢是穴居，夏稍進步一點才有火的發明，才開始有毛獸與鳥同生活。伏羲氏在字面上便表示伏羲的發明，其工便表示着各種圖作的出現，仰表示着仰的發明。總之十二分開遠古是有科學性的推察，開遠古是那開遠古說，開遠古完全是人造的證明。

黃帝的傳說，那黃帝與開遠古不同，那裏有一部分自然發生，有一部分依然人造。例如五帝和三王，開遠古與開遠古都是感天而生，開遠古與開遠古母面不知有父，那裏是自然發生的現象，那裏射一與變交時代或者新時代的影子。又如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黃帝的子孫，那裏完全人爲。那是在中國統一的前後

(即淵、秦、周) 爲消除各種氏族的孽，見所生出的大一統的要求。

黃帝之名始見於山海經，如云「黃帝生駘明，駘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駘」。(海內經)大約夏、商傳是以黃帝爲其祖先。又「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臨吾，臨吾生弄明，弄明生大，大有牝牡，是爲大戎」。(大荒經)「大戎即後世之匈奴，是匈奴與夏民族問題。史記匈奴列傳謂「匈奴其祖夏后」之苗裔也，」大約也就是根據的項的圖了。

殷周人之祖先爲山海經中之帝俊，帝俊即帝嚳，亦即卜辭中之高，已由王國維證明。殷先公先王考及考，帝俊在山中爲至上神之「帝」，黃帝並無血統的關係。

注 山海經則云帝俊即帝舜，案此亦非無故。山海經中帝俊凡十五處：

(一) 帝俊生中容。

(二) 帝俊生晏聞。

(三) 帝俊生帝鴻。

(四) 帝俊生黑齒。

(五) 有神名曰帝比，帝俊下女。

(以上見大荒東經)

(六) 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娥皇。

(七)帝使生。

(八)體和者，漢之妻生十日。

(以上見大業南遷)

(九)帝使生后。

(十)帝使妻常，生月十又二。

(以上見大業西遷)

(十一)帝使林大可爲舟。

(以上見大業北遷)

(十二)帝使生。

(十三)帝使生，乃素輸。

(十四)帝使生，是爲李。

(十五)帝使子八人，實始爲。

(以上見內經)

漢之爲帝者，後生后(案郭此獨云「宜爲帝，第二妃生后」)又帝之子。

中容季，左氏傳之仲康季，所高辛氏之才子也。有子八人，又左氏傳，辛氏有才子八人也。

曰常義，又帝王世紀所云帝，次妃陳氏女曰常，生者也。曰義和，曰娥皇，皆常義一語之幾。先

公先王考

之爲帝舜者，以娥皇及湘與常儀、娥皇和常儀因一語之實，化爲二事，一人化爲二人。其一人之娥皇者，則女媧傳說，其爲常儀二女者，則二女傳。

「二女於滌，嬪於虞」，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大戴禮五帝云：「彼於倪，又帝雲云。」帝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臣氏，係本作女嬪，古今人表作嬪。倪，娥皇自即帝俊所娶之嬪。女嬪，女英，女嬪或嬪乃女英之音變。女英，女嬪當即常儀之音變，古音英常同在部，而常儀則歌元陰調轉，是則帝俊與帝舜爲一人。

知帝舜爲帝堯又知帝俊爲帝舜，則帝舜實即帝堯。故祭法「殷人禘祖而郊冥，祖而宗焉」，而魯語則云「殷人而契」。

又楚辭天問「舜於後，於殷先公先王之前，曰：

「舜在家父何以降？不告二女何視？男在初何所宜？璫臺十成圖所極？登立爲帝，明道向之女，嬪有情，執制近之舜，服服弟，然然爲何神大豕而身不惟敗？」

於二女之下復言璫臺，璫臺則當是節狄事。離騷云：「望璫之偃臺，兮見有城之佚女。」言節狄之下復言女嬪，而均繫璫臺事。蓋璫臺與女嬪混淆不分，有時爲二人，有時爲一人，故此一並敘述而實問。

又「殷之先公先王」下文於上甲微之次，「之」與「夾」象事四句。

「殷弟」字，尤著見，「化以作」而後「進長」。

王逸《辭》句以此爲象事，而王國維疑之，以爲所統「當亦」上甲事，「固有間，不敢妄爲之說。」知鄭《辭》則「於此正得其當。且此言『嗣進長』，『承上有』，若有易而官有，即有易，王氏已言之，有屢屢殷人爲仇，至上甲微之世，『嗣進長』，有屢殆象之後嗣，象所封之『有庫』，（見孟子）古『庫』要（古輕所）『庫』音無別，而庫『庫』（古音同在支部），『庫』字有屢易二音，其必較『易』二字爲更確。

由土可知五三三王之本身及五帝三王均「帝子孫之傳」乃後人所改造，其在殷人則只知有上帝「帝俊」「帝舜」「帝堯」高祖要而已。更約言之，則知有高祖要一人而已。由高祖要一人乃化爲「帝舜帝堯」之三人。

續和常「女英之」於卜辭中亦略有痕「可尋」卜辭有下列二人名：

「貞子漁有饗于饗酒。」（《續》34）

「貞有大子饗，伊其。」（前 IV.52.2）

「X.即卜」「永年饗于饗」。（林 I.11.14）

〔于猶〕也。〔求年〕于姓乙。〔猶言〕求年於娥皇姓乙。

娥字除固有名詞之外古無用。許氏說文云：「娥，帝堯之女，舜妻。」字也。故此名娥之女性（字上從我下從女）當即娥皇，亦即羲和。

■已未宜于壽，羊三，卯十牛，中，一（前 VI.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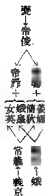
■已未宜（于）壽，羊（缺），人，卯十牛，左，一（同上 2）

此人名奇字，王氏疑娥，羅氏謂「義京」（見商待問編）余謂此乃義京二字之合。人名合義乃卜辭通例。義京由音而書，當即「義」若常儀（古義義儀均讀我音同在歌部，京常同在陽部。）

這些雖僅二三例不能有更詳細之論證，然人名如此巧合實屬異事。大抵山海經及天問篇中之傳說人物，如帝俊，王子亥，天問篇「乘季德」之該（即王亥），王恆上甲微等均見於卜辭（見先公先王考），則義和常儀亦所應有。

由上可知帝堯之二妃姜嫄簡狄亦當即娥皇女英之變。姜嫄生后稷之傳說爲助祭郊媒，簡狄生契之說亦爲助郊媒。知帝堯高辛氏卽帝舜，則姜嫄簡狄亦卽「常義」神話傳說中人物，一人化爲二人以上，一事化爲二事以上，乃古今中外常有之事。（如義和在帝典中卽化爲義氏和氏司星曆之二官。）帝之本字爲卜辭中之「高祖」，「義」或「娥皇女英」，其初字則當爲卜辭中之「義」與

「義京」



要之（一）五帝三王同出於黃帝之說爲周秦國史者所改造，（二）五帝古無疊承之跡，其發生祖孫父子之關係者當在五行生說發生以後，後人五帝亦無定說，如張守節史記正義（「五帝本」第一注）云「太史公讀世本大」以要「顓頊帝」有虞舜爲五帝，「應周」應劭宋均皆同，而孔安國「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並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舜爲五帝」（案少昊金天氏帝，其國當卽是契，古契同部，契之母簡狄，實係一人）（三）帝與帝舜實爲一人（唐堯之名亦屬疑問，卜成書「唐」金文齊侯匚亦言「說就成唐」疑唐堯卽成唐之變）（四）二女傳說古本有之，後世或合而爲一人如女媧女娃女蛟，或分裂之而不相屬則如簡狄與娥皇。故中國有史以前之「」可信者如帝王誕生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而且均「野合」，這是表明社會的初期是男女雜交或血族羣婚。還降如二女「」則是表明社會已「」到亞血族羣婚的階段，娥皇女娃爲姊妹而以「」爲公夫，「」象爲兄弟，兄弟「」並淫，「」這正表明「」女英互爲彭那魯亞，舜與象亦互「彭那魯亞」。

影 家族的亞血脈奉婚制，自圖女而首多夫，自子女而首則爲多父多母，圖卜中則多父多母之徵跡。

一 多母

(一)「祖乙之配曰妣己」(前L.24.1見，後上2.2.3)又曰妣庚(後上2.2.3見)

(二)「祖丁之配曰妣己」(前L.14.同5，後上3)又曰妣癸(前L.11.見)

(三)「武丁之配曰妣辛」(前L.17.同5，後上4)又曰妣癸(前L.17.4與妣辛同見於一片，後上1.6.同5)又曰妣戊(後上4.8)1

羅氏曰「諸帝皆一配，祖乙祖丁武丁三配者，納少康之有二姚，歟抑先殞而後繼歟，不可知矣。」案實多母之現象，即少康之有二姚亦多妻之一例證。單圖多妻多母，此乃罕事，因此習即今人亦有存者，而在卜辭中則有多父。

二 多父

(一)「戊子卜庚」(前L.23.4)子圖父句1(前L.23.4)

(二)「貞帝」(前L.12.18)多父1(林L.12.18)

(三)「貞」(前L.15.5)多父三父1(林L.15.5)

此圖多父三父，亦謂一片中列三父二父之名者。

(四)「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後上段)

(五)「貞又子父，貞又于父辛。」(後上段)

此父甲父庚父辛一片，王二氏以爲陽甲、庚小辛，辭書爲武丁所卜，因三人均爲武丁諸父，陽甲、庚與上多妣相奉合，實即亞族葬婦多夫妻，陽甲、庚人伯，陽甲、庚此現之孑遺，與Book人之遺俗同，要人習以爲不重異而已。

近年定南鄉有三勾刀出土(現歸羅氏所有)其一刀，羅名爲「大龜日己，龜日丁，龜日乙，龜日庚，龜日丁，龜日己，」一刀，羅兄名曰「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庚，兄日丙，」一刀則列銘父名曰「龜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仲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三刀影片具見羅氏所出，吉金文中卷(周金文)亦有拓影，今譯其父刀一具摹錄如下：

此「大父」王羅即羅釋之「世父」，古世大字通用。此除「大父」一仲父之外亦尚有日癸日辛日己三父。觀此則商代末年實羅德有亞血，羅期圖存在，卜辭中有此蹤，實物上又有羅證明，則此兩輪要絲毫無可移易。



步車圖三(大之)

（案）此等於國時代有遺存。祀「蒼梧之妻而美以」兄，「注云『孔子時人』」又「與妻五人焉，而相親。」

二 廟中心

殷代猶存其先世象亞血婦之遺習，故卜辭中頗多母權中心之顯跡。其證據如下：

（一）殷之先世特（王氏所發說詳見殷虛書契）

此於卜辭之例多至不可勝舉，其數比祭先公先王者尤多。王氏曰：「有專祭與禮所說同。」大異。又周制「妣合祀於祖，惟國祭始有特祭……祈男子於祖則祭其祖，祈女子與孫婦於妣則祭其祖，則妣……妣於升其孫女及孫婦時始有特祭。此外別無特祭之文。商則無不特祭，與先公先王同。」

（二）帝王稱「妣」

后字。甲骨文雖有「子」之形，「子」例子形，在母下或人下，而有水液之點，「子」字亦猶可見其遺痕。王氏說：「妣從母即母字，從荒即倒子……故產子爲此字之本體。」卜辭有「後祖乙」，後亦用此字。王氏云：「象倒子在人後故引伸爲先後之後。」又屢言「多妣」或「五妣」則爲「多后」或「五后」。王

殷代帝王承繼多兄及弟，歷來史家所已言之實，王氏先公先王考之後附有殷代世圖，
 圖今如下，而略損益之：

帝名	與先世之關係			
	殷本紀	三代世表	古今人表	卜辭王氏考
湯	主發子	同	同	(一) 湯
大丁	子	同	同	湯子(二世)
外丙	弟	同	同	
中壬	弟	同	同	
大甲	大丁子	同	同	大丁子(三世)
沃丁	子	同	同	
大庚	弟	同	同	大甲子(四世)
小甲	子	弟	子	
雍己	弟	同	同	
大戊	弟	同	同	大庚子(五世)

祖甲	祖庚	武丁	小乙	小辛	盤庚	陽甲	南庚	祖丁	沃甲	祖辛	祖乙	河賓甲	外壬	中丁
弟	子	子	弟	弟	弟	祖丁子	沃甲子	祖辛子	弟	子	子	弟	弟	子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弟
祖庚弟（十二世）	武丁子（十二世）	小乙子（十一世）	小乙弟（十世）	盤庚弟（十世）	陽甲子（十世）	祖丁子（十世）		祖辛子（九世）		祖乙子（八世）	中丁子（七世）			大戊子（六世）

帝辛	子	同	同	同	祖甲子(十三世)
帝乙	子	同	同	同	廩子(十四世)
人丁	子	同	同	同	
帝乙	同	同	同	同	
帝辛	同	同	同	同	

然此表實不可盡信：(一)盤庚遷殷之說，古竹書既言七百七十三年，此表自盤庚至紂僅八世十二帝，每帝在位年限，平均當在六十一年以上，此不近情理。(二)卜中有多數人名疑於帝王者。如祖丙、祖戊、中己、王卜、小癸、下乙、王矢等，均爲前無所無。(三)盤庚以後之世，年限既有可疑，則庚以前之世，年限更不敢遽信。

惟此表有一重要之指示，則殷代之兄終弟及，爲歷來史家所承認，而於卜辭亦得到了實物上之證明。三十一帝十七世而直接傳子者僅十二三，兄弟相及者在過半數以上，前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案此即氏族社會所必有的現象。所謂父子亦不必便是真實的父子，諸父固可稱父，妻父亦可稱父，凡母

之夫均可稱父。書無逸周公稱殷之帝王曰：「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曰：「其在祖甲不義爲王，舊爲小人。」古時的小人，是庶民，如今人所謂「小百姓」，與貴族的「君子」是成對待的，則可知宗（武丁）祖甲（以次第而言當爲帝甲，因與「帝甲」體亂）之說不相合。前人以爲太甲，都是外族入贅。其它同帝王也就可以類推。

三 氏族會議及聯聯行動

以上四項（一）亞血族羣婚，（二）先妣特祭，（三）帝王稱「毓」，（四）兄弟弟及，均係以母姓爲中心的氏族團體之現象或其子遺。此外氏族聚會之民主的政治組織，評議會，此在下部圖可徵考，然於圖文獻中則猶有痕跡可尋，如盤庚篇中便包含有這種史實的殘影。

（一）「盤庚」于說，民不難有居，率籲衆咸出矢言。……王命衆悉至于庭。」——（盤庚上）

（二）「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詰民之弗率。……其有圖成造，勿獎在王。」——（盤庚中）

（三）「盤庚」既遷，其厥攸居，乃正厥位，綏愛有衆。曰……今予其冀心，其爾其，庶言爾百姓于朕志。」——（盤庚下）

看這民衆都聚集在王庭，一族的元首向大衆表示意見，這正圖評議會的現象。這個現象圖好可用肉體的外朝之圖來證明。

其初地。

要之，殷人之社會，尙爲氏族組織。有事則出征，國亡則變族化爲奴隸。然而此種新圖，在下辭中已有崩潰之痕跡，今請分述如下。

第二節 族社會的崩潰

一 富有財產的發生

氏族社會的根本精神是氏親聯帶的公產制，在中國的古代學者早瞭如指掌了。『述篇』上有幾句孔子所說的話——『禮記』本來是漢儒纂集，究竟是否孔子語，是一問題，但本文的眼，不重在言說的人，是重在言說的本身。所以這下面的幾句話，即使不是孔子的言，也很值得引。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其棄於地也，不必歸於己；力，易於不困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關雎而不興，盜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幾句話中，一二點是後人的臆說，則『矜寡孤獨』是後來的現象，『男有分，女有歸』也——按

轉來說，因為當時是女子承家，男子出嫁。但論掉這一二點的傳說外，大體上還破了原始共產社會的祕密。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現象，其實也就是親多子多的彭那魯亞的家庭。

在這種社會裏面一切都是有聯帶性，一個社會裏面一切的事務，現在的一個家庭，每個家庭都是「各盡所聞各取所需」的小規模的大同社會，這兒不容許個人私房的現象。但如普通的家庭在產業漸漸發展的途中，便有發展私房的現象發生，終至於公開的容許私有（分畝），姑氏族社會就因為這種發展結果，終不能不容許財產的私有了。

殷代大約在它的末年，已經有私有財產的成立，如本論第一章中論行爲的一項所舉出的各銅貝的記事，便是這項重大事實的證明。那時的王侯雖然以極少數的貨貝賜予其臣下，但顯明族的公有財產雖然成了王的私有，而臣庶也能有私有物的公開的權利。王的這種賞賜，顯明本是社會的反映，可知殷代的社會已漸漸的在脫出氏族制的藩籬。

殷代的紀錄在卜辭中一見。

「庚戌×貞婦多女有貝用」（後下935）

朋上不以冠以數目當「一朋」卜辭之已見錄者，余所見已詳及萬片，而銅貝之事僅此一見。可見品私之有之權雖已出現而為事未久。

又卜辭中無獲盜類之文字，有寇字則限於族與族間之行爲，如周易「不利寇寇」例，且每自稱「寇」。（見前舉「寇周」諸例。）

然無幾何「商書」之徵子篇便有下列數語：

「殷國不小，好軍亂政……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民乃謂神祇之德，惟」（《宋初史記宋徵子世家

引作「今乃謂神祇之德」）

此文可信與否實屬疑問，惟「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於殷周之際，「王國維於殷周制度論中已早有揭發。懷王氏於社會學情未有涉歷，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遂稱「周公之聖，周之所以王」，此亦時代限人之例。周之變即所謂「突變」之時期，如水然，水由禹氏變至九十九變，漸變與變化之差不若，至禹而突變而。

二 殷周之際的變革

個人之行為在卜辭中雖不可見，與族間的攘奪行爲則異常顯烈。卜辭中征伐貞卜的事項極多，羅氏所考者已有六十餘條，王氏「釋」亦有二十餘條，此外殘缺不備及見於諸家著述不止此數。

從這多圖的征伐事項中，可以抽繹出下列圖圖知見：

(一) 殷民族的敵人

殷民族的範圍在圖在河南的黃河區域一帶，其西圖圖人圖土方，吾方，獬方，井方，洗方，人方，馬方，羊方，直方，林方，二封方，三封方，孟方，下勺，義方，等族。就中七方與吾方二君與殷人所發生之圖圖多，戰爭也最圖圖最劇烈，均圖在殷之西北圖圖當圖圖統之二族。

(二) 參加戰爭之人數

人數圖多有上五千者，其次為三千，其餘多不言人數。

(一) 丁圖卜×貞今王圖人五千圖土方，受有祐。三月，丁（後上 81.5）

(二) 丁圖卜×貞今春王×人五千××方，丁（後下 1.2）

(三) 貞今春王代毋方，登人五千平（駁。）丁（前 VII.13.4）

(四) 庚子卜貞貞勿登人三千平，吾方弗受有祐。丁（前 VI.2.3）

(五) 丁（上缺）人三千平伐吾方，受××（後上 171）

(六) 丁（上缺）登人三千平，殺丁（前 VI.2.4）

(七) 丁圖卜×貞勿登人三千（下缺）丁（後 88.1）

五千三千為數似甚微末，然卜辭殷人有一次至二千以上者：

「八日學寅光戈伐二千六百五十六人」(後下最末一片)

此所伐者當係俘虜。俘虜一次可殺至二千六百以上，則戰征之劇烈殊可想見。加爭之人數也當不止三千五千。史記周本紀：「武王之戰，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此雖不免誇張，然亦有說。蓋當乃周族之行動，猶言動員全般人以武王爲敵。詩大雅大明：「殷商之旅其如林。」此亦實其多。古人之「林」，實人字之變，尤有不同。

(三)俘虜之用途

於之外卜辭中多有犧牲之紀錄。今舉二事以示例：

「甲寅卜貞：『下用血，三羊，三豕，伐廿，豕卅，貞：』」(前 VII.12.6)

「癸未卜：『伐廿，豕卅，貞：』」(前 IV.2.2)

此「伐」字，「及」字之及字(在原文爲以手捕人之形)。古字字(古金中俘字同作俘，從爪，「服」字從此。曲與字豐之曲同列，自與人性無疑。)(又「伐」字)此外「伐若干人」之伐，羅氏以爲當是武師，猶左氏言禹者二人。案此說最是也。山海經海外西經：「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九伐，卽其經。九伐郭注以爲馬名，非是。

曲除「伐」字之外，卜辭已有美奴臣等字。美奴之從俘，來於字形已顯著，今將俘後奴三字之

字形揭示如下，一■即可了然。

(四) 奴隸■用途

奴隸臣妾等字既已存在，可見當時■已有階級存在。其奴■用途亦約略可以考見。

其一，用作服御。■於■字之字形表現■調分明。骨文僕字作



象人形，頭上與辛，辛■天■也。■形不能表示，故以■之刑具以表示之。辛即古之■■（■見甲骨文字研究，釋支干之辛字下。）人■有■，■尾，手中所奉者為■隸之物（■中盛■形），可知■即古人所用以司■帶之■役。

其二，■於■耕作

用於牧畜■本■第一章中曾舉「戊戌卜大占奴，癸巳卜令牧坐」一事，牧與奴同列於一片，則■如左氏傳「馬有■，牛有牧」（■七年）之牧。

用於耕作■由下列一■可以■察。

「貞■小■令■一月。」（前 VI. 23 a）

小■即是■，此為小■所命令之■亦為奴■無疑。



其三、軍警

似已有常。軍警之制，如見之信字（或從女）即後之信字，似上四方之戊卒，如曰「有來信自西」、「有來信自北」、「有來信自東」（前VI. 3）「其自南有信」（11. 3）「有來信自南」，是東、南、北皆有信，而東報者則為巡理殺伐之事，信即警字，由後以推之，則殷人已用奴為戌卒。

又有臣字，臣亦馴之古稱，左氏傳十七年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卜辭臣者有下諸例：

「孚（呼）臣伐方」（前121.3）

「貞乎多臣伐方」（前124.10）

「貞勿乎多臣伐方，弗（受有）」（甲11.27.7）

此以「多臣」從事，亦用奴隸為軍警之一例。

用奴隸為軍警事，希臘羅馬的古代有之，今人亦猶是，如英國人之用印度人為巡捕，法國人之用安南人為捕，中國俗諺有「好鐵不打針，好兒不當兵」之語，即此古代馴之遺意。

（五）奴隸的私有

在氏社會之末期亦不能無奴隸，然其與他種生產品物相同，必為族所公有，待他生產品物

已可成爲私有，則奴隸亦可成私有。奴隸私有乃周代國帶之制度，周諺中歸人民臣僕之例至多，於中則少見。前舉周書有「休（婦）臣三家」語，惟此是否殷語，畢斷言。前舉有「公（？）一語，大因其中「作文父日乙」章，語之故，羅氏收入文存，然其銘首謂「唯八月吉，辰在乙卯，初吉乃周制」（王國維說，見生「死」考），則此語是初之慣作。

卜辭亦見歸臣僕之紀錄。上舉「貞錫多女有貝朋」一例，「多女」不爲歸之人，抑所歸之物，如「多女」與「貝朋」爲同例，以人歸之事便此一見。

此外有如下列二語：

「子（？）之（有）從」（前Y·453）

「貞子（？）其從」（後上Y·2）

子漁澤人名，已見前。二「從」字不知是否即歸奴隸，如此作慣例，則殷代當時奴隸已可私有。然辭語太簡，實不敢斷定。

要之奴隸即國已有私歸之事，在殷代可謂見其萌芽，如同人歸之例。當時雖獨立，故殷代當時亡時，商書微子篇中有云「今殷其淪喪，我（？）臣」，這是怕國亡之後會遺諸獄，欲求歸隸而不可得。這種觀念和宗周以來的「人便大不相同」，小雅正月篇曰「民之無辜，夷臣僕」，同一是

怕亡之禍，此則直接怕當奴隸。這正表現着時代的過渡。

本章的

由上各項之分析考核，可知殷代已氏族社會之末期，一方面氏族與尚饒有存在，另一方面則制度已逐漸抬頭。

此事如代作比，究則更明顯而顯著。王國維氏之殷周制度論亦有見於此，其總綱曰：「周人之大異於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並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萬民之制。二曰立嫡之制，三曰國姓不婚之制。」大抵近是。然此乃時中之事，即濟狀況已變，則到另一段階，不能不有新興之制，漸出現。周禮非一人一時之所圖爲，於事實非一人一時之所能就。即如周公本人在初實踐兄終弟及之制，於武王後，踐履將而天子。雖因管蔡的反對，以至兄弟交爭以兵戎相見，之武庚乃乘機而叛亂。管蔡乃傅子傅攝制之前驅，武庚乃叛亂的首出者，周公乃一與時之時代兒而已。周公在位七年之間，成王立，與召公之君，亦不容，實則金君繼登，時時事瞭如指掌。

同姓不婚之制亦非始於周初。周有仲春適淫之習，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這猶是周交時代之子遺，女子欲求貞者必適人，加以禁止。此關於春秋時代猶有留存，如鄭風之「中」一人而御孟姜、孟弋、孟三女，鄭風之「溱洧」男女股肱，而國風詠者均即此。子言「有」之有相，齊之獻，宋之桑林（鄭風之桑中即此），楚之有夢（宋王禹偁神女二事，此事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亦即此野合之遺（甲骨文字研究釋簋）並「社」在春秋爲罪（莊二十三年三傳）宋公享曾謂於楚丘，謂以桑林而初（左氏十年傳）。

野合之習雖有子遺，則男女有同類者自在其中。左氏昭元年傳，子產對叔向晉侯之疾，曰「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姪焉。」一國之侯且猶是，其他一般之風習更不言可知。此同姓不婚之決不始於周初之鐵證。

古人之廟亦大明秘密。廟實即古人於神前結婚之所。後有窺以備男女之燕私。詩之「斯干」，「楚茨」，國風詠者均是此事。月令仲春之月有下列二事：

（一）「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高禩，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嫔，乃子所御，帶弓以弓矢於高禩之前。」

(二)「是月也，耕者少食，乃修閭閻，發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事。」

此與仲夏之節恰相印證。所謂「祠高禩」，即禘祫也。保國禘事，此時即天子后妃亦須加。所謂「男婦閭閻的大事」，後人紐於後世之文，習俗而每欲與古人諱，然古人固自以爲國家之大禮大典，不無禘祫，如無禘祫而不率令者反有違分。可見社禘化之一斑了。

要之殷周禮制固大有不同，然禮制亦一朝一夕一手一足之所成則殊可斷論。大抵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實關於成周一代而集成於周末之魯家。

〔附白〕

本文分爲三篇，第三篇當時之精神文化，此命題門所明實爲文字，圖、象、聲、義等，但文字一項圖氏釋經之作即此篇之工作。大抵當時文字尚未能原始之險域。(一)象形文字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二)每字之結構無一字之圖法有至十圖以上，(三)字多合書，如人名、地名、月份、數字等，(四)亦有析書之例，如實字、字等。凡此均可於類篇中求之。由此可得之結論則殷代文字尚在創製之途中，與後世生活狀態及社會情形，恰相適合。

篇十分幼稚，亦因卜辭過於單簡，無多可論。其見於卜辭者，與有伐齊用禘祭祀，祭則有鼓有簋有禽有小宰之和有大宰之，(詳見甲骨文字研究)亦同用於祭祀。大抵和實篇中已曾及之。

宗教固有可觀，因卜辭本身即宗教之資料。凡言原始宗教或宗教之起源者不可不讀。大抵宗教之起源於生殖崇拜，其事於傳文中大有啓示。如祖考祖考之祖考字，實爲壯健之象(考文祖字作且，壯字作匕)，一切神

均稱「示」，示字丁作或卅實卽生禮祭之。又如上之帝本集花柳之形，其實本風在生魂。凡此等詳細論證可於甲文研究中「釋祖妣篇」以求之。此有「中繪者，則國人」之字，由實爲一不可不之字。

由，係爲某事動。其必卜，而每卜必仰之於龜甲獸骨，即可得與彷彿。然卜之社稷已有，以夜生，故卜辭中之神靈亦已有「上帝」出現。卜辭實帝之，而有而罕見，帝之實實無可。海，則帝卽帝。卽殷人之祖先，則上帝自爲人神無異。且上，必卽先之廷長，亦必王殯之續大。

殷文字研究「釋五十」「釋支干」二篇言之甚詳。惟有一可注意之事，則卜辭中極普遍之十二辰文字與古代巴比倫十二之星象恰相吻合。此等過於發展與當時之社會不相應，足其爲外來。釋此於數千年成爲之十二辰始獲其究之說明，中西文化於上古卽已有交流之。其文獻上亦得其左證。大抵殷民族之祖先殆源於新羅一帶，於殷商之世始遷東來。文化之交通則當在東來以後。

以上諸事大抵於甲文研究中已證之，今不復贅。

〔附白〕

本文自去歲九十月間起稿迄今剛及一年，中間屢於人事，屢全。屢者亦四五次，故文雖多不之。又因印之關係凡原文原字均不遺過於微引，讀者如有不明之處，可於篇後所刊之書以求之。之甲文研究此自是。

本所引用各圖材料之略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日脫

- 二 前……
三 後……殷虛書契後編上下二卷
四 齊……殷虛書契序一冊
五 成……戰國楚簡所藏殷虛文字一卷
六 餘……殷虛藏龜之錄一卷
七 遺……殷虛藏龜拾遺一卷
八 林……林泰輔所藏殷虛甲片文字一卷
九 明……明毓士編殷虛卜辭一卷

殷虛之書考釋

- 一 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三卷
二 殷虛書契所藏殷虛文字考釋一卷
三 王忠繼公（國維）遺書全集
四 殷虛文字類編十四卷
五 殷虛古……殷虛……一冊附說一卷
六 殷虛存上下二卷（殷虛玉編）

序說

由許慎的說文解字，我發覺了中國的殷代還是氏族社會。這由卜辭的研究已得到完備的證明。周代封建制度以周禮為基礎，周禮社會組織的程序不合，因在氏族崩潰以後，必尚有一個奴隸制度的階段，即國家生成的階段，然後才能進到封建社會。就我所見周代的上半期正是奴隸制度。舉例證於儒家經書的各個篇章的歷史、虛構的傳說，以及數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大以此說為不然。

固定了幾千年的傳統，一旦要作翻案本來是不很容易的事情。加以我的研究也尚未周到，以易詩書三經究資料大闕問題，易詩三經考證明其爲古書，然已傳世數千年，正不知已經多少變易；而幾千年的傳世注疏，是汗牛充棟，要排除或甄別，更難絕不容易。大家的嘴中，已有先入之見，紅者見紅，白者見白，孤軍獨往，不免要受以五經爲我注脚之襲彈。

真實的要說明中國的古代社會還須要大規模的作地下調查，就是「考古學」與「古史學」的結合。這事在目前當然要俟河清之無日。然在目前有一件不可缺少的事情，是歷代已出土的殷周彝器。

自漢以來歷代出土的殷周彝器，如鐘、彝、鬲、豆、敦、鼎、簋、盃、盤、匜、角、罍、盥盆、瓶、甗、甬、匚、匱、
金文著一覽即可明。但此等古彝器來只委之於古玩家，其傑出者亦僅拘拘於文字
之研究而已。

這些古物正是目前研究中國古代史絕好材料，特別那些銘文，那所記載的歷史的社
會的史實，這兒沒有經過國人的篡改，也還沒有甚麼牽強附會的疏注的麻煩。我們可以兩刀插入地便
直一覽社會的真相，而且還可以明瞭的舊史料一多半都是虛假。我們讀這些銅器來說出它們
的時代。

第一章 周代是青銅器時代

一部工藝史便是人類社會進化的軌跡。人類進化史的初期由石■代而金石並用時代■青■器時代而■時代。這已經是既明的事實。殷代是金石並用時代，在卜辭的研究裏面業已敘述，我們現在可以用更■決的■度■定周代是在青銅器時代。

這個斷案的根據便是存世的二三千具以上的周金。日常應用的食器多是青銅鑄成，而■別可注意的是兵器。存世的銅兵，其時代可以斷言的，上則在商代已有勾刀，下則有秦初呂不韋丞相的「昭王戈」。■時代■銅兵，■數正不■計數。以銅■兵器正是青■時代的特色，這把中國■青銅器時代表示得非常鮮明。便是它的期界上起殷末，下達■漢。有■一代正是青銅器時代的極盛期。

■是■歷史的人所不可■的觀點。■這時代的當中當然不能說沒有鐵器的使用，■■的使用是■■有支配到一■■製。

第二章 周金中的奴隸制度

周金中臣僕的記錄多，人民亦以錫子。

〔金縢〕「惟 邦 司」，人萬（即）有十夫，的民獻（自服）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

歸夷王國十又三伯，人萬千又五十夫。」

〔虢〕「更（使）小臣錫 汝 井（那）遷（古長字讀爲長幼之長）無人籍（籍字押韻中骨文字所

完）錫 汝 井人弄于燕。」

〔金縢〕「王曰余 寡，乃克至，余其舍（施舍）汝 臣十家。」

〔矢令〕「作冊矢 令 華 風于王，余 貝十朋，臣十家。」（新出）

〔井 侯〕「錫 錫者類 臣二百家。」（西清寶鑑卷八第三十三葉）

〔齊侯〕「汝 愛 都 其 縣三百，余命汝 應 師（余）鑿 邑，繼 國 徒 臣千爲汝 飲 寮……汝 車 馬 戎 兵 發

侯三百又五十家，汝 以 國 戎 作。」（齊氏）

〔子 季〕「汝 又 成 邦，侯 氏 錫 之 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與 之 之 民 人 都 鄙。」

〔周公〕「錫 臣 三 品，州 人 蠻 人 唐 人。」（Eumetopoulou 集古錄）

〔不 顯〕「伯 氏 曰 不 顯，汝 小 子 蒙 於 戎 工，汝 弓 一 矢 束，臣 五 家，田 十 田。」

〔陽雲奔〕「美曰：懷叔休於小臣，三朋，三友。」

〔朝紀錄〕「按諸七。」

〔克魯〕「大師歸白克，復升夫。」

（凡本文所引諸書，其未特標出篇者，具見附錄文存。）

由以上十二圖可知所謂「庶人」或「人民」與臣僕器物了無分別。「庶人」——奴隸。奴隸之賜予以家數計，可知奴隸是家傳世襲。詩經上所的「子萬年，景命有僕。其維何？釐爾士女。釐爾士女，以綏子。」可知所謂「僕」字正是奴隸的本字，用不古經學家破字去解釋了。

——之來，如周公教克勤之類，詳明的表示着「日俘虜，奴有奴。克勤，錫汝卿，與爾人籍。」所道的便是這「籍」從可知左傳上有件「正當時的實在情形。」

「初，楚約兼也，著於丹。襄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憐之。楚約謂宣子曰：『弗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曰：『（襄公）之，所不謂於君，彼乃書者有。』日乃出約而賜之，督戎從之，隨而特之。督戎輸入，約自後擊而謂之。』（襄公廿三年）

這兒的「丹書」自然則是奴籍，所謂「楚丹書」自然則是解脫奴籍，這是我們研究歷史的人所最當注意的事。

奴籍可以賞賜，其意如後人之食祿。

〔朝紀〕「令汝官，成周，償廿家。」（意即食祿二十家）

第三章 周金中無井田制的痕跡

井田制是中國古代史上一個最大的疑問。其見於古代文獻的周古的要算是周禮。然而周禮便有周書·知稼詩「中田有麗，頌有瓜一畝」兩句，我公田，遂及私，外及孟子雖然作爲古代有井田證據，但那是有色眼鏡的觀察。此外如春秋三傳、王制等書都後來的文獻，而所說周官亦互有出入。儒家以外如管子司馬法亦有都鄙連里制，然其亦各不相同。

禮記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公田，百家皆私百畝。」(孟子滕文公上)辦法，諸際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理由可以不用贅述，最好是拿事實來證明，便是在周金中有不少的錫土田或者以土田爲錫的紀錄，我們在這裏面卻尋不出有井田制的痕跡。

〔克鼎〕「錫汝田於蔡，錫汝田於津，錫汝井家」(邢家)「錫田于隰山，以與」厥臣，錫汝田于隰，錫汝田于隰，錫汝田于泰山，汝史小臣肅會肅，錫汝井，錫人，錫汝井人奔於隰。」

土田與臣僕人民共爲子之品物，足代已經實行了土地的分割。這井田制是根本的不相容，而此中亦無井田制之痕跡。所謂「井家」「井長」「井人」之井乃國名，卜辭有井方，殷金中乙亥父丁

約，故兩從控之於王，得藉王力索還。

晉鼎銘文後段已於上章引列，國人寇留禾黍，留控國季於東宮，國季以七田賠償，又以臣庶五人爲臣服役，田既無所，井田制，耕者亦無所謂「一夫受田」之農民。

散氏盤銘文更詳，大意因矢國侵略散氏國之故，矢國以田地賠償，其銘文前敘眉山與井邑田之田界，中敘規定田界的矢散兩造的有司，末敘是時的情形，字雖多不可證，然意義甚可明瞭。今根據王國維的釋文，亦略參以己見，錄錄如圖（其中有三四字句之斟酌，將爲考說以明之，茲不贅）。

大抵散氏盤之圖作與芮攸從鼎同時，第十三行之「攸從」即彼鼎之「芮攸」（王國維說，是則散盤亦王時的古器。散氏的圖王國維以圖當在今大散圖附近此中地名如「尅之有司」之圖（同克），「州道」，「州臺」之州，「井邑」之井，「聚道」，「聚風」之聚（與克鼎之聚，周公敦之聚人，當同係一字），與周公簋克鼎均饒有關係。井田滅後，其土地人民實受人瓜分，周公之後人有所得，齊夫克有所得，散氏亦有所得，故州臺爲散之有司。

試觀此圖之田界爲如何！此以山原林木爲界，一封之，二封之，三封之，作極極界。今人田界之方法了無差異。

又有格伯簋，其銘文與上三亦相近，文曰：

「惟正月，初吉，癸巳，王在成周，格伯假（洁）良馬乘于魯生，厥價卅田，則折（誓）。格伯還，駟駟及俊氏從，格伯安及句，厥氏歸（吳大圖以為「約」字，余謂「紹」省，說文：「曰紹，紹也。」）雙谷杜木，適谷（涉）東門。周書史，武立（皇）思（德），錫保（）基，用與格伯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

此簋中圖章雖亦不甚明，然側生向格伯購買良馬（四匹）以丹田貨金，則無庸可慮。若田與井田，不能作如是自由之處分。

綜合以上的材料可得一斷案，便是周代自始即並無所謂井田制的施行。

第四章 周金中無五服五等之制

尙書禹貢有五服之制，曰甸服，侯服，綏服，采服，衛服，服各五百里。這不說是周家的僞託。禹只是神話上的人物，夏代論理在石器時代，當時連文字的有無都還是疑問。不消說這種四方四正的人爲的規畫在那時不圖有，即地上自有人類以來，無任何民族都不曾有。

周官又分九畿，國畿方千里，此外男畿，采畿，衛畿，蠻畿，夷畿，鎮畿，藩畿，均各方五百里（夏官大司馬之職）也。也只是一種紙上的規條。周代並沒有那麼廣泛的疆域，而周金中連畿字都見。

五服九畿是虛造，同樣五、六、七也是虛造。

大宗伯之職「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男執蒲璧。」論王之外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祿。

禮記王制「王者之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孟子的五等說又略有差別。萬章篇下「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

（這是事實）諸侯顯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罪（這是推度）然而軻也（同其路也）（這）（同）（天子）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王制是漢書集解的書，是出於劉歆之所表彰，孟子的略說是出於傳聞，這五等說自身可知已是不可盡信。

春秋以五等爵位稱當的諸侯，然而宋君稱公亦復稱子，衛懿陳紀隨國稱侯，子不定，薛一伯一稱侯，杞一稱子一稱伯，是則所謂等位並非固定。

其在金文則謂諸侯歷異。

一，諸侯可稱王。如散氏盤，咸受國，王于豆，王宮東庭，矢適周之諸侯，而稱王，此外尚有「矢王作寶尊」又同齒的「他十又一月，矢王賜同金車弓矢，同對揚王休，用作父戊寶尊彝。」均稱王，而別有「矢伯彝則」伯有，是伯彝尊，上云「王若曰，是伯彝，彝自乃祖考有勞于周邦」下言「是伯彝，彝手稱首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朕皇考彝王寶尊彝。」是伯的「皇考彝王」就是「有勞于周邦」的「乃考」，當然不是周釐王，是亦以伯而稱王。又有「矢伯彝，上言「王命仲訓歸（饋）」，矢伯彝，王若曰，朕伯，朕丕顯祖，朕受大命，乃顯克來（柱）先王，翼自它邦」下言「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皇考武王尊彝。」是亦以伯而稱王。此外如徐，春秋人稱子者，而金文中有徐王，無王，端受，孟自稱公，王季康之

第三無男爵之稱謂。第五等的男爵金文中全然無此■。春秋■稱男，許於金文作■。■子■鐘有鄧子釐均■子。

由上可知王公與伯子乃國君之通稱。爾雅釋詁云：「皇王后公侯君也。」辟伯一書之轉，是則王公侯伯並無所謂等差。卜辭王亦稱子，如云：「己亥子卜貞在川人歸。」（甲）文字二第二十二一片。）「癸未子卜人歸。」（五片）所謂「子卜貞」、「子卜」實即王卜。中王亦有子之例，甲寅角「甲寅子錫大冥玁貝。」文中極多，前人為子孫，以此器案之實乃古國名。天（殷文存上卷二十三）如丁師貞之「子錫玁貝。」（積古齋卷一第三十五葉）所謂「子錫」亦即「王錫」，王而稱子，蓋天子之略稱。是則子之稱在古亦並非第四爵位。以子定為第四爵者當是儒家的勾當。同時男字亦由于字連想而出，故又杜撰之以五等，從可知自周初以來中國即已大一統，已分天下為九服，分封諸侯為五等之說，完全是東周以後儒者所捏造。事實上有一部分如魯、齊、衛、滕等是周人的殖民部落，其他如齊、宋、吳均係自生自長的國，與周或通婚，或與會而

我們看崑和及秦公簋的文。

〔盈和錄〕「案公曰不圖朕無辜受天命，轉而下。十有二公不義在上，故致爾天命，保業厥家，爾事愆夏。」

第五章 古金中殷周的時代性

殷金與周金，其圖品（如殷金之「」之形，形式（「」之形，是「」之形，立圖之形，周多圓形，）花紋（如殷金花繁，周金花省）均「」有別。（如有人細作化學分析的比圖研究，兩時代的金屬的「」分「」亦大有不同。）

從文字「」來說，「」目驗的人「」不多一目即可知其「」。殷金文情，每「」一二字之圖形文字，周金文已「」，文字之多者如周「」季之毛公鼎「」百九十七字，春秋時代之「」侯鐘「」百九十二字，同「」四百九十八字。在金文中真可「」洋大觀。

「」這「」還是皮相的見解，「」要「」是「」周的時代「」看社會「」的變異。

殷金存世的約「」周金五分之一，其中雖然「」有「」貝別器物的紀錄，而決無「」土田臣僕的事體。只在「」初本來「」一種原始的「」幣，所用「」是瑪瑙貝，名「」Cypraea moneta。這是海產，殷周民族都從「」來，「」家雖「」尚遠。可知貝的使用是起源於濱海民族。起初亦不必即是用「」貨，必然是用以「」飾品。說文貝部有朋字云「」朋，飾也，從二貝。」又女部「」字注云「」也，從女，順，順其也。」此即以貝為

裝飾品之明證。貝的鑿孔品，在初當然是由於實物交易或者撈掠。交易或撈掠所得的貝朋，在初亦必用以購後始作為等價物之貨幣而使用。

朋就是貝的連繫。古人有五貝為朋，論二貝為朋之說，近時王國維主張十貝為朋，雖不確知，要係貝之關係。這在朋字的古文裏表示得很顯明，其形在卜辭及金文中均作拜或𠂔，以二系之貝一串，呈左右對稱之形狀。卜辭有連結其下作𠂔若𠂔形者，這便環的象形（詳見甲骨文字研究釋朋篇）。彝中有一文字，作𠂔若，孫荷貝二貫，「子荷貝一朋」的，其實即一人在頸上着貝環之形。可知貝在殷代尚未真價的成為貨幣，殷彝中𠂔之數，至多者不過十朋，此與周金中已有二十朋三十朋五十朋的制然有別；與詩書著者載之「錫我百朋」，「魯天子之象貝萬朋」，不消更隔隔天淵了。

故殷金中的錫朋，在我看來，是在貝環，不是在實賜貨幣。

殷金中無土田之賜予，表明殷代的土地尚未開始分割，即是說殷代還是在原始共產制度之下。殷金中無錫臣僕之事，這是說奴隸的使用尚未推廣，奴隸尚未成人的私有。有游鼎及陽亥（前人或稱陽三家敦）中有錫臣僕之事，振玉收入於殷文存中，然其所以認殷美的，要甚薄弱。

（附錄）「庚八月初吉，辰在乙卯，公錫，用作文父日乙寶尊。」

案此器用「初吉」，「豐」器。殷人月行三分，十日爲一旬，卜辭中「貞旬亡田」之紀，固多至不可勝數。則月行四分，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與近人之星期相類（王_豐，豐生霸死霸等）。然言「文父曰乙」，以生日爲名，豐「豐」器，可知豐亦未甚遠。

（豐）「豐」器，曰豐休于小臣且三朋臣三家，對厥休，用作父丁尊彝。」

此豐疑爲豐者，僅「父丁」二字。然按文_豐及字跡，確豐器。初亦沿豐習以日爲名，豐已可見。他如豐文云「佳六月既生豐王在豐（豐）京，乎（呼）豐大豐王豐（豐）豐亡。豐王豐（豐）豐馬（？）豐拜首稽首敢對揚豐王休。用作文考父乙尊彝，其子子孫豐永寶。」這明明是周豐王時器，而亦稱「文考父乙」，即其明證。

要之豐人尙無土地分割及臣僕私有之事，在今日所有關於古豐上的智識中，確可成斷論。將來即使有大規模的發掘，恐亦不豐此範。豐之弊，實是中國古代史上最大一個社會革命的時期。

餘論

本文在此算已告了一個段了。

我的目的在證明周代上半期是奴隸制度，同時也舉出了它的並非封建制度的反證。

關於制度的研究，本來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從來也不曾有人着手。所以還是在文獻上蒐集材料，都要費你一番工夫。我這兒所講，則只是一般，然而我相信我這個觀點是十分正確，我想凡是見過的人，見到本篇所舉的一些古器物上的證明，都會不以為我誇。

現在已經開闢在這兒，希望偉大的工程師，出來鑑定。

十八年十一月十日夜，一個人，在斗室之中，記全一事。

序 說

在易經和書經的研究中，我們要提出中國古代社會的兩個時期：便易經是由原始共產制易經的產物，易傳是由奴隸制變成封建制的產物。第一時期是在殷周之間，第二時期是在殷周以後。

一個變革的痕跡在詩經和書經中表現得更加鮮明，我們現在依詩經和書經來參考比驗罷。在據以研究材料之前，材料的可靠性的研究，要首先決問題。

詩經是我國文獻上的一部可靠的古書，這差不多是沒有可以懷疑的餘地的，可懷疑的是書經。

書經今文和古文的分別，古文尚書除今文所刪的二十八篇之外都是偽作，清時的學者已經把它剝削得無完膚。這真是我們應酬謝的一項功績。

但就是今文尚書的二十八篇依然包含着一個很大的問題。

二十八篇的細目是：

一 虞書二篇：帝典 皋陶謨

二 足書二篇 爲賀 甘誓

三 商書五篇 誓 高宗彤日 西伯誥 費子

四 周書十九 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五 文侯之命 費誓

上自所虞，下至秦穆，這兒所含蓋的時期非常的遠道。但據最近考古學的成績，特別是殷虛書契的研究，不僅殷以前的古物已經無可考，連殷代末年文字，還在構成的途中，所以我們可以斷定虞書和夏書四篇完全不可靠的。再分別的來說時，帝典與皋陶謨三篇是後世儒家僞托的，論理是孔丘；其他一篇的甘誓，或許是周人編入的。我們理由如下：

第一點是大頸症候。

商書是害了大頸症的。開元的帝典，皋陶謨與費誓三篇，真是全故殷的文字，而周後的二十五篇，除洪範一篇比較有一殷風貌，結構之外，差不多都是一些零碎的紀錄。從文字進化的圖上說來，已經是個大的不合理。

第二點是禹貢的誇張。

中國古代的疆域只在黃河的中部，就是河南、山東、山西一部分的地方。而禹貢的北部是

北狄，陝西的大部分是渭河、洛河，黃河的下游，是所謂東夷，一直到周宣王的時候，長江流域的中部都還是南蠻，所謂南蠻，淮河流域是淮夷，而在黃河裏面渭河、洛河、淮河、揚州、徐州等等，居然已土分貢了。南蠻不可謂的事情，並且所貢的土如蠻甸、侯級、蠻、五服，每服規程五百里。最近世者以經緯度、經緯的近似，南蠻之外，任何民族，歷史上都不曾有蠻的事實，分的貢也多不經，譬如中國的南蠻時代，一直到南朝才萌芽了的。而在梁州的南蠻上便已經有「蠻」和山海經的中山經上假託夏禹王的話，說「出嶽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是一蠻的克唐，同時正是一蠻的爲後人所假託。

時代性上來說，上舉的兩點，剛好也成爲儒家偽托的明證：因要到春秋時候才有那樣的文章，出才，那更實，更實正面來舉出儒家偽托的明證是：

第三點，人格發展的階段。

儒家所理想的人格是具有一定的階段的，就是大學中庸所說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配這儒家階段剛好把樂的人紛紛出來，樂的人格是

「明文」安安，允，克，讓」——這是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光，德，四，表，格，於，上，下」——這是配。

「克明俊德」——身。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齊家。

「平章百姓，百官昭明」——治國。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平天下。

真是再巧合也沒有了，而日舉陶造禹的「堯」也就不能不

「慎厥身，修思，致殷九族，庶明動晷，迪可遠，在茲。」

完完全是後代的儒家口吻。

第四點，天人一理的表现。

在上學的「光被四表，垂於上下」的「迺可遠」的話裏面，已包含有天人一理的本。在

陶謨裏更明白的說出：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民畏，德於上下。」

這不僅是儒者的口吻，而且在宗教思想史說來，怎麼也說不過去。殷代的「東」是生殖器，周代的上帝也還是人格神，更在幾百千年以來的「虞夏」，公然有「合理的汎神論」出現，這怎麼也不能不說是倒置。

第五點，折衷主義——管理。

折衷主義是儒家所高倡的倫理，總之是無不及的合乎其中。這在帝典上，敷衍成爲：

「敬齊子直，而無虐，簡而無害。」

在《禮記》中，成爲九德：

「寬而栗，柔而立，剛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而義。」

第六點，三年之喪的出現。

三年之喪，是儒家所規定的，這在韓非子的《刑賞》上，說得非常明白：

「孝之葬也，冬日多服，夏日夏服，朝服三寸，服喪三月……齊而葬，喪三年，大棺扶杖……夫是墨子之說，而非孔子之修也，是孔子之率，終非墨子之戾也……」

是說三年的服制，孔子所創設的了。淮南子的齊俗訓上，也有同樣的話：

「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而以禮也，三月之喪，是順哀而追切人之性也，夫魯不順人情之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

所以在儒家裏面也早已屢屢着不便，論語子罕篇有宰子與之議，說：「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孟子在滕文公行三年之喪的滕國的父老反對，以「吾宗國魯先王之行，吾

「亦莫之行。」可見這種「民在孟子前不消說，有，就在孟子時代，墨有行通。墨與公然有「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穀興，墨考妣，三載，四海歸。」的語了。

（案）此對言亦係東周以後之語，古人以祖妣為對，以考妣為對，詳見「甲骨文字研究」。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六日稿就）

第七點大一統的觀念之表現。

周之際的學者苦於天下的爭奪擾亂，在政治思想上便發生兩種傾向：一種是老子的小國寡民的理想，一種孔子的大一統理想。帝典、皇漢、禹貢三篇，特別是禹貢，可以說這是大一統理想的表現。

此外可的墨還多不勝數，我們且舉墨七篇來作一結論。就是帝典、皇漢、禹貢的三篇，完全是墨家的創作，在墨家思想上是必要的資料，但墨作禹古代的信史，那是斷斷乎不可。剩下的墨有墨一篇，這篇文字本單，而且也有甚麼大道，在裏面，這大約總不會是墨作。並且墨子鬼篇裏也說了墨文字，雖然有些大同小異，地方不，墨篇文章的作者和時代是一問題。墨書序裏面是說「啓與有墨戰於甘之野作甘」，在墨子裏面卻又引作「禹」，這大約是一無主的古文。墨世的墨家以禹有伐有墨傳說，墨之於禹，墨家亦以禹有伐有墨氏的傳說，故墨之於

「故棄季德，厥父是威，胡終辨夫有恩，故失牛半。」

該節是王亥，季在■，■上也是有的，王氏以■即是一王亥之父，■有■與有■係傳聞異辭。王氏的考見■，■虛文字考釋及羅振玉的殷虛書契，■裏面，可以說是很■整的。那■們可以知道，伐有■氏的■，說在殷代的先人也是有的。所■們可以■甘■，許就是上甲■伐有■氏的■。我■辭裏面有「■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的話，■是殷人說的，據■世的傳說，相土作■馬，王亥作服牛，都是殷人的祖先，所以■時■馬。

（■）有■，■之有■，■在■（九月十六日補記）

以上■與■兩篇，■三篇完全是「託古改」，■偽作，■該歸入■。但就是■和■，■太史及後世的■者的粉飾，■以我們可以觀那二十五篇的可靠性，只能依據時代■。

尚書的時代，已■定了之後，我們可以根據他來■究殷周時代的古代社會及其思想，■是相互爲■的，我■是■中■它們合■來研究。

第一章 由原始共產制向奴隸制的推移

第一節 原始共產制

「家」的理想是「人政治」，是物質上的「族」，級別是精神上的貴族。——王侯天子要就是那一國的賢人。中庸上所說的「有德者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壽」，便是這個思想的結穴了。

政治在父子相承的「世」之下是不變的。——父是聖人，子不必是聖人。——「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世世代代的聖人在事理上」，「得不到」，因此在位者便不必有德。而有德者也就不必在位。要主張有德者必在位的「舊人政治」，即論是「非高唱」不可。於是「世」便成爲「世」的聖人，「世」便成爲「世」的時代了。

這正是儒家托古改制的重因。時代這容易作弊，又加以「禪讓」的傳說適合於自己的理想。本來無論是怎樣的傳說，多少都是有點「禪讓」上「禪讓」的。禪讓也是這樣。我們現在來看「禪讓」時代的禪讓究竟是什麼的實際能。

這類的社會只是母系中心的社會，私有財產沒有成立。平常各人隨身帶的東西，炊爨的家具，是屬於女人的，漁獵的武器是屬於男子的。女人是一家之主，男子是附屬物，情一不相合，子便只好自己的武器走自己的路，生下的兒子自然是女人的，兒子一長大了，又要嫁給他族的女兒去，丈夫所以父子不能相承。假使父親是酋長，兒子也當然不能繼任為酋長。酋長的產生是由一類的評議會來，評議會的代表便是一族中各各氏的酋長，所以在原始氏族社會的時候，所有的一切政治，明非，完全是一團民主的組織。

從這時代，酋長傳世傳了。

帝位不能再給丹朱，商的帝位也不能傳商均，商的位置也不能傳給啓，並不是堯是大公無私的聖人，也不是丹朱、商均都是十不肖的兒子，事實上是氏族評議會不讓丹朱、商均，而丹朱、商均也嫌到別的氏族去，女女去了。所以商要「明鳴國陋」，商要四岳、四牧都走來會議，你說這還好，聽說商個好，結果是出了舜來。商帝要商政府的時候也這四岳、四牧，又由大家同意出一個大聖人來，而後來又把帝位讓衆人所舉的禹去了。

禹不就是商評議會的反映嗎？那一些四岳、十二牧、九官、二十二人不都是當時的各族各氏的宗長嗎？像這樣的事實並不新奇，在北美的土人中，美洲現代都還有保存着的。不過在我們中

國是三千年前已經退下了舞臺，所以在我們看來覺得非帶的神聖，而在二千年前的儒學也覺得非帶的神聖，更有墨子的把它墨化了。

這種氏族社會的崩潰是因為產業的發展，由游牧進而牧畜，耕種促進了男性中心社會的成立。農業日見發達，私產制度便不能不產生。私產制度一產生，國衛素來的武力便不能不成立。國衛素來的武力成立，更不能不國衛素來的武力，於是乎立腳於階級制度的社會便從此誕生了。

古代氏族社會的崩潰，一個轉機是以爲在虞夏之際。舜傳賢，禹傳子，所以才有家天下制度的產生。夏與商的過渡是合於人類進化史的。但我們所知道的，商與周的過渡，夏與商之際，就商來殷代都還是兄弟相及的制度，正是周族社會的表現；因為是亞血族，周與商關係，兄弟相及，周來，兒子是周的出婦，所以只能兄弟繼承。所以氏與周的制度在周史可說一直到殷代末年纣還沒有滅。

不過這個制度在殷代中已經逐漸的在崩潰了。我們在殷虛書契的研究上，知道殷朝一代正是由氏族社會到封建社會的一個革命的時代。所以一方面周管還有氏社會，周與商存，而另一方面周已經崩潰的產生，周但周在周書上也可以找出證據：

「古我先王既勞乃周乃父，汝共作我周民。」（周書）

「謝其國喪，我同爲臣僕。」（下）

這是已經有奴隸制的證據了，而另一方面武王在數紂的大時候：

「今王受性剛直是用。」（第一）

「晉樂『祀弗答』」（第二）

「晉樂『違王父母弟不追』」（第三）

「乃惟四方之多，是洪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事靡可訖，以盡究於商也。」（四）（牧誓）

這一條大罪就是人的話，是值們注意的。第二條大罪輕侮，我們看那西伯，面祖，伊得着殷紂的消息，知道周家富有野心，所以趕快去報告紂王，教他早作準備。但是紂王怎樣說呢？他說：「我生不有命在天？」你看，這們的態度怎樣虔誠？

第三條的大罪王道，代是晉着亞血，們的制度，因爲王父母弟整個要出嫁，所以在獸人來，就好像是「晉裏不追」了。

第四條的大罪三，相同，因爲本族的男子要出嫁，異族的男子不能不入贅，所以便不能不以大夫士。

所以氏族社會向奴隸社會的進，確的是在殷周之際。這從周室的一方面也可以不

少的證明。

一、在古公亶父的時候周室是單系的社會，大體編第一章：

「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嘗家室。」

二、文王的父一代都還在穴居野處，第二章：

「古公亶父來豳，定居，率西水，至於岐下，妻及娶女，子。」

古公已經是一位遊獵者，他逐水，居，騎着馬兒沿着河流走來，走到岐山之下，便遇到一位姓姜的女酋長，便繼了隨的丈夫。這不明明是母系社會的鐵證嗎？

三、武王的母親，就是文王的夫人，有一百個兒子，大體編第一章：

「太似剛微管，則百斯男。」

這當然不免是誇人的誇張，但怎樣的誇張，總要有四五十個兒子然後才可以舉其成而言曰「百」，一夫一妻的配偶要生四五十個兒子是絕對不可能的。這兒只圖有種解釋：一種是文王多妻，一種是血親繁殖。在文王的祖母一代都還是女酋長制，應該以後一種解釋合理。又「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伯邑考算是文王十二個兒子，除了伯邑考，亞血親繁殖以外，也大不近情理。

第三，父子相承的世系，宋雖立，傳說上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廢長立弟，這還保存着舊習的遺。

武王死後，周公使兄伯及康，事實上這做周年的皇帝，洛陽上說「惟周公」文武更惟七
年，」這是很明白的記載，所以周公各種爵裏面也稱王。但是殷的侯者總要替他掩諱，說是
攝政，荀子比較爽快，他說「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慕天下之背周
也，履天子之尊，聽天下之斷，假借稱號之。」（荀子）

第二節 畜牧制的完成

民族社會向奴隸制推移，以牧畜的發現開始，以農業的普遍而完成。人類漁獵，現
了牧畜，這是人類的第一步，也是男性克女性的第一步。在漁獵的時代，家庭生活以女性爲平
心，男子只能有自己獵具——弓矢。但男子在獵中，現了牧畜手段出來，照原來所牧畜
的牛羊也屬於男子了。男子便一和女子不合的時候，起初可以牽着牛羊再去找別個女子。但是到
後來牧畜愈見發達，男子的生不能不固下來。因達的果，發生了草料的恐慌，由草料的恐慌，
發生了獨株的栽培；由獨株的栽培更發明了禾黍的種植。由是而農業便出現於人類文化的舞台，男子的
產業便意見固定下來了。男子的產業固定便是女人的家庭生產，爲附庸。女人的家庭生產，成爲附庸，女

性中心的天下便不能不變成男性中心的社會了。

女子與財產這已經要奴隸制開始。更進而產業團體的萌芽，私有財產確立下來，在同族中便發生出貧富懸殊，在族中也生出搶奪交易頻繁的事件。舊的氏族社會的民主的統治組織，到這時便不能不成為有權者的保護與津取團體。族內的貧人，與外的俘虜，自然而然的被同化而為奴隸。

殷代末年是一個變遷的時期，也是農業已經顯現了萌芽期，這是在殷周變遷的時期，我們已得到的一點結論。這的研究也報告給我們，我們再進一步研究二經來考察當時的社會狀態。

我們先來商代。

商代的盤庚，那已經表現出一個革命前夜。我們看它說：「不德，於今五邦。」這顯然還是一種游牧民族，但那時農業也當得是發達了，所以「盤庚遷於小屯，居，率眾成出，失言。」就是表明生活已經成了土著，不願意再遷徙。在盤庚裏面自然也有這一類的話：

「若田力穡，乃亦有秋。」

「懷柔自安，不覺作勞，不臣厥鄰，雖其有衆，後。」

但這或許是後來的史家所粉飾，我們不敢十分置信。不過沒有這樣的話，從那很簡單的史實的

影子上看來，已經是表現着有了農業的狀況了。

商頌裏有「自天降豐年，穰穰」（烈祖）及「豐」（殷武）的話，這是入周以後宋人做的詩，我們不能引爲討論殷代的材料。

周書的無逸，從周公的口中心裏，「先知稼穡之艱難」以後，屢言殷王中宗（大戊）高宗（武丁），祖甲，都稱讚了他們一番，繼而又說：「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這好像殷王的大戊、武丁、祖甲都已很知稼穡之艱難的樣子。不過這所說的稼穡或者是最初的畜牧，從殷虛代的文道推上去，殷代農業的發達，該有祖甲，不曉得武丁的話有「於外，愛暨小人」，稱讚祖甲的話也有「舊爲小人」，我們可以知道就是當時的帝王也不過是一位牧夫或者農夫了。縱有也是在萌芽的程度。

關於商代的結論，大約自中期以後，農業是已經發明了，但還沒有十分發達。

我們來看周代。

周家好聲是明農業的早的民族，我們看他以後稷自己的祖先也可以知道了。

我們在下邊把詩經和書中有關於農業的資料列舉出來，逐漸的討論下去罷。

一、大雅生民篇：

怎選擇的香噴！「上帝居歟，胡不食焉！」

於是乎這后發也順以爲了「順」，成了「順」。

據詩的全圖化圖說明原始性是保存圖很濃的，這不消說是不能作為根據。但在圖兒可以看出周初的農業狀況，而且還可以看出一個原始社會的遠景。這兒所說的各種圖，稻，以及饗享時各種熱鬧，都是周初的狀況，與圖圖圖風圖雅相仿。

周初，社會還不甚遠，所以他們圖畫力爲自己的祖先彫飾，但都沒有圖出后稷的父親就是帝堯。人類的初始當然是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巫許的片草已經強硬白的告訴了我們。

第二十六章 納納瓜威篇

——是一個傳說時，在上册已經舉出——的，在這兒敘述一位穴居——處僅備只知——像土著的野蠻人古公，但牠也有——少的教育，（在——的時期完畢，蒙昧的時期開始，牧畜——兩塊是同時發明的，）騎着馬兒逐水草而居的走到——山之下，來到這兒又做了姜姓女——黃岡丈夫，（————注：周室原本姓姜，男子是——外族來的。）

這位古公一到了這兒便幹了■

「周原匪宴，車如飴。爰始爰謀，爾對我龜，曰止曰時，遂至於茲。」他解鄧岐山下的土地十分肥饒。

「始」龜的吉兆好，他安心地就住在這兒。

「止，適左適右，適理，適宜適軌。」西伯來，周爰執事。」他也就安心地住在這兒，又才如裏夫的「情來，這是說殷周已經有了葉，把周同化了的。他走來一周同化了之後，便大興土木，建宮室，築廟，立社稷，治兵旅，向周的民族修好的，征伐，征伐，於周乎疆土開闢了，周見周，周服了。到他孫子文王的時候，更來了一大羣周的民族，這周說我替周奔走，那周我替周路，這周我底心服，那周說我替周管兵。——就這樣周也完周了。

「首詩所周的周的周示也和生民是一樣。它周訴我們，周初離原始周會並不甚遠，在太王時周還是女酋長時代；到了太王，周的發達，才周有國家刑政的發生，在周之內周吞并了周，未幾便「三分天下有其二」，又周公周「周始周」了。

在這兒我周要提出一個問題。

周室因農業的發達完成了由原始社會向國家組織的變革，這在文獻上表示得非常周。但是問題是農業在殷代的中興已周有周的痕跡，為甚麼周久都不見有周大的發展，反成了落後民族，為後起周室所吞滅了？周室周要周根本原因，周在那兒？

第三，大雅公劉篇

解決問題的關鍵在這一篇裏面。

這篇詩的作者和時代，詩上說：「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美是詩也。」作者固可靠不可靠，是一個問題，但時代是在周初，這一篇的主體，內容上看來可以相信。

公劉在傳記上是后稷的曾孫。「夏之棄爲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不窋生陶唐，生公劉，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太王遷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武王遂爲天子。」——這首詩是居豳谷的時候了。

一、這位公劉做田獵和割麥收獵一點也不懈怠，但豳地方還不夠，又才起在豳而準，弓矢于戈斧，去關土開闢。

第二是豳開闢了「豳」的地方（「豳」新原，依胡適氏解釋，）在這兒也弄得很豐庶，生活漸漸順手，不必前那窮迫，時而上山去牧羊，時而又下平原來耕，身上帶的是磨東西呢？是石的裝飾品，皮和鞘裏的鋼刀，磨着石刀。

第三節豳再遷，豳來，他走到豳，又來看豳，他又上了南，又才發現了豳便把豳「京師」便在這兒住居，便在豳兒扯起豳，便在豳有豳有笑的豳下去。

第四節便說他在這京師，一天一天的又發展來，族人繁昌起來了，他們大開筵席，殺豬宰羊，吃得酒醉肉飽，他就做了同族人的酋長也就是宗長（「君之宗之。」）

第五節說他已經做了宗長之後，族裏意見發達，他又分別士宦，組織「三單」（？）的軍警，又定出田賦奉供這軍警的月度，幽谷便愈見強大起來了。

（案）「三單」的單字當讀爲戰，「三單」者猶言三軍百戰，經古人以三爲衆。

（九月十六日補記）

第六節也就是最末的一節，說他在幽谷住著，又橫涉渭水，去採取礪石，採取礪石來鍛鍊（「取厲取鍛。」）又來大興土木大闢田野（「止基迺理。」）於是乎便愈見繁盛起來，愈見富足起來，息的兩岸已經要人住滿了，又發展到幽的上去，過幽上游也住滿了，又遷佔到萬去。

這詩就是這六節，但這把原始時期的國家的形成，序焉怎樣親切呢？這所託的雖然是公劉的傳說人物，但所說的卻是周代初期的詩人的感情，乃至一般人的感情，最可注意的是那「取厲取鍛」的「鍛」字，毛傳然訓爲石，但已經說了厲，爲甚麼又鍛呢？箋云「石所以爲鍛質」，則正是鐵礪。我們周詩所用的兵器：

「之」于（七月）

「以我草鋸」(大田)

「乃錢鐸，老觀圖文」(匠工)

「有時其粗」(號哭)

「其河越以海茶」(良紹)

這兒的兩種山器，曰粗，曰鋸，曰三種是從金，粗字上邊又有犀利的形容辭曰單，曰略，曰良，大約這時期的山器已是在用金器了。但這是怎樣的金屬呢？

考工記上說：「攻金之工，有氏執下齊，治氏執上齊，桃氏爲聲，栗氏爲量，段氏爲錡器，桃氏爲刀。」可惜這爲錡器的段氏獨於闕了，我們不能明白地辨出他到底以甚麼金屬爲錡器，不過我們從其他的五氏可以間接的把他旁證出來。

其他的五氏：鑄氏是爲削，治氏是爲殺矢爲戟，桃氏是爲劍，栗氏是爲鐸，栗氏是爲量（升斗）。這些都是用青銅的。

「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鑄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矢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鑄鐸之齊。」

這把個鑄斧斤戈戟大刀削殺矢鏃量是用青銅冶鑄的，都說明白了；然而鐸器是除了的，爲鐸器的

卻是附氏；「殷」不就是「商」的「銀」字。

本來出現得很遲，初期的五金，外都金。銀還沒有進步的時候，和金銀美金比較，爲基金的，國語裏面管仲語：「美金，以創收，試諸剡馬，惡要以創銀，試諸土壤。」又管子海王篇：「今鑄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行服，……鑄者必有一斤一鎰一鎰一鎰。」可以知道所謂惡金是銀。

秋官的「職金」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美惡，這兒也好像已經有美金金的分別了。

的發現，就是在周初，不換那裏要鑄的，因無從明，中國歷史上的一大大近曾的，也從說明了。

（案）世界各國的，見 *Reallexikon der Vorgeschichte von M. Ebert* 第十卷第 118 條 *Gold* 項下（九·一六世紀）

爲國的，現在，上起了一個很大的革命，在社會上也起了一個很大的革命，在周代的先王如像太王王，文王都，要自下田的，周書的無逸篇裏說：

「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王曰：『勿替，文王，……自朝至於日中，莫不以暇食。』」

三 大體——「父富，厥子乃弗肯學，雖有寶，猶不顧也。……若夫夫子，致不繼於故。」

四 酒話——「論其毒禍」

五 材料——著者田中、佐々木、阪根、

六 廣韻——『乃○○敷○○大○○鼻○○邪○○脂○○賦○○君……汝乃其○○由○○茲○○獲○○聖○○殺○』(「○聖○○」字分見上列大話)

材料「乃別開敷」發是意圖圖的意思此圖在圖說之前圖解便宜起見列此

七 話——「茲予其明義懷裕我民無遠用民」

(案)王國維廣雅訓義爲勉以明理。按案此實須改訓下文「彼裕我民」之「裕」即承義而言。

王猶卑服膠固功者周公亦正好以「**圖**」與「**圖**」

八 無違——先知稼穡——艱難乃地——相小人厥父——稼穡厥子乃不知稼之艱難乃逸乃慆乃怠乃懈乃放乃縱乃怠乃懈乃放乃縱

九 多方——「今爾尚宅爾宅，吹爾田……尚永力吹爾田。」

十立政——「帝親之乃仲（使）■有夏式■受命奄旬■」（「旬者并攸其地什伍其民」）

周代初編十五篇文字中的十篇，要說去差不多篇篇都要說到農業上來，我國歷代把這周

七使不到然是...? 还是...? 一刀...? 一刀...? 一刀...?

多明我士云：「耶穌基督之教，乃為救世之良方，其教義之精，非他教所能及也。」

不是「人」可以盡下來的這無聊惡棍，而是要和它戰鬥。

「難道真的丟掉了？」來文明：「那一天，天的燦爛起去我們，表面上不所說文武，公地

真可以美的了。然兒掩着一個很大的劇裏要機奴隸制度的完成在初期本

是連國王也要下田的農業，不久便成爲了奴民了。

在上面所舉的無逸篇裏面，我們已經可以看出的，是那專門耕田的人後來成爲了「小人」，從此以後便產生了一「天下之」出來，而「心，或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了。好聽的一「勞心」的聲響，是「食」的計。所謂精神主義，講文化主義，始跳不出這兩個字的國。他「你是當然的，你是天命註定，你是天生成來」的人。而他精神上的操勞比「要辛苦，自然比你更高貴得不可比擬」。

我們再來看「農夫」的所謂農夫。

第一——七月

這是純粹「一首農夫生活的詩」，描寫「的農夫」一年四季一天到晚都沒有休息的時候。男「田」，女的「布」。織出來的成呢？「公家」，而自己吃的只是一些「瓜、苦菜」。養出來的成果呢？是「公子」做衣裳，而自己多是「無衣、褐」。閒的時候打點獵，得了狐狸便送去給公子做衣裳，得了野豬只好像地吧豬兒除了起來，大要賣給公家的。自己養的羔羊也要殺了來獻上去，不消說也還要釀酒送酒。公家住的「室」要他們去整理，晝夜勞動地用茅草蓋好起來（「時的宮室都」）。

茅廬，一面自己住的被褥子打——大樞小洞的土屋，只好把點爛——來塞——火來——爲，不消說——雖是
要到牀頭上來時，風大哥是要——常來打交道的，——他媽的，也只好——過且過，在——見過冬了。但是——不，到
了冬天來還——去——冰，——好了，到夏天來獻上去，以使公家的人涼快。女子——有別的一——公事。就是
在春日豔陽的時候，公子們的——情發動了，——不——這一——既——了。這並不是——奇的事情，據近世
——的——呢，許多——民族的酋長對於一切的女子有「初夜——」(Jus primal noctis)，——是在結婚的
一夜，酋長先來——的啦。

——是七月——火中所表示的農夫們一天到——周年四季的生活，這是不是奴隸呢？

這在古時的道學先生看來——然要——攝，一唱三嘆，極口的讚道：「嗚呼，周室之人民，其忠愛其君
若此之甚，此可見文武——公之盛德矣，嗚呼！」（一定還要再來一個「嗚呼！」）而在一些個人主義的
心主義的文人看來，也一定要讚道：「啊，這是一首很好的牧歌，牧歌的，牧歌的，第三個牧歌的，這是中
——民文學了。」嗚呼，——一些無聊的文人——是——了。

這時當然不——農民做的，因為它把農民痛苦故實的甘願化了，牧歌化了，——民不——也沒有那
的程度。序上說是——公做的。或者是這位大——人——理作罷。他真不愧是一位大聖人，他真是善於欺騙。但他
——是怎樣善於欺騙，他總——不過痛苦中國的農民——大聖人大聖人大詩賦大文賦，也欺騙了幾

千年。但在目下恐怕也沒有查了。

被神取的「農夫」的生計是這樣，神取的「公子」們又是怎樣呢？

第二——楚美

這首詩的主人為「我」，有不少的農穫，所有的倉廩裝滿了，露天曬的「麥」也有十萬大堆。他是一位貴族階級的「公子」了。他把農夫的收穫，做酒食，供神，向鬼求無厭的幸福。

他不僅神取了農穫，神取了牛羊，牽去剝皮的剝皮，煮的煮，神陳，神奉的供奉，拿去祭祖先，神者是生殖器（「神於助」）他自己「主祭的「孝孫」，神活的人，神受祭祀的「神保」。

祭祀的人有「神君」，有「神父兄弟」，可以「神」是一大族的男男女女都到這裏來聚會的。他們，特別是這些女賓女客，燒起火來，切起肉來，燒肉燒，煮肉煮，煮了無數的大碗，拿來神的面前。於是男男都郁的神在神面前神告起來，神也公然高興着吃他們的飲食，神是神與神的神了他們神與神的神。

神告的人「神」完了，神也吃醉了，神把神送回去，剩着是神與神「神幸若婦」和「神父兄弟」的男男女女快樂的時候，特別是這些女的尤其着意，她們等也等不及的一個神氣，趕快把那祭祀的

「便了，便和那『當父兄』們『備言燕私』來。」

他們都走，連室裏去了，音，同那裏去弄去了。他們當，也在那兒，也在那兒，還有一件事情不好明白說出來，只說「真是可愛，真是合時，」都了，於是乎也就不論不「子子孫勿替引之」了。

這就是一些「公子」們的生活，這是一原始的公子們，雖然是時，（照周禮看，仲春，）是快樂呢？它像那農夫們的「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它像那農女們的「女心」及公子同歸「喝」。

此外還有南山，甫田以及爾的六篇，都是這風味的詩，則是當時「公子」把農夫收，取來供祭祀享樂，甫田，開首四句把耕種的對立顯得異常的明白。

篇三——甫田

「甫田，千，取其餘，食我農人。」

你看農人，他的，他不耕而的一年取十千，才把些剩餘陳腐的米穀把給農人吃，這不如像在「列」一樣嗎？但他騙人的，已經很高明了。他把農人的黍稷收蓄取了，但他給他們的口惠是沒有忘記他。

「我的圖弄好了，真是你們天的功德啦。」（「我田既成，農夫之慶！」）

他立了田官去督那些農夫，他時常還要親自去監督，不准他們偷懶，他是端詳他們。農夫在這的監視之下，懶像不懶來，他說：

「啊，你們真是愉快啊！」（「會孫不怒，農夫克己！」）

在這樣農夫之下，於是早農夫的田，直到一畝一滴都成一米一黍了。所以

「孫之職，如吏如（收成要給牙齦一樣高，頂一）孫之慶，如（如京，（堆積起來就像一個海島，一片山嶺。）乃求千斯倉，乃求萬壽，（福榮，農夫之慶。）又來（清臉皮，真心恭維你一句。）」

你看這搾取者的手段不很高明嗎？而他高明，手還不退一點，他有點我們近代人的風味，會向農人喊「農」的口號呢！那時農後的兩句便是：

「無以介福，無以介福！」

農人：「工人萬歲，只要你們克己克己的，你們搾取，你的壽命長愈好，萬歲，萬歲，萬歲。」

——大田

這首詩的性質不同，一首小農生詩，他自己是一首「農夫」的農夫，但同時也有他的私田

「公田，私田，我並不是所謂『其中爲公田，八爲私田』的甚麼井田制——井田制自身是農家的理想，事實上對不重有那樣規整劃分土地的辦法。舊時的土地一切都是公田，農人只是有田的奴隸；但當開墾土地雖然很多，讓農人們利用自己的餘力去開墾了出來，當爲自己而私佔了，這兒，我們是應該注意的。」

「這首詩裏面還有幾句，它的意義是：

『彼有不穫穡，此有不斂穡，有違義，此有滯穗，此有利。』

這在一些圖裏繪畫的只求皮相的人看來，「又」要說：「這是一張畫圖呀，充滿歌頌味的畫圖呀，就像米穀的豐收，豐收的豐收呀，和平風光，豐美的風光，說不盡的風光。」有經驗的我介紹一段朱夫子關於這首詩的意見：

「夫言『不穫穡』而不斂，又言『不斂穡』而斂，既足以爲不斂之意，而亦不斂於地也。不然，則穀米不斂，不斂於地，而斂於人，則『不穫穡』之乎？」

「這幾句文章下面再加兩字『不穫穡』了。」

「我的見解不是這樣，我們在這兒正看出『不穫穡』已經有乞丐的現象，一些奴隸的農婦在男子在的時候，有男子力田，不穫穡還有『不穫穡』，食，但一個男子死了，自己或者因爲年老，或者因爲脫離，不穫穡再去別人，」

「可吃草呢？那不是在牧場的時候去拾草嗎？收穫時有草種可拾，平時呢？那怕只好吃草根或者討口了。」

這是奴隸成立以後必然有的現象，一直到現代都不曾變遷。第一次現象在國風中采芣苢，女人無見不鮮，多半就是無告的婦孺。

總之，舊時的農奴，已是可以斷言的。這些農奴不做農夫，平時做工，供徭役。七月裏面已經有「上入執宮」的話，那便是每年在定期的時候去為公家做工。這兒當然沒有重慶工役，也有甚契約，完全是當課的義務。這是平時，此外還有臨時的，臨時時的土木工作等。

「始難盡，黎之膏之，庶民之，不日之，經始，民子來。」（大雅·生民）

「天子命我，南方。」（小雅·車馬）

「上還」供役很多；

（一）「惟三月後生，公作新大邑於東，四方民大和會。」（廣雅）

（二）「太保於卜宅，既得卜則無憂，歲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政位於海……既命殷，庶政工作。」（召誥）

（三）「王曰，告，多士，今平，不爾殺，予惟時命有中，今朕作大邑於茲，予惟兩方同位，亦惟爾多士攸與奔走，我多士。」（多士）

（四）「公曰，嗟，人無時，壽命……季子三豎，時乃相殺，中我性，蘇敢不仇汝，則有無劓刑乎？」（費誓）

我們在這兒可以看出有所謂「庶民」有所謂「庶殷」在這兒可以看出奴隸的成因了。

庶殷明白的就是征服的民族，在快被征服的時候殷人很愁，以為「商今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尚書微子）商的人人憂，要想奴隸都不到。這正表着奴隸的產生還不很久，在未有奴隸以前一切的俘虜是拿來屠戮，所以周公也在殷人面前很寬慰，說我們現在並沒殺你們，還讓你們住屋，你們美懷德（多士及多方）。在西周末年奴隸制成立以後的文字便不同了。同是一種怕亡國的話，殷人是怕當不成奴隸，周人就直害怕奴隸。小雅正月篇說：

「民之無辜，並其臣僕。」

這正要嘲弄時代禍了。

殷人被征服了以後事實上是被了奴隸，他非是受盡了監視和虐待的，周室的人稱他們為「羣」，稱他們為「我」，稱他們為「頑民」，一直到春秋戰國的時候還把他們的後人當成羣人看待，譬如說到羣人的時候便是「宋人」——「宋人費章甫而適越」（莊子）——「宋人有助苗長者」（孟子）——宋人就是羣人的代表。

奴隸是世襲的，大雅的既醉篇很明白地告訴了我們，那詩的第七和第八兩節上說

「其風...天...君子萬年，景命有光。」

爲何雙面女士。雙面女士，旋以孫子。

僕等亦均附於「其僕何」實不免費解。

■是世襲■以來人一直到後來都被人■為盡人■是無足■了

大抵「漢」一經久了，便讀同所謂「庶民」。庶民「百姓」在當時是有分別的。百姓是貴族，又叫做「

子。《召語》：「予小臣敷以王之百百君子越友民，受王威命明德。」——民是指新歸順的庶殷、友民。

■的庶民百君子就■百姓了。和這君子相■的庶民又稱為小人。這在易經上是很多的。書經上也說

不鮮。

（案）百姓在古金中「百姓」一詞之義。

釋材篇開始一句話是：

「以厥庶民暨厥疆土，以厥臣建王，爾邦君。」

這把當時的階級是表現得明白的，就是王是第一級，邦君是第二級，臣及大夫（就是所謂百官）是第三級，一般的庶民是第四級。前三級就是貴族，只有兩級，就是貴族和奴隸了。

庶民又號「羣黎」，而「黎民」

(一)「百結」，小雅天保。

(二)「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維和萬邦，壽民於萬。」（虞書帝典）

爲甚麼民書稱「黑」呢？

古人以爲人的頭髮是黑的，就稱黑，世稱百黑，黑。

但爲甚麼一「黑」支「黑」的民衆，着奴隸就專稱「黑」，專稱「黑」？我們古代的支配民族還有頭髮不是黑的，讀者還是黑的黃的嗎？

古人在這兒全沒有注意，我黑這兒是有點奇怪的。在中國的古代，沒有黃毛紅毛的支配種出現過，是黑們所黑的，一般的都是黑頭髮，不會專稱黑支配黑爲黑，黑那一定是以皮膚的色彩來分的。黑民黑首黑黑孔的人，這大約就是黑古代的黑住民族，黑種人或者黑是黑來人和黑四川的黑民。黑先黑來人和黑都黑色的，（黑在四川又稱黑骨眼）黑來人的傳聞也說黑們黑先黑北方來。怕這黑民黑祖先就是古代的黑尤或者黑苗了。黑尤「黑」，黑青，大約也調是黑色的修辭了。

黑民族的祖先本來有黑了黑尤和有黑苗的傳聞，黑些民族一部分黑化了便成黑民，一部分黑壓迫向黑南遷移，便成爲現代黑來人和黑等，便退下了黑的舞臺。

馬來人和保羅是否同族，這研究很容易，如把他們的語言，特別是關於獵牧所用詞名釋來比較，如係相同，可斷定其為同族。可目前沒有這種方便。

以上當然只是我的想像，我僅得所聞「黎民」就是最早蠻漢民征服了黑色的先住民族。這民族被征服了以後，蠻漢民族使用，大約經過虐待或生產限制的結果，是一天一天的消滅了的。民族一滅了之後，所以「字」的本義也就失掉了。大體上說：

「黎民，其禍以遠。」（桑采）

「黎民，靡有孑遺。」（宣漢）

這大約是「正」的事實了。雖然孟二先生說：「夫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達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則無遺民也，「但是周時的所謂『黎民』與孟子時代的『民』是不同的。在末年已經是『有孑遺』的黎民，在孟子時代當然不知道他的存在了。因黎民的絕種（被征服民族的絕種並不算奇）和漢民族自身的屬種的奴隸化，所以使民與庶民成為同樣的意義，後來更與『百姓』一語也成為同義辭了。這也就是貴族的分化和產的結晶使百姓化的證據。

漢族自身的奴隸化，周上舉的「庶殷」便是一例，就是周之宗室，一有罪過，都化為奴隸的。

「降者」人，三年不賞，」是這項的明證了。

總之所謂農夫，所謂庶民，都是當的奴隸。這些奴隸在平定國土土木工事的時候便供役，在征戰的時候，便不當兵或者供役了。

「豈數其用兵，土國城漕，我將行。」（鄆風擊鼓）

這是周的人民被徵發出去打陳國和宋國時候的詩。周的人民，有的種國裏福田（「土國」）有的種色樂城（「城漕」）自己當兵要去打打宋。這可以見得工農兵是三位一體。古人說「寓兵於農」，其實是並沒有好大的分別在的。

「東風揚，於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這是唐風的捕羽。同樣的情反復成爲三章。所「王事」當然就是戰征事情，奔走王事的便不。這正顯明平時農夫是周的軍人。

再周公東征時的詩。

公東征就因爲被征服了的殷人不甘受奴隸制的壓迫，造了反來。周公帶起兵去討伐他們。周書的大誥，便顯出時候的訓辭，那時候殷人的叛亂，勢力是很浩大的，所以在周公主張討伐的時候，

「予得吉卜，予慎以謹庶邦，予伐反。」

但是一般的庶邦君和庶士卿，反對他，說是很困難。民還不安定，應該要先務內政，不要去圖武功，象卜可以不聽從的。但是周公堅持着自己的意見，他終竟帶起兵去討伐了。

結果是怎樣呢？「一去便打了三年，弄得來年破府缺，一般的兵士都」來了。

「既破我邦，又」斯，周公東征，「」。

既破我邦，又缺我儲，周公東征，四國是降，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我邦，又缺我儲，周公東征，四國是降，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這首詩我覺明明是一首盤盟的詩，宋朝的朱夫子公然說：「今」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情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是之時，雖被堅執說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給一身一家計，蓋亦莫非人之德也。」這不曉得是從甚麼地方看出了那麼多的「聖人」來！

周公這位「子」，他是很厲害的一位角色，他是奴隸制的完成者，這是可以承認的。這傢伙能文能武，意志「」，手段也很毒辣。我們看他把殷人的反叛平定了以後，他索性更加一倍地把他們奴隸化，大興土木叫他們來做工，把他們整個的遷到洛邑，叫他的兄弟康叔去鎮壓着他們，不惜用種種的嚴刑峻罰，命令五申地「」他們。周書中的所謂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都對付他們說的話。我們看他

一時很寬恩——同他們說：

「我惟大降西國國民命，而是不亡哲之手。」方顯和不爽，又我「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敗爾田，爾不王，爾天之命。」（參方）

的——回來，是我盡了你們的活命，——子給你們住，把田給你們耕，你們——還不誠心——

恩——

他——時又——兇狠的恫嚇他們：

「爾乃——不勝……時其教習之，我惟爾其——因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乃其大倒產之，非我有爾棄而不顧，乃爾爾自——」（同上）

你們才——王法，——反。我所以才奉告誡你們，不——便要屠殺你們，一次不——來二次，二次不——再來三次，結——總——得——一——誠——並不是我們周家不講和平，是你——自作自受！

你看，這真是怎樣的橫暴！佔了別人的——糧，滅了別人的宗廟，——用——高——手段來壓迫別人，——不和近代的侵略者是一套的章法嗎？他的章——還不僅這一點呢，你——又要和——悅色——去——他們：

「——乃自時——，尚永力——，天惟——，我有——大介——，這——在王庭，——，有——在大——」（同上）

你們——此以後在——色——好生做——夫，天老——可憐你們的。我——家也——賞——你們，不久會把你們——放

起來，會拿大官給你們做。

你看，這是怎麼辦的一國手腕呢？最厲害的是他與奧康叔的一國統領般人的秘密的辦法。在康的裏面他教他用嚴刑峻罰。假使是故意犯，罪惡是很小，也是要殺的。殺人，人的惡惡殺的，不孝不友，殺的，煽惑聚衆的是要殺的。這些罪惡不要緊。在裏面，卻把他同奸賊處更全然開出來了。他曉得人是好酒杯的，深怕帶去的周人也染了惡習慣，所以他不惜諄諄的告誡，最後是說：

「『康飲，汝勿快！康拘，周手，予共殺！』」

你所帶去的人，假使有人來告訴說在殷的時候，你一點也不要寬縱，一國二國，我來，我們他們的腦袋子！

但是周對般人是怎樣呢？他接着：

「又惟說之，殷百工，乃誦於酒，勿殺之，姑懲教之。」

這是怎樣呢？——差別待遇呢？這不——日本人統治了台灣以後，台灣人抽大煙並不加以禁止，辦法是完全——周大聖人周聖處，究竟是在那裏呢？虧了朱夫子那位大傻瓜公然說：「被聖執銳之人」都是受了他的教化，都是「人之徒」，那些被聖執銳的聖人——可了。

我們再看東山一首詩：

這是跟着周公東征的軍人，也說是喪夫，出征了三年之後，才解甲歸田，走回自己的家裏。在當初得到這樣解放，當然是很高興，但想到家裏的情形不免又暗暗的悲傷。悲傷的是甚麼，詩裏雖然沒有明言，但我們是可以想像到的。相別了三年，和家裏人斷絕了消息，他自是不知道他家裏人的生死存亡，和他家裏是荒蕪了怎樣田地。他走回家裏來一看，果不其然是荒廢到可怕的地步。時候已是黃昏，天上又在下微微的細雨，這正是越人的資料。自己的家屋被蔓草纏絡着了。七老鼠在室裏跑，小蜘蛛在門上牽網。菜園裏成了燕子的遊場，螢火蟲兒在閃閃飛耀。雖然是可怕的荒廢，但也覺得有幾分的親愛。

愁着不知死活的家裏人，他自己的老婆，幸好還生存着。她在長吁短嘆，酒掃房廬的時候，他剛好回來了。在外面的土堆子上，苦瓜呢？的樹梢，這新杖相別以來不知不覺，也三年了！

憂的還生回國之後，落得滿眼的荒涼，不技巧的是又遇着婚嫁最多的春天，愈感為在飛，有幾人在嫁女兒。新娘頭上，馬鬃是輝煌，新妝的妝面真富，你們些新婚的人當然高興，我們，我們這些，荷人，到底有甚麼快樂呢？

這詩，或成於上面所譯述的四章，的，有一排側的情態，最後一章把新婚拿來做對照，是照把

那歸家的兵士形容得更加的淒涼。那戰事不一定就是當時從征的軍人做的，或者是那從征的太史卜一類的有文的人無心之間把自己反對戰爭的心事洩露了的。那表現得十分鮮明，不知道那些心腹裏面古人怎麼會把作者的名事扯到公身上去！

總之，平時的農人，是戰時的軍人，在這東山一變，就顯現出常明白。

農人，工人，軍人，結果就是奴隸。像羅馬的證據在羅馬裏面是舉不勝舉。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奴隸制的羅馬在羅馬初才完成。它的原因是在羅馬的發達。羅馬的發達是在羅馬的耕器的發明。

第三節 宗教的成立

宗教思想是原始社會必然的產物。原始社會的人，頭腦簡單，對於自然界中各種現象都不明其所以然，一切都是驚異，一切都帶着神祕性，於是而一切都化成神明了。宗教雖然是原始的，是多神的。但到羅馬制成立以後，羅馬上權力統於一尊，羅馬天上的神祇便也不能不歸於一統。地上在國家成立以後，天上羅馬有天堂出來。

【文王，在帝左右。】（大戴文王）

「三行謂天。」（大雅下武）

——文王，這三后——太王、王、文王——是上帝在上帝右邊的耶穌，以及舊約三寶，舊約三寶和詩經，詩經可以說完全是宗教的典籍，它們的性質完全和猶太人的宗教的舊約一樣，舊約就是舊約裏面的雅歌詩了。而且那時上帝完全是人格神，天是上帝，上帝能夠視，能夠聽，能夠說話，能夠香氣，能夠吃東西，能夠動作，能夠走路，能夠哭，能夠喜，能夠怒，能夠東西。並且上帝生兒子，他是完全完全和人一樣的。

「生民，聖德。」——帝式敬飲，生民。（大雅生民）

「有王聖小，元子。」——王來朝上帝，自願於土中。（周書召誥）

目的就在這兒，上帝是聖，兒子是聖，繼承上帝的。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周書梓材）

「予追天殺，遣大投爾于朕身。」（周書大誥）

兒子在地上聖，便在上天又得着一個聖，於是乎支配者的權力可以維持於永遠了。真的可以維持於永遠嗎？創造上帝支配者階級的本身，他自己是明白的。

「維命不予。」（周書康誥）

「天命靡常。」（大雅文王）

天命是不固定的，就是自然現象是不斷進行着的。自己雖然在說是天的兒子，自己對佔來的家產，雖然說是上天賜我的財產，但這那裏是靠得住的話。總不過是誑惑愚民罷了。使人一聰明起來，不肯受我的愚了，我的財產幾時又別人要佔去，又讓人去當「元子」，這誰能曉得呢？

「天」與「命」，不易惟王。（大雅大明）

「天命不易，天難畏，乃其言命。」（周書君奭）

天根本是不可靠的，不過我自有的權衡。我們是立來人的東西，不要自己去受了他的欺騙。我們只有自己想办法來使地位鞏固，使自己長。用上帶來騙人當然也是所想方法的一。但我們另外應該還有些微妙的方法。

有甚麼微妙的方法呢？

目的是使變化的東西不變，變化到底起於甚麼呢？變化是起於對立。有輕重的對立故有動搖，有強弱的對立故有競爭，有智慧的對立故有詐亂。要想沒有詐亂，就要天下的人無惑，更換句話說，便是不許有超過水平線上的智者。要使沒有競爭，便使強無弱，也就是要使天下的人不許有超過水平線上的。要想沒有動搖，那就只好使兩端的輕重得其中，滑類的中字又現出水面來了。

(三)想以調良主來消滅殷式的進化

以上我從洪範中刪去的文句把那時的宗旨想出來，我是故意把一些好的材料扣留着，沒有提出。這一筆材料，奇異地在中國古代學說中是自己成了一種系統的——不消說還是就它自己本身的說法，——這個是洪範在洪範一中以上所歸納出的三種常鮮明陳列着。

洪範這一篇，照它本文說來是箕子做的，真像我們現在不想斷定。不過這篇文章即使不是箕子所作，但也不會是東周以後的儒者所假造。我們可以得一個旁證：

(一)左傳中三引洪範文都稱為商書：

一「沈、明、克」(文五年)

二「三人占從二人」(成六年)

三「無黨、王道、蕩」(襄三年)

(二)莊子天運篇：

「禹、湯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顧之則治，庶之則凶。九德之治成德備，聖王下土，天下之是，是謂上德。』」

洪範九疇相傳是禹治洪水的時候所得的洛書，所謂「九疇之事」，書經就說的洪範九疇。六極是九疇裏面有的；五帝時的書經是五行，有兩說是五福——俞曲園主張後說，以為常即是祥，祥即是福。巫咸相究竟是甚麼人，不敢確定，（有人說是殷中宗相巫咸）但這一說可以知道洪範九疇家以外也有人提說。

（三）小雅小長：

「……或否，民……或文，如彼……無……以敗。」

「……或文（同又）五字與洪範五事中的五作完全聯合。小長大概是幽王時期的詩罷，可見洪範文字在周幽王時已經存在。

大概洪範不會是偽書，那思想上我們也可以得一個內證。我……它裏面……想洪範的出發點是先承認了一種唯一的「天」……的。

「惟天降下民。」

「帝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

洪範九疇——這九條大法到底是甚麼東西呢？這就是天子「天子」的治國平天下的大法。是一個……的神……治的系統。

「一」五行所謂水火金木土，是自謂的五大原素，大同宇宙中，「一」就五大原素演化出來的。所以由水演出「下」的道理，由火演出「上」的道理，由木生「曲直」觀念，由金生出「從革」，（大）「曲直」延而且「曲直」，由土生出「稼穡」，再加五味也是由這五行生出來的，「下」作「下」，「曲直」從海水得出「鹹」觀念，「炎上」作「苦」，「曲直」則變苦，「曲直作酸」，由木得來，「曲直作甘」是由酒得來，「從革作辛」這句不出它的胚胎，本來「辛」味顯現現代的生理學，並不是獨立的味覺，它「曲直」合成的，假使「曲直」說來，金屬給人以辛味，也勉強說過去。

「一」分化的理論雖然很武斷，很幼稚，它的着眼是在「宇宙中萬事萬物由分析與化合的作用演成，這是值「曲直」注意的。五行和印度「四大大說（水火風土）」相似，這可說是科學方法的「源，我們不能因為它本身「曲直」與後人「附會」一概「殺」。

五行在「甘」中也有，所謂「有咸氏」傳五行。「甘」在上而已經「曲直」過，即當是「殷代」文字，「者」就是「周人」的「甘」的「五行」，雖不會說明就是金木水火土，但「曲直」非常「曲直」的「曲直」來，大約也就是「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罷。這種「曲直」的起源，「曲直」於殷代的「五方」或「五示」的崇拜。這「曲直」一種自「生」的理論，不「曲直」之於任何人的發明，就是後來的五行相生相克的學說，不知道是開始於何人，那大概也是一「曲直」然「曲直」生「曲直」論，我們知道管子書中「五行篇」，但「曲直」是否管子時代的文字，實是疑問。

荀子十二子圖面有一圖往，是說謂之五行，謂遠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而無解，案飾其辭而
詭欺之曰：此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我們從這「僻遠」、「幽隱」、「閉約」的幾個評
看來，子思孟軻所唱和的五行，當然就是相生相尅的五行了。但這兒可惜圖於隱括，並沒有說出他們的五
行說內容出來，在圖在傳是思孟的書籍中也找不圖造說的跡。

墨子經下和說下中明白的表現了五行相勝之說：

經……『五行毋常勝，說在宜。』

……『五，合水上火。（合是墨字誤，合下）一木字。火雖熱，火多也。金雖炎，金多也。合之府水。（合當作
金）木水。」

說中的文字雖然錯落很多，但相生相尅的痕跡是可以辨認出來的。特圖明的是經文，『無常勝』
便是相圖了，這正是史記孟荀列傳上所引圖圖主張：

『五德轉移，治各有宜。』

這圖圖的主張，我圖圖知道是圖圖在前，這是圖圖在圖，不過圖圖更進了一步，把五行相圖
說演化成了歷史進化的階段，所謂「稱引天地剖判以來，而符應著茲。」這精神是可取的，表現便不免荒
圖了。這本圖圖能時代所不能免的現象，我們不能以此而抹圖圖圖的進步。

洪範五行圖次第是「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這兒並沒有「相生」的次序，也沒有依着相生的次第，「便是相生，那該是」

木→火→土→金→水；

是相克，那應該是

水→火→金→木→土。

偽尚書大禹謨的「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是從左傳文七年的「水火金木土之六府」抄來，那便是在五行相生的觀念發生以後的文字了。

自然界中人類社會中有對立的要素相生相剋而逐漸進——這是永遠不能斷斷的真理。現代的每一種科學都在證明這「理」。

「化學……原素的化合與分解。

物理學……作用與反作用；陽電氣與陰電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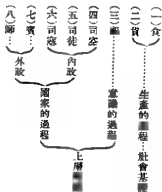
數學……正與負數；積分與微分。

科學……戰爭。」

這在中國的古代思想裏呢便是陰陽五行。精神總論是把「看」了，但「說」是過於幼稚，這也

然後人事再明瞭，是很值得令人注意的次第。這和「天生國民作之君作之師」——「神授職本來不相容的。這裏可以看出洪範中的一個矛盾。洪範本身是主張神授說的，而學理的構成上卻無心之間取的是進化說，這個矛盾怎樣說明呢？要是圖化說是目標的隱露，神授說是有意的掩飾，在掩飾之中無心之間流出了本圖面目。

八政自身的次序也很圖得圖意。



這也是根據自圖要生的關係，所以才有這樣合理的次序的產生。

有了農政應該特別注意的便是歲時，這和農政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兩者差不多不能分離。故所以

四便是「協用五紀」。五紀的「歲月日星辰曆數」在國家階級上又比成王、卿士、師尹、民。

歲十月十日十星辰曆數

王十卿士十師尹十庶民國家

（案）歲是歲辰，說詳甲寅文字研究釋義。

除表示着一種階級關係之外，這種比擬不消說完全是牽強附會。

「日玉宵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基，百穀用成，民用明，俊民用寧，家用平康，日月星辰既易，百穀用不成，民用昏不明，俊民用，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讀去聲）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星則以風雨。」

這一——在庶微之下，或者該在這五紀——下邊，這兒多少可以看出——天文學的習識。月入於箕則風，月入於畢則雨（詩漸漸之石篇有「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便是星有好風好雨的證據，但都是臆說。大抵——的習識本由圖有得來，但偏偏愛生出一——比附，這是智——的權——在支配階——手——的原故。年歲的豐歉在原始的時候，只能——是自然的力量——圖——和便成爲豐年，圖——和便成爲凶年。這在現代已經多少是可以用人力轉移，但在原始時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古時的支配————「食天

之功以爲己力。」以周時爲例，周便是王卿士，力量了。是比較少見，特別是在古早木山林還是舊時時候，我們看那些支配者，周頭呢？在上的人是不應該從民所好的，從民所好，那便風雨不時，真正該死！

有了自然界的五行然後才有人事界的五事，然後才政數的產生，這些是操在甚麼人手裏呢？是操在上帝的手裏。但是上帝把來交周的兒子叫他秉臂天行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這是上帝親口對兒子說的話。上帝叫他兒子要作周的立在中央，教天下的人要擁戴自己。擁戴自己的便是好人，周便使他得到幸福，不擁戴自己的便是惡人，這是有罪的。一切的人都不准成爲惡人，只周是皇帝，恭恭敬敬的周皇帝，客客周的周皇帝。擁戴皇帝，沾皇帝的光，明皇帝的福，不准作奸作歹，只准平平常常。

「無周無周，周王之道，周有作周，周王之道。」

「無周無周，周王之道，周有作周，周王之道。」

「其極，歸其有極。」

這真是自古以來的周主，同一篇大文章。王還是不偏不離的中道，王還是不高不低的平道，王還是不左不右的正道。這從周道的人也就該不左不右不高不低不偏不駁，拉屎拉尿也要合乎其中，吃飯

「竟也要合乎其中，簡直是一塊板板的石頭。」——人就希望一切的人都成為一塊板板的石頭。這樣便「然再不會造出亂子，皇帝們位也就『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了。」

洪範一篇的中心點就在「皇極」一目的。使自己的支配權不動搖。世界上一切都要動搖着的，要怎樣才可以不「動」呢？——是由於不平的。立物的相傾頹，要不「動」就只好使對立物相平衡或者消滅。對立的平衡，只存中的地步，總要無「不及」對於對立的兩端，不偏不倚，所以長的「把」短，短的「把」長，重的「把」他減輕，輕的「把」他加重。這「平衡」完全是在帝王的手裏。我們看他的第六項的三德罷。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正直。強，剛克。附，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平，康正直就所謂中道。——友的人「平」他，不准他抬頭，這「平」是所謂「克」，也就是「克」的手段所謂沉潛。（——猶言壓制。）——的人要扶植着他，使「平」他，這就是「柔克」，也就是「克」的手段所謂高明了。（——是「明揚側陋」的意思，古人多失其解。）——的人，對於不守本分的人要示之以威，對於安分守己的人「賜之以福」。這作威作福的大權就操持在至尊的手裏。「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深居高拱，養「德」，作威作福，大權是不准干犯的，有干犯的便「死」的叛徒。

作威作福的方法是怎樣呢？一方面是用宗教迷來欺騙，別一方面是用刑「來」懲。

六 (十一) (十二) (十三) 一 一 青作凶

(十表示從，一表示逆。)

(括弧中所表示係書中所無。)

從這裏面看來卜筮是看特別嚴重的，而尤其卜。凡卜要一切皆從才吉，有一不從便凶。表面上好像很公道，只卜筮從的時候便是皇帝自己不，也不算數，其實我曉得卜筮的冊書乃至於那冊書的，那皇帝自己的心機呀。在之上，顯示公道，事實上是。

上面的表式很奇怪，是卜筮並從的時候。其他三種人的或從或逆，來，八種方式，書上只說了四種。書三種本來是可以合體上，見的，見上表中三四列中所加的(+)，但如「一一十」的時，吉與是凶，全沒說及。又如從筮逆的時候，也可以出八種方式，書上卻只點一。這一種本來可以包含四種的場合，但是已財道時候的四種場合便全沒有說及。又筮的時候也有說及。這裏有說及的特殊的三種，(一一一十)(一??十一)(????一十)大概都是凶罷？

七的「」是人事無可如何的時，借卜筮。八的「」是「」是天無可如何的時候。休咎來人。天本來是原始人所無可如何的，所以正好這個東西來上下其手。

際上天時不順的時候比順的時候少，這當然是乖順所致了，特別是人君的盛德上感天庭，這是該報揚王休咎了。——是支配階級的利益。

落尾的第九鳴——「德用五福，用六極。」這是天子的生養子孫之權，所謂「子嗣乃短長之命」也。你從天子的時候便可以有毒，有富，有康寧，有樂道的餘暇，有無病息災的和平的，你不順從天子的時候，那裏會短命，就發生病，就會不安，就貧窮，就會成爲惡人，就會成爲弱者，或者是有福的便是順從天子的人，禍福的則是不順從天子的人，惟是敢不順從天子死。

以上是洪範全篇的旨的串衍，它的目的很鮮明的是：

(一)肯定人格神的存在，當然不有赫的懷疑，更談不上那個敢於押侮否認了。

(二)——主權政治，神聖，政體教權合於一尊，強權的宇宙就是一國。

(三)有意識地要利用折衷手段來消滅社會同進化，使神皇的地位得以子子孫孫繼承。

——思想在正統和頌詩的全都，在呂氏以前的圖書中的每篇，差不多完完全全是終始一貫地表現着的。這是西周的奴隸制代的支那思想。這思想是有地上——力量做它——後盾的，不消說地上的權力也靠着這個思想來做它的護符。苦心經營的結果是要地上的權力永歸於一姓不要失墜。然而人力所不能敵的終竟是自國本身的進化，水是滔滔不斷地往海裏流的，——管你怎樣作堤防來阻絕它，怎樣改

變它的河道，但牛汛橫流，也圓流到海裏。沒有這圓的大力能够阻止自然的趨勢，長堤崩潰的時候終要
到來了。

第二章 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推移

第一節 秦漢之際的變遷

在奴隸制的西周時代，那種春維動物的一條脊柱——周——一種的宗教思想，在西周末年的時候便漸漸地起來了。我們讀那詩經中的變風變雅的人，微留意一點的使讀感雅那真是一個絕大的「變異」。雅，別變雅，差不多全都顯天恨人之作，我們現在一一的把它們列在下面罷。

一 關於天的變遷

(一)「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喪且，莫知我艱，日，適彼，天，國，之，謂，之，何，彼」(《邶風·北門)

(二)「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彼」(《王風·黍離)

(三)「鸛，鳴，於，北，門，王，事，靡盬，不，能，敬，事，我，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邶風·鸛鳴)

(四)「彼，蒼，天，者，謂，我，良，人，如，可，謂，兮，人，百，其，身」(《秦風·車鄰)

(五)「天方囂，豐稷弘多。」(小雅·節南山)

(六)「天之柄，如我不克。」(小雅·正月)

(七)「天疾威，敷于下土。」(小雅·四月)

(八)「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大雅·板)

(九)「俾彼昊天，寧不我矜？」(大雅·桑柔)

(一〇)「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猛虐。」(大雅·桑柔)

(一一)「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大雅·桑柔)

(一二)「天降喪亂，則不我惠。」(大雅·桑柔)

(一三)「天疾威，天篤降喪，覆我餓餓。」(大雅·桑柔)

二 對於天的責罵

(一)「昊天不弔，降此鞠凶。」(小雅·節南山)

(二)「浩浩昊天，不顧其德。」(小雅·節南山)

雜用無正

(三)「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小雅·小弁)

(四)「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同上)

(五)「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小雅·小弁)

(六)「疾威上帝，其命多。」(小雅·小弁)

三 徹底的■

「國有仇，國實之報（同音）。心之憂矣，我謂且謫。不知謂者，謂我「士也，雖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知之，憂亦勿思！」

「■有耕，其實之食，心之憂矣。■以行國，不知我者，■我「士也，國報。」（下同上節）■（魏風國有仇）

這首詩的詩人自己稱自己爲「士」，這當然是一位做官的了。這位做官的人大概是窮得連飯都沒有吃的，只是■■和■■，所以他■■大大的感傷起來。不消說他又是一位■■的先生，當他■■不得志在路上嗚吟躊躇的時候，他以為別人一定在■■他，說：「你看那位■■，那真是驕傲得沒法啦！你說不是嗎？」他以為別人是不知道他，只曉得罵他的，他便灰了心，決心養■■也不要想。——我們意他甚麼也不■■的決心。這位詩人大約和那喊「天■■爲之，謂之何哉？」的「出自北門」的詩人是相關的罷，但他在喊一■「■蒼天」沒有呢？這■態度是比怨望■更進了一■的。

(一)「有兔爰爰，雉鳴於■。我生之初，何無■。我生之後，逢此百■。■無■。」

「有兔爰爰，雉鳴於■。我生之初，何無■。我生之後，逢此百■。■無■。」

「有兔爰爰，雉鳴於■。我生之初，何無■。我生之後，逢此百■。■無■。」（王風兔爰）

這首詩是表現一個階級■■時候，在下位的兔子悠遊得樂，翻覆於天，在上位的野■反投了羅網，這投了羅網的野■便反反■■的浩嘆■來。只■■他■■的——你看他的心目中還有其■上帝存

在？

■ 亂世的厭世

(一)「草，枝，天之沃沃，之子之無知。」

「有其憂，紛其憂，天之沃沃，之子之無家。」

「陽有其憂，紛其憂，天之沃沃，之子之無家。」（梅風）

這大約也——「我入自外，重人交爾，爾我」的「爾我且貧」的做官的人。雖爾在做官，但是生活程度高起來了，自己的爾不餓，爾要口，所以他己——爾的厭起世來。自己這爾有知爾憂慮，倒不如無知無識的草木，自己爾有妻兒牽連，倒不如無家無爾的草木。個人的爾起草木的自由來，這懷疑厭世的程度真有點樣子了。

(二)「爾者爾，爾我伊爾，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爾者爾，爾我伊爾，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爾之爾，爾之爾，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小雅）

生下地來以為是一條龍，結果才是一條豬。我——爾難沒出息的人真是喪了父母的德，自己簡直是想死了好久了。這不一定是孝子的詩，這是一首憤世嫉俗的詩。結尾的兩爾明明是：

「南山烈烈，風，民，不殺，我，爾。」

這是必然的結果。上帝否認了，懷疑的結果使不能生出——自殺的念頭，然而自殺——是容易，難的，那——毫毫下去終不是事，心——便必——享樂的傾向了。

六 祖宗崇拜的懷

上帝被懷疑——了，祖宗崇拜——觀念當然也會——動搖。

「父母生我，胡俾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小雅·正日）

「桑梓梓，必恭畢止。」（爾雅·釋父）「不歸於毛，不歸於義，天之生我，獨以安在？」（小雅·小弁）

「四月維夏，六月維暑，先祖維人，胡寧忍予？」（小雅·四月）

「國神不舉，農愛斯牲，生靈既卒，寧不我聽？」（大雅·無逸）

「事既大矣，則不可阻……寡公先正，則不恤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同上）

七 人的發現

在奴隸制昌盛的時候，人是失掉了他的獨立的存在，宇宙內的事情一切都是天帝神主，社會上的事情一切都是人王作主。「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所以一切的人是天王的兒子，是天帝的兒子，是兒子的兒子，完全是附屬物，完全是物品。

「乃命魯公，仲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召南·鵲巢）

這「附庸」應該就是附屬於土田的農民。

(案)金文召伯虎賁有「僕食土田」一語，孫云「僕猶土田」，賁之「土田附庸」左氏釋堂四年之「土田附庸」也。王國維云「古侯附庸三字同音，附作僕作賁之過，單作叔者字之誤也。」余謂僕本正字，附庸乃假借，單則借爲僕。(九·一六補記)

「王命中的」式是附庸，因是附庸，以作附庸。王命召伯，徹中土田，王命僕其私人。(大雅·召·一)

元的「庸」和「私人」也就是新舊的附庸，新舊的附庸屬於土田的喪失。

「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復奪之。」(大雅·瞻·一)

屬人和土田一樣的是人的所有物，是支那的所有物，這兒說得明明白白。

但是在通宗思想顯赫的時候，人的存在調抬起了頭來。

被否定國人，否定自己的否定。

一「何草不玄？何人不狝？哀我征夫，獨懷匪民？」

「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小雅·何草不玄)

人不是老虎。人不是野牛。會這樣在曠野裏被人驅遣呢？其實人倒是再進一步做老虎，做野牛的自由了，人是在做的是牛馬。

從消極一面不於天，而歸於人。

二「下民之象，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小雅·十月之交)

三

材料是秦本紀一篇，秦穆公死的時候，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殉葬。秦國的人哀悼這三良，大家呼天哭泣，不_以一百人來掉頭髮們每一個人的生命。

「交交黃鳥，止於棘。……」

「從穆公子車奄息，（……）仲行，鍼虎」

「惟此奄息，百夫之特」（……）防……」

「與穴，惻惻其傷」

「蒼者天，嘯我良人」

「如可顧兮，人百其身」

以人殉葬，不消說正是奴隸的特徵。秦本紀在武公二十年說他「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又在穆公三十九年「穆公卒……從死者百七十七人」，三良便是在「從死者裏面的」。這雖然說殉葬是「穆公於秦武公，但事實上決不是這樣。殉葬的習俗除秦以外，各國都是有的。（就是世界各國的古代也）是有的。」不過到穆公的時候，殉葬才成了問題。殉葬成為問題的起因，就國人的「立性的發現」。

同一是關於秦穆公的文章，秦本紀最後一篇有秦穆這篇文章和周書的十八篇差不多完全是另外一種格調。思上可以說是全不相同；其他的周書差不多每篇都有上帝，每篇都是周道設教的教典；而

關於秦穆這一沒有「一點兒氣味」，「天上來」，全國的重心放在人上，差不多沒有一切不是人的問題，而他所謂「惡」的人是：

「『除我思之，知有一介臣，斷斷將，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
我口出，是「惡」之，以保我子孫要見。」

「國人」是「自由放任的精神了。這和『惡』的『惡』作惡鬼變神的理想人是很有點『惡』的，
儒家的『大學』也『一句引了，可『惡』文章的精神代『惡』另『惡』一個『惡』代。

「『惡』這一『惡』文章不一定就是『穆公』做的。古人是『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所有古事古蹟都要出於史官之手，也派給現在的文牘『穆公』都『穆公』做的一樣。所以『穆公』裏面帶人『穆公』最高點：『到『穆公』之權限，自由一人。穆公之權限，亦有一人之權，『而穆公』自己死的時『穆公』救三良從葬，這不正是矛盾的衝突達到最高點的時。」

「穆公」在高調人的價值，『穆公』同時也在『穆公』三良，所以人『穆公』實現我們可以知道正要到來時代的主『穆公』。

第二 關係的動搖

在思想的反映上我們已看出了在東西周交替的時候有一個大的社會的動搖這動搖在歷來相傳的史冊上也是可以顯明的。歷來的經學家謂皇帝王霸，以為中國古代歷史的推移是由皇帝而帝，由帝而王，由王而霸，周室東遷就是由王而霸。其實這皇帝王霸照我們現代的眼光看來，也就是完全屬於封建時代。帝是開始共產社會。王是奴隸制的社會，霸是封建社會。

在這兒我們對於社會形態史的動搖，有略加詮說的必要。

社會的動搖的起點是剛或在經濟的基礎上的生產的方式生了變更，經濟的基礎也到了新的階段。經濟的動搖到了更新的一階段，社會也必然地形成一新社會關係，更新的組織。

自有歷史以來，這種發展的階段，馬克斯在他的經濟學研究一般論上

“Im grossen Umrissen koennen asiatische, feudal und modern buergerliche Produktion-weisen als progressive Epochen der oe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 bezeichnet

（亞細亞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資產階級生產方法，大體上可以作為封建的社會形成之發展

二階段）

他這兒所說的「亞細亞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產社會，「古典的」是指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封建」是指歐洲中世紀經濟上的行幫制，政治表現上的封建諸侯，「近世資產階級的」不用說就是現在的資本制度了。

這樣的「進化」說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很正視的存在，大體在秦以前就是所謂「亞細亞」，「原始共產社會」，西周是與希臘羅馬的奴隸制時代相當，東周以後，特別是秦以後，才真正的入了封建時代。

不幸的是這兒在文字上發生誤解。我們中國來的習慣，是把三代看做封建時代，秦變封建而為郡縣，便變成郡縣制。則秦之際有一個很大的社會革命，這秦來所承認的，但那所顯示的封建制和郡縣制，完全是皮相的觀察。周時並不是沒郡縣（周官有鄉遂縣之分），秦以後也並不是沒郡縣（如漢有諸侯，明有縣等），這些都不對。然事實上西周完全是奴隸制國家，這在本文的前篇已經說得夠了，而自秦以後的經濟組織在農業方面是成了地主與農夫（雖然沒有農奴稱號，然而事

實是（等）的對立，工是取同行制，制是（等）的對立，秦以後同郡縣實際上就（等）於（等）式的（等）生（等）行幫制的工（等）的真正的封建（等）度。以各省的封疆大臣在習慣上稱為「封疆天子」各地的（等）吏稱為「父母大人」或「青天大老爺」所不同的只是封建（等）侯的世襲與郡縣官的不世襲罷了。（等）以（等）一（等）封建制度的變（等）每都有傾向到世襲的危險，（等）的（等）可以不說，就是（等）末的三王，清初的年羹堯，（等）的督軍，不都是這個事實的證明（等）。

所以秦以後同制度我（等）在仍稱它為封建制，這是從東周的五伯開始，一直到最近的一二百年來才漸漸崩潰的。

（等）之周室東遷（等）前後，（等）中國的社會是由奴隸（等）變為真正同封建制度的時期。我們在這兒用不（等）引（等）的史籍，在（等）風變雅裏面便可以找出無數（等）證明。事實上（等）材料比其他任何的史籍還要可靠。

（等）在（等）分出左列的三（等）來（等）。

一 階級意識的覺醒

上面的宗教思想的動搖，特別是那兒的人的發現，那便是這（等）級意識（等）醒的反映。在階級意識還未

覺醒的時候，自己是在奴隸地位的人，自己總以為是天命在，自己受着非人的待遇也心安於非人，但終有一時覺醒了。睜開眼睛一看：頭上只有一個死板板的天花板，並且自己也還是人！同一是人，然而在社會上卻有天淵之隔。

(一)「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哀（音：哀哀）（音：哀哀），民逃（音：民逃）兇虎，率彼（音：率彼）曠野，哀哀（音：哀哀），朝夕不暇。」（小雅何草不玄）

自己並不是老虎，自己並不是野牛，自己也是一個人，這裏是最大的一——覺悟。覺悟了人，再睜開眼睛還可以看些甚麼呢？

(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音：我從事）！……燕（音：燕）喜（音：喜），憂（音：憂）事（音：事），或息（音：或息），或在（音：或在）林，不巳（音：不巳）於行，或不知（音：或不知）叫號，或（音：或）勞（音：勞），或（音：或）怨（音：怨），或（音：或）王（音：王），或（音：或）執（音：執）家（音：家），或（音：或）酒（音：酒），或（音：或）夢（音：夢），或（音：或）長（音：長），或（音：或）出入（音：出入），或（音：或）與（音：與）議，或（音：或）爭（音：爭），不（音：不）爲。」（小雅北山）

是「危」，也沒有的一首鼓吹階級的詩歌，雖然只是長吁短嘆沒有說出一個解決的方來，但的社會情狀，決不是長吁短嘆便可了事的。

這些「居息，出入」的坐要階級，他們所住「池宮」我「明勞，靡事不爲」的，但他們真是甘心嗎？

(三)「王命南仲，往城於方。出車彭彭，旂央央。天子謂我，城（音：城）朔方。解（音：解）南仲，馳（音：馳）于（音：于）襄，言（音：言）往（音：往）矣。」（方雅，今我來

思，隨着三王，不遠千里，不遠萬里，長此爾爾。」（小傑出來）

這些「居息」出入「膳」的坐食階級，他們所乘的車輿是我們「慘慘劬勞，靡事不爲」的奴隸做的，他們所乘的驢馬也是我們「慘慘劬勞，靡事不爲」的奴隸驅肥的，他們安安然然的坐着，我們在地土走路，我們真是與禽獸嗎？

（四）「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嚴狹孔棘。昔我往矣，黍稷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飢載渴。我心憂悲，不知我哀。」（小傑哭）

這些「燕居」出入「風」的坐食階級，他們身上穿的衣履是我們「慘慘劬勞，靡事不爲」的奴隸做的，我們自己「無衣無褐」，而使他們冬暖夏涼，我們真是把他們像「得五體投地」嗎？

（五）「爾其葛屨，可以履霜。披紳女子，可以蠶衣。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一號是左手的巨擘，意思是說宛然是天下第一人的神氣。）佩其象揅，維爾心。而無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是以爲利。」（號風，葛屨）這些「燕居」出入「風」的坐食階級，他們的庖廚倉庫，不消說也。我們「慘慘劬勞，靡事不爲」的奴隸所供奉的，但我們真是把他們像「仰得如」嗎？（笑話）

（六）「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大哉文王，給賞與罰，驅逐不義，不報不德，胡取禾三百廂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謂貧兮。（反語，今言爲是不肯白吃人的啦。）」……（以下尚有兩節言「伐輪」、「伐輪」，意思是大同小異。這裏應該指的是木的年輪，所以「伐輪」、「伐輪」和「伐

「是問類語，結果只是伐木，並不是甚麼伐木以爲車輪，這話斷不——」（錢鳳頤）

「的不平早已——了，然而怎——呢？」燕燕居息，出入風簾」的人聽他們永遠「燕燕居息，出入風簾」嗎？或者是「慘慘劬勞，靡事不爲」的自己永遠甘於「慘慘劬勞，靡事不爲」嗎？這樣的生活在受不下，這話應——解決的方法的。解決的方法有了！是甚麼呢？

（七）「——我願，無食我藥，三——憤汝，莫我肯顧，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我願，無食我藥，三——憤汝，莫我肯顧，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願，無食我藥，三——憤汝，莫我肯顧，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錢鳳頤）

■三十六■是上計。

起初滿以爲一逃到外國去便可以免受壓迫剝削的痛苦了，哼，那裏知道才出乎意料之外耗子是隨處都有的，樂土難找，天下都不會尋找出來。看那出尋樂土的人，結果是怎樣。

（八）「黃鳥黃鳥，無集於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於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於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歸復我邦族。」（小雅黃鳥）

黃鳥是瓦雀，這和耗子是一樣，也就和坐食糧——是一樣，沒有一——地方是沒有的。痛——本國的願鼠逃走了出來，逃到外國來又過着有一樣的黃鳥。天地間那裏有樂土呢？慘慘，追求的人，他又想逃回他本國

去了。

「有德甚強，有解職七？」是如貴室如矢？子所視，小人所視，隨之，而隨出焉。」

這是小雅大東一節的第一節。這一段是周室末葉，周室的，這把當時的階級意識，表現得很明顯，現在把那重疊的，解下下。

這詩大概是周人說的（雖然古人說是戰國一譚大夫，）我們單從那第一節，可以看出。用曲曲牙，七吃着黑瘦的冷飯，這是在田裏受饑的光景。一抬頭看見田上的大道，不消說也，是農夫所走的大道，直坦坦，像磨刀石一樣，和第一條的大道，但這樣的大道，只靠農家供他們坐食，「君子」們逍遙的，「小人」（農夫）只好在田裏開墾。想起來真是背時，也，心，不禁一吃，一便，一。

「小東大東，村柏其空。糾糾葛葛，可以履霜。他公子，行彼周行。來，心。」

當時周取階級的最大目標，是周室，那是西方的人。各地方周支配者都是周室的子孫姬亞，也是些西方來的人。所以一切權權取的土，便都成為東周，人民都成「東人」了——和我們現在稱西歐的帝國主義，東方的弱小民族是一樣的關係。

東方的大小的國家都被榨取乾淨了，榨取來供那些支配階級的公子們使用。

「東人之子，豐勢不來。西人之子，縐絛衣服。舟人之子，縐絛衣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東方的人只是「辦事不給」，西方的人都穿著一身很漂亮的衣服，甚至於西方的舟子和導人做起官來了。這後者正是西方的要道階級得到了解放的證據，但在東方的人看來，他們的種族性比階級性強，可以把同階級同要解放者也一并仇視了。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其不穀；維北是斗，西伯之伯。」

南方的天上有箕星，大約南方也應有國事的，爲甚麼不去採取南方呢？北方的天上有斗星，大約北方也應有國事的，爲甚麼不去採取北方呢？但這些都是國事的，箕是不能簸揚的箕，斗是不能挹酒的斗，所以只好專門採取我們東方人。其實國南北的人也好像在助桀爲虐。箕張着口來吞噬我們的同情，斗則獨獨在西方，要讓西方人來把我們同國運一樣。這是把國方的人恨透了。

這西人東人我們國曉得就是當時的貴族和下民的兩階級。當時的國族——就我國漢人的祖先——都是從西方來的，所以國西人不必一定是人在西國的籍西人，人在東國的籍西人。

階級意識尖銳化到了田地。當然一國即見國血的了。這個國的表裏是周厲王時的民衆革命。民衆在京師起了暴動，把厲王趕跑了，到國地方還要殺他的兒子，是召公把自己的兒子來做了替死鬼。

「至於周王，王心戾虐，暴民弗忍，居王於此。」（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周王得巫，巫者，監國也。後三年乃流王於錫。錫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聞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宣王。」（國語周語）

「王怒，得韓巫，巫者，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周王，周王出奔於錫。周王太子靜，召公家，國人聞之，乃國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靜。」（史記周本紀）

猛烈的周在中國的歷史上可以說是破天荒的現，這和法蘭西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是不相上下的。

民衆把周王跑了，把太子也逼來尋人替了死，他們自己建立了新政府，繼其伯和來做皇帝。

（書）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云：「莊子：周王，文引紀年「共和和即於王位。」史記索隱引共和于王位。」（九·一六補記）

大約這「共和」的政府是革命的政府了。史記對於這「共和」的解釋由此不同，以為「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這是表明周時有兩種政府：一種是復辟派，一種是革命派。大雅柔篇：

「天降喪亂，滅周立王，降此亂，周卒，哀周中國，具不克。」

大約也就是指的這個候，但這革命政府竟被復辟的周召「公打」了。

(案)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引竹書紀年注云：「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九引史記，史記無此文，當出紀年。」其文曰：「共和十四年大旱，火其國，伯和立。故又大旱，其年周厲王死，宣王立。」觀此，則伯和政府之存在，確明甚顯。(九·一六補記)

共伯和的存在不見於史記，後世史家亦諱言其事，然於莊子的讓王篇與呂覽的慎人篇，都有所謂「許由、巢（呂覽作巢）於穎陽，共伯得乎共首。」共伯便是這位共伯和了。呂覽本在史記之前，讓王篇雖然不必是莊子自己的手筆，但也是史記以莊子作品。

這個周本歷史上一段插話，也是莊子革命期中的一段插話，儘管史記遷和後世的史家要抹殺一個革命政府的存在，管周召二公的復辟運居然成了功，宣王又「中興」了起來，但是社會終竟是變革了。不傳而周室東遷以後，周室便全盤失掉了它的支配權威。在這一個變革時期，我們看出一個不流血的而且是很劇烈的革命，便是舊的支配逐漸崩潰，新的支配逐漸由被支配的階級抬起來。

二 貴族的風

要說到貴族的地方，目皆是。其中也有因為天災時，若是因為戰爭的關

係而流離失所的，如像侯而寓於衛，黎之臣子作式微及夷丘兩篇以誌感慨。這到底不真確，們在本詩中找不出證據來。夜中敢斷定。但假定是真的，之臣子依然是保持着貴族的身分，是過貴的生活的。例丘的第三章：

「孤不意，匪車不意，叔兮伯兮，靡與同。」

黎大夫自己是穿着狐裘，坐着車馬的，與衛貴存着叔兄的交誼，他們好像不到怎樣踴躍步。但有國並未亡，官並未失，現做着大夫，弄來沒有關吃的人正不知少。這正是無聊的社會革命比有形的政治革命更無抵禦的方。

門來風的北門。風的北門。

(一) 出自北門，憂心脫脫，修且賁，莫知我親，已游波！天實爲之，之何彼？

「王事我，我一年，益我，我入自外，人交徧，我，（反歌同上）」

「王事我，我一年，益我，我入自外，人交徧，我，（反歌同上）」

這明明是一位做官的人，而且是很得王的信任的，而才大嘆其「賁且賁」，受不過老婆的壓來，只好接二連三的大喊其天。這位尊駕我懸來怕也不必一定是怎的賁，只是賁的生活程度一天一天的高漲了起來，人民也一天一天的賁了起來（尤其女子），他的收入不很够供老婆的揮霍，所以

才那——的長吁短嘆。——言之，他總算是一位破產的貴族。

(二)「有國愛愛，惟——。與生之初，何無為？我生之後，遂此百禍，尚猶無訛。」

這在上面是已經解開的，我懂得這也是一首破產貴族的詩。證據是(一)這和厭世的心理，根本是「產者的心」；(二)「免與姓——」明明是已含得上下級的，意思是壓下位的人狡猾底揚，而在上位的人反失「自由」；(三)這樣的社會——變革正是詩人所——的亂子。

(三)「有桃，實之數，心之——，我——不知我者，謂我「士也，彼入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豈亦勿思。」

——也是在上面——過的。——君子——得沒飯吃了，——他——園子——或者——別人——園子，他去——園子來吃罷。——園子——不久也恐怕要——賣了。

(四)「於我乎，夏——。今也——。於——，不承——。」

——於我乎，每食四——。今也每食不飽。——。不承——。(——)

這時——明明明白，更顯然——的——了。——時——貴族吃——吃不飽好，並不是甚麼——的事。但——化——怎樣的——呢？——一人生活的——否——判若天淵。

(五)「——之下，可以——，——之——，可以——。」

「——其食魚，必河之——。(——節作——)——其娶妻，必齊之——。(——節作——子。)(——)(——)

這首詩也是一位餓飯的破落貴族作的。他食魚本來有吃河魴河鯉的資格——黃河的鯉魚在現在也是很珍貴的東西，古時候的鮠好像是鮠好的上菜，我們看小雅的六月「言市嘉喜……無鼈膽鯉」又大雅的韓奕裏面父健韓侯的鮠是「其微維何」鮠魚（鮠即是魴之類）其鮠何維鮠及鮠。——但是貧窮了，吃不起了。鮠妻本來有鮠妻鮠子鮠資格，但是鮠窮了，鮠不起了，鮠不吃，鮠不起，鮠偏。鮠兩句漂亮話，這正是破鮠貴族的根性，我們在現代也隨鮠都可以看見的。

（六）鮠有鮠，鮠其枝（鮠）

天之沃沃，鮠子之鮠知（鮠）（鮠有鮠）

這首詩在上面鮠過的（一）鮠「出自北門」一詩的鮠緒相類，（二）這種極端的厭世思想在鮠時非貴族不能有所以，這詩也是破落貴族的大作。

（七）鮠有鮠，鮠之鮠，行鮠，鮠心鮠。

知我者，鮠我心鮠，不知我者，鮠我何求？鮠天，此何人哉！（鮠）

這是有名的故宮禾黍之悲，事實上怕就是悲自己的破產。同樣的一首詩是鮠風鮠風。

（八）鮠風發兮，鮠風傷兮，鮠風發兮，中心恒兮……鮠鮠鮠之鮠，鮠將鮠之鮠。

好久沒有坐車子在路鮠風了，鮠見大路便不覺得有點傷心，好久沒有魚吃了，那個鮠烹魚，我就給他洗鍋灶也好。這位鮠周的大夫破落得真有點樣子了。

(九)「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隣，婚姻禮云。企圖獨分，憂心展股，侯實彼有屋，爾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保，替矣富人，哀此慘獨。」(小雅正月)

這位大夫結不婚，看見別人大開筵席，新婚，便弄一個心中悶鬱。不婚的人都有了房，出地，而我還是背了大時。你們該死，弄殺人呀，我弄倒弄死的，殺人呀！

(一〇)「悠悠我思，亦孔之憂，四方睚眦，我獨居憂。民不遘，我獨不放休。」(小雅十月之交)

(一一)「蒼之燕，其謂青有。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許半墳首，三原在，人可食，醉可以飽。」(小雅君之華)

(一二)「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奪之。」(大雅)

這些都用不着再解釋了。

以上我粗粗一共看了十二首，我們可以看出貴族的破產是怎樣的多而且了。這些並不是如像黎侯失國一類的關係，也並不是因甚天災。兒的原因，我們是應特別注意的。原因是怎樣的呢？我們暫且在下邊再說。

三 新有產者的物與

有舊的貴族，當然有新的有產者的物與。在貴族的破產中我們已經可以漸漸看出新有產者物與的痕迹了。他們再來專門找些例證罷。

(一)「國無不穀，其穀之子，不帶其服。」(《國風·秦風·無衣)

這當頭一變，那舉發戶口做了貴族的人，這些由——伸出——的人，在——的——裏，當然是說他不配的。

(二)「式夷式已，無小人殆。頑頑劓劓，圖圖仕。」(小雅·圖山)

南山的本文中作者自稱為「家父」，不知道這是人名還是官名。春秋桓公十五年周有家父來求車於魯，也不知道家父是一個人。但這「家父」，固然是魯的一國貴族，他這首詩是責備齊的。師尹引用素來不是魯族的「小人」，「叫」他免他的官，革他的職，不「聽」。「小人」登庸，不要以瑣瑣「受」譴而「官」做。從這詩的反面看來，我們可以知道魯已經有素來是罪貴族的庶民漸漸「受」了政權，而庶民的兒女也可以和貴族「師尹」的兒女結婚了。

(三)『彼有酒，又有嘉穀，治比其隣，醇劑孔云。企圖彌分，妻心慰慰。使彼有屋，而燕方有國民今之無神，天光光極。』
 英人哀此——(小雅正月)

這在上圖已經是解釋過的，自己是貴族，弄得不圖不圖產，而有僕人倒抬起了頭來。

(四)「薄雲電不令百川沸騰」山崖「谷爲陵」哀今之人胡嚮莫懲」(小雅十月之文)

這是用天災■具來暗示■社會關係的變革，「高岸■谷」是說■而■，而「深谷■陵」一

是說的新有產者的登台了。天老爺已經來臨世人，而世人才不知警戒。我們從這章時，可得
到當時的社會變革的一點暗示。——單看這明時的光景，中國古時，也帶火山。

(六)『秦失孔聖，作都於同，擲三寸事，臺()圖()維()多藏()儲蓄()不惑()遺()一老，仲守我王，擲有車馬以居很同。』(小雅十月之交)

的大致，這不但是當時的新興的貴族，襲襲舊戶，貴族漸來，當要被罵成強了。

(八)「何人斯，居阿之，無無無男，繼繼繼繼，且且且且，伊何為將多，伊何為？」(同上)

這所指的「繼繼繼繼」是前節的新興貴族的「了」。是「戶」來是被看不起的人，他素來沒有受過文化的洗禮。他沒有學過射御，當然不會像「世襲貴族」一樣有拳有勇，「腰尾狼」面目可憎，剛好要出一「發戶」的神氣。但是這人卻是鬼計多端，有不少的成「結黨」的黨徒，這些黨徒破壞了「主關係」。

(九)「西人之子，繼繼繼繼，舟人之子，繼繼繼繼，私人之子，繼繼繼繼。」(小雅大東)

這時說「明明白白」，要有解「明」必要。

(一〇)「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廉，受於已斯亡。」(小雅角弓)

「角弓」這一篇詩，也是「國王要用舊家世族的兄弟繼繼，不讓去親近下」——「時所謂『小人』」。這些小人應受君子的統制，現在反轉居了上位，這是讓君子爬樹子，在「上」又塗泥了。這是說以小人治小人，以亂治亂。

(一一)「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爾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維爾有婦，為鳥為鳩。維爾有婦，維爾有之。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既教匪誨，時維爾寺。」(大雅瞻卂)

下流的小人「成謂『人』」，借姻婭的關係與貴族的一部分勾結，這好像是「時」——「戶」

邁的道路。我們看

(一)「天降亂世，為賊內訌，昏極無共，潰潰四逼，宜靖夷我邦，舉魯魯，曾不知其玷。」葉葉，孔填不舉，我位孔
足。」「大雅召是」

這些亂賊，極的混帳亡八蛋當也。是上面所指的一些強盜，舉舉也。如正月，「
彼彼有風，蘇蘇方有殷」的蘇蘇低低。都是指的說說隨隨尾尾環環的一些小人。吾人的自嘆其位卑職賤，
當然正是新派轉意的時候了。

第三節 慶雲的

思想上起了巨大的懷疑，同時社會上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它們的原因是在甚麼地方呢？

我在上面雖然露了一些，但我預意的範圍的原因扣留着沒有說出來。大概的人在思想界
社會關係上便發生重要的因果的結論。有的人會因為思想動搖了，所以社會變亂了。有的或者又
會說因為社會起了變亂，所以思想也就生了動搖。這是圓式的觀念論者的主張，後者是近世所科學
派的見解。其實把這兩派的見解合攏來纔剛好說着思想和社會間的相互關係。但兩派都沒有把兩者的

● 的原因說出。

人到十五六歲的時候，到了青春期身體● 變革，或● 說身體起了變革，便會青春，但這兩者的真● 的原因是人● 的生活力變● 到了更高的一● 階段。

社會的變革期也剛好和這相當。社會同生產力發● 到了更● 的一● 階段，社會上的階級關係和思● 表現● 發生出重大的變革。

當時的社會生產有其● 大● 變革沒有呢？有的！

● 的買賣

古來的● 罰是很嚴重的，當然也應該很● 的：● 刑● 便是奴隸，所有● 用來● 的● 課的重● 要的工具。

● 罰：『用命實于罰，不用命戮于社，予● 汝。』

● 罰：『爾不● 罰，予則學汝，爾放縱。』

● 罰：『● 之不威，惟予一人有佚罰。』——『有不古不迪，罔遺不恭，罰過● 究，我乃創殛● 之，● 罰官。』
● 罰：『● 房弗轟，其于爾躬有● 』

受錢，他從甚麼地方弄取來呢？這實際上是奴隸解放的表現。

呂刑之作是在周厲王的末年，這時候的社會生產，我們可以知道是已經一天一天地墮了的。

二 爵 貴 賈 賈

奴隸的官吏是重血族的，是只能重血族的。

微子：「乃長，唯其書長，舊有位人。」

召誥：「今冲子，則無遠弗書。」

立政：「今嗣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文侯之命：「舞，後在厥服。予則罔克曰：『父，其伊懷懷。』」

些所謂耆老，所謂常人，就是一世家貴族。古時是世卿制，不是世家貴族是不能在位做官的。但是在纣王末年的時候，已經錢可通神，賈賄刑罰了，那我們稍微有思考力的人一定可以連想到，錢也可以賈賄爵祿的事實。上當時實在有這個傾向。

「吳父孔，作於於向，擇三有事，重懷多藏，不愆遺一老，保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從向。」

（小雅十月之交）

世家不留一個，把有爵又家做三卿，這是甚麼意思呢？有錢的人在這兒是和「老」相對待的，

當然是從被支配國級新抬起頭來的人，有錢的人都做起官來了，所以周平王那驕橫忌，「問或者魯，俊在厥服」了。（俊者長也。）

官是用錢買來的，錢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

三 工商業與錢

「周禮」可以與「公行」，當時的商業一定已經是很發達的，這是誰也可以連想得到的事。

「甘雨君子，不知循行，不恆不求，何用不臧。」（召風）

這時是舊時做官的人，在做買賣。——我這解釋，或者有人會說我在牽強附會，望文生義罷。哼，讓我們把周禮的圖據拿出來。

「如買三倍，君子是識，歸無公事，休其羈縻。」（大經）

這不是就和我們現在做官人一樣，一面在做官，一面在辦交易所，一面做投機事業嗎？官都在做生意，反面來說，便是生意征服了官階，那生意在當時怎樣呢？

生意起源大概是在由商向農商時候。因為生產方法的不同，便生出物品有無的區別；因為物品有有無的區別，所以產生出交易的必要。在當初自然是物與物的交易，後來漸漸顯明出公用價

代錢——貨幣——出來。我們要貨與物品的兩個價值，可以古代商業的原始狀

古代的原始貨幣是用介類的，貨幣的歷史是由貝而瑪瑙而骨貝而銅貝（所謂「貝殼」）而銅以後的鉛刀鐵錢等，所以凡是關於財貨的半錢，從「貝」是古代的子遺。但貝的多量產生在方呢？不消說在濱海的地方。（因所用之貝乃海貝，學名爲 *Cyprea moneta*）我以想見，貨幣的發明是由於漁獵民族，漁獵民族當然是和野物，但所少的是呢？然是牧畜民族，牛、牛奶、牛皮、牛身上有的一切有用物品。於是乎牛便成爲一切物的代表，所以「物」字是從「牛」是從文字學上說來，我們也可以斷定交易是於向農畜轉移的時代了。

是更顯明了，特別是周朝的，農業和工業日趨發達，便是分工專門化，於是交易的事件日漸繁，便在牛、生、產、出一種不生產的富人階級，是了。

「供貨有期，四方有難，民今之無神，天天是，人，哀此慘獨！」

「『富人』——『命階級』，我們可以看見只有貴，對於這些『富人』訴不平，把這些『人』變成仇敵，但一時一難亦有的，道階級還沒有，人，因為他們是同在一個『級』上的。需要手工業和農的，根，農的發達在下邊要另外具一『來討論，只有手工業的發達，在當時是應該有的，而在時，經上卻找不出多少痕跡出來。我們只好從消極一方面來證明。費

如：

「婦無公事，休其羅織。」

這應酬就是紡織業發達的證據。當織是婦人應盡的公事，我們從下邊的篇首詩看來便可以明白。

「七月流火，八月萑華。蠶月無樂，取罪靡加。以伐蠶織，時彼女。」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美，我朱孔揚，為公子裳。」（豳風七月）

「新紉葛屨，可以履霜。綌絺女子，可謂之嫻之，好人居之。」（豳風葛屨）

「小東大東，杼柚玄空。綌絺葛屨，可以履霜。供供公子，行國之行，就往既來，謂我心既。」（小雅大東）

女人應該做公事，但到現在來不及做了。這是婦人應盡的公事（duties）嗎？是公子好人們不穿衣裳了嗎？我們一句是和「如言三倍，子足踰」相呼应的，那嗎一定這些機械的工作已經成了專業，用不着每家的女人要幹。公事了，而且當時的女兒不僅自己手來做蠶織，還要打扮得如茶，到東門去遊樂，到南門去跳舞呢。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思存。綌衣素巾，聊以自娛。」（豳風出其東門）

「觀且于燕，爾方之原，不續其麻，市也堅。」（豳風出其東門）

女兒大約也如現代的「摩登女兒」（Modern Girl）一樣，假裝產業不發達，這道理，無從說明的。

農具日開，特別是鐵器發明以後，所謂「奇技淫巧」的手工業當然是應有的。冶鐵的發明是在周初，但當時是只用到鑄器，這是在上面已經論證了的。冶鐵的方法漸精巧，在管子的時候，耕者的「一耜一耜」之外，女人用的「一鑄一刀」，工人用的「一斤一鎚一鑄」已經在用鐵了。這是使工業發達的必然的根據，但我們在詩經上關於這一類的積極的證明可惜找不出來。古人的保守性比現代人本來還要強烈的，一代的成器是有一定的文法典章，不准你任意的改變。所以關王裏面公然有「作淫服，奇技奇器者」的禁條，手工業的模範望當時風雅的诗人們歌詠出來，那是無聊的罷了。就譬如「鑄」字，在一篇詩經中都是找不出的，秦風裏「驪駒孔阜，六轡在手」有的運用鐵，以為是馬色和鐵的緣故，這當然是有鑄以後才有的文字，然而直接的鐵字卻沒有。

就是鐵的木刃的使用上也很。起初是視為贖金只拿來做器，後來又到手工業的耐用家具上，而上面的兵器是絕對不用鐵來做的。當時的兵器所謂劍戟戈鉞都是用青銅。以鐵來做兵器是起於化外的吳越。吳越大是發明冶金術最早的地方，考工記上說：「吳越之金，此材之美者也。」所以郭兒也最先的鑄造鐵兵。

吳越春秋卷四：「請干將劍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來獻三劍，國因得而主之，以故使劍匠生焉。」干將，干將，干將，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採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陰大何地，陰陽同

與本紀所載三篇書作「國人」並言「各重二十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這可見一國到秦時，天下所用的主要兵器都多銅器。

可惜阿房宮十二個金人，被後來的董卓和符堅「人」了。

〔私鑄車條〕：「銅人十，及鑄鐘以爲小。」

〔中紀〕：「董卓燒銅人，餘二枚，滑門表，魏明帝時，許都，戰到關城，不可致，後石季龍後之，符堅又徙入長安，鎔之。」（見史記集解是本紀正義所引）

由這幾二書也可以知道「銅人」就是「銅人」，所謂「兵器」是「兵器」了。

〔私鑄車條〕：「銅人十，及鑄鐘以爲小。」
所以鑄銅器把下的兵都變成金人的時候，而天下的農夫如涉農等，也以「銅斤」因銅便了，這銅斤，成了銅的一，有銅味的史實，一直到秦以銅完全的成了鐵器時代。（〔私鑄車條〕見石鼓）江淹的銅劍的序上，這兵器史說得最明瞭：

「古者以銅爲兵，春秋迄於戰國，迄於秦時，及爭紛，兵革互興，銅既不克給，故以鐵足之，銅劍既，鐵劍甚易，故少，鐵兵轉多，二漢之世，見其。」

（案）：〔私鑄車條〕一書，卷末附有中國銅劍時代考一文，其論銅劍時代之，根據，以關於秦劍之世，雖不足信，然所論銅劍與交換時期則大有之，本對論，即取材於彼。

總之鐵兵在春秋末年晉戰國時代鐵鋼爾使用於國人 荷子的鐵兵篇說：「楚人完鉅國，如」
至少，是戰國時楚人已用鐵兵的證據。鐵要鍊到可以鑄兵的程度，那是國有相當的技術的進步的。
自從發現以來已輕好幾百年，別的工 明都用了，而兵鋼不肯用，這可見古人是怎樣的保守了！

裏面沒有鐵字，也沒寫專教手工業的圖作，這在古人並不是怪事。如銅圓鈔、金圓已發明很久了，新的新詩裏面可有這類的字嗎？中國的歷史學家大呂興、周樹人，不還道有人在反革命的圖作裏，寫了「鐵」字，這豈不是怪事嗎？

所——詩上沒有，不一定就是世上沒有。

「天之國民，國權如雙，國民生，如取如攜，攜一其，孔易之多，要自立時。」（大憲）

這正暗暗的把握着人民隨着自然的進化，漸漸明瞭起來。而人所嚮慕的「民之多辟，」大約也就化作奇技奇器的讀殺的勾當了。

四、廣西的發展

的學者多以兩戰爭是軍事工業的，其實這只是一種見解；在支配着方面戰爭反發展工業的工具，而且工業發展的必然結果。自一戰內的產業發展到了相當的限度，便不能不向外發展，去

●漢民●亞●民地，於是便發生出戰爭。現代的情形是這樣，古代周●形也差不多是這樣。

我們看大●獠的崑崙，燕●民，韓●奕，江●漢，常●武，幾篇罷，那都是宣王時候向四方征伐的圖。時征服了一地，方便把自己的產業方法去使它同化。當時所謂開●土，其●就是推廣自己●業。

最合人●興趣的是韓●奕。

韓●奕●篇可以斷言是宣王●的作品，因為韓●奕的妻在詩●國●明●題●「汾王之孫」，汾王就是宣王的父親周●王了。

●韓●奕初受命入見天子，天子賜了他些康●輶和馬●飾。韓●奕動身的時候，有些大官和他餞行，吃得很多的，●後●到●侯●娶●上來，大約他是要●這●方去殖民了，所以不齒不討一●老●婆同去。●娶的妻不消說是貴族的女兒，她的父●名●顯●父。這位父親是很有見識的，他爲他的女兒（●結）選了韓●奕做女婿。他●侯是以甚麼爲●呢？不是看上了韓●奕的人才，也不是看上了韓●奕的位階，他是看上了●土的豐富（大約是現在的山●西●晉●郡）就是說●自己的女兒不愁吃穿。

●韓●奕孔武，國●不●到，爲●國●依，其如韓●奕，孔●奕，土，川●澤，野，結●雨，產●流，鳴●有●龍，有●有●虎，慶●臨●令，所。

這種選女婿的●不和現在的●家財的意思是一樣的嗎？但有趣味的是這周●所要的各●財，

完全是關於淮遷的物品，我們可以知道當時韓土的情況，完全是未墾的，產業墾的土地，是供產業高級者的殖民，這是古今的通例。侯一到了韓上，他的殖民方法是怎呢？就是以兵力逐了先住的土民，關守，把未經墾地方用自己的墾法來墾起來，同時不是得了不少的野獸。

「韓城，燕所先，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韓，其追其祖，奄受北國，因以共伯，實韓，實韓，實韓，其韓，亦韓。」

「見得山西，韓在當時還是未開化的地方，而中原的農業也就到這兒來了。

我們再來看江漢，這一首詩罷，我們看那第一節開始便說：

「江浮，武夫，安，淮來求。」

「命召公，平，淮，一作者是否尹吉甫無法證明，但詩有「王命召虎」的話，它接錄在韓的詩，是宜王時代的作品。

我們所可注意的，是淮。這在古詩裏，江流域的一個比較有勢力的民族，周代和它打的交關復不少。是齊和韓上，也就有好幾處。齊上的費，是魯公征伐淮和徐戎的師，序以爲



就這樣我們又可以知道，玉王時來經商的江漢，中國的商業也漸漸興旺起來了。

轉來着常武。

這首詩是征伐徐夷的詩，看那詩上有「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又有「王旅嘒嘒……如江如漢」，顯的徐夷與荆楚，大略這徐夷的區域是在漢水的徐一帶，征伐兩路還是從長江上流隨州而下的光景，這顯是宣王征徐夷以來的詩，主應該是宣王詩的作品。（戴古詩物中有鄭王祭閼諸器，出自江西高安，則徐土似閼，合今之江西，閼）

「三事」是可憐，可罵，可空，或是農父，折父，安父。這用現代翻譯出來，是農政部，陸軍部，司法部（或農務部）。是說不，把徐士理了起來，還在那兒繼續了政府，繼了兵警察來圍守。所以下面也判說：「徐方……徐方……徐方……」

首看我們又可以知道江橋下遊一帶在宣王時未經墾闢的地方，中原的農業也就荒廢了。

看小雅的歌

這也是宣王的方叔征伐蠻荆的詩。就單從那詩的起首看來，蠻荆的征伐也不僅一次。詩「兩首說：『言采芣，於彼新田，於此新畝，方叔發止，其車三千。』」

蠻荆的地：「田，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舊野。」這兒已經有去年開闢的新田，可見蠻荆三年前來把蠻荆征服了，三年後今日它又叛亂起來，所以方叔又來伐它，又建「執訊獲仇」，「蠻荆來威」了。

那嗎，我們可以知道，三年前征服了之後，不過是打了蠻荆便算了事，還蠻荆在那兒，蠻民來，今年闢出新田，明年又闢出舊畝。

蠻荆對於南方蠻族是佔了勝利的。江漢一帶的蠻荆，淮夷，徐戎，在商時期之內一一屈服，而且蠻荆同化了。蠻荆北方民蠻荆當受着蠻荆的詩，經上便有三蠻荆是北方的蠻民，蠻荆接在蠻荆的小雅采芣出車，六月，蠻荆征伐蠻荆的詩，蠻荆在蠻荆次打勝仗，但已經沒有征伐蠻荆人的那樣順了。

蠻民的蠻荆從詩經中我們可以蠻荆出的是對北取守勢，對南取攻勢，這目的是蠻荆明確的，因蠻荆北地苦寒，不適於農業，南土膏沃，蠻荆別是便於農業的發展。

不過蠻荆人蠻荆沒有蠻荆民族的侵害，蠻荆所「蠻荆」的「蠻荆」，當然是北民族的地方。就是

的獫狁也決不是如像獫狁後人匈奴一樣，獫狁居在長以外的漠北的，大古時的獫狁，所謂狄人，所謂犬戎，都是獫狁的一族，那是黃河北岸的先住民族，被獫狁人把它迫到北方去的。獫狁以他免不得也要時常來侵擾。其實他們獫狁與其說獫狁侵略，寧可說是復仇。

我們觀上面的這些戰爭圖看來，可以知道宣王時代的四征八伐正獫狁發展自己獫狁，更切近的說，便是中原的夏業已經發展到了相當周程度，又獫狁以人口的一天一天的繁殖，所以總不能不向外發展。以上是戰勝了時的景況，我們再把戰敗了獫狁來看。

王風的黍離是周還了犬戎的蹂躪，平王東遷以後的豐鎬的情形。相傳是周室東遷以後，所有舊時宗的重盡為禾黍，周的舊臣行役過舊都，便不禁中心悲憤，連連的呼天不止。

「黍離離，彼稷之苗，（……）黍離離，（……）實，（……）」

行邁黍離，中心遙遙，（……）如醉，（……）如噉，（……）」

知我黍離，謂我黍離，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黍離？」

這樣的三節詩，的確是很有纏綿悱惻的情緒，在詩人看來是不勝零落之悲的現象，但在我們看來是

怎樣呢？我們不要偏激主觀的臆斷，我們要曉得，舊日的王宮，現在也不免變成田地，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周人的不思舊恩嗎？這周室的威令不行嗎？這要尋常一片的榮枯衰盛嗎？太淺了！我們要曉得，這正是舊日的周室已發展到差不多是地無寸隙了呀！

詩人在叫苦連天，老百是長。

再風的定之方中一首詩，為狄所滅（在西前六〇六年），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的時候，詩人讚美他的詩。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明堂。神之將降，受伐于王。」

「升彼虛矣，以望雲霓。望雲霓兮，見山與京。馳驅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哲人。謂百氏，獻于蒸烝。匪謂哲人，惟心憂之。靡化三千。」

周人戰敗了之後的民族，他的經濟力量要怎樣呢？種樹，牧畜，耕作，井井有立，使恢復了生產力與發展程度，我們可以想見了。

以上是一會農業的發展，所以農民得到解放的機會，手工業與獨立化，商人與也急的抬頭，更加以各方國民，混亂，於是而周室的奴隸，便不能不跟着周室的東遷而完全潰敗。

了。

已經廢止，舊制度也失掉了統制，威權，是新的組織下新的思想拍的時候。

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初稿十月二十五日，改作。

發

這是一座神廟。

因為它自己造一些神祕的靈魂——八卦——砌成，同時又加以使人三教四教的國尊的粉飾，於這座廟堂一座座二十世紀現代建築著神明的幽光。

神祇作神祇的目的，神祇規矩都是所以神祇其神。

神祇怕太陽，神祇怕親面。

把金字塔打開，你可以看見那只是一座秦古時代的木乃伊的屍骸。

第一章 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

周易傳是三篇，是文王、周公作爻辭，再加上孔子的十翼便成爲四書，或者把周公掉，仍保存三書的名目。

伏羲畫卦在易傳上本來是有明文的——「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但這明明是神話性的傳說。

八卦的圖底，鮮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崇拜的孑遺。一以象男根，分而爲二以象女陰，所以由此而演出男女、父母、剛柔、天地的觀念。

原始人觀念的觀念以三爲多，三爲衆，三光三才三寶三元三品三官大帝三身三世三位一體三級神器等等。由一陰一陽一氣錯綜而成三，剛好可以得出八種不同的方式。這和洛書的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配合而成魔術的方乘一樣，這種圖的發現，而且十二分的技巧，在原始人看來是怎樣的神奇，怎樣的神秘，於是乎河圖洛書的傳說便一機地生了出來。八卦就這樣得着二重的秘密：一重是生殖的，二重是戰爭的。

數學同程度漸漸進化，曉得三三相重，八八更可以得六十四種不同的方式了，於是乎數學的祕密更加發顯起來，一百九十二片的爻簿（陽爻）和三百八十四片的規簿（陰爻）（註）便一片一片的都發出神秘幽聲，神秘的天空來了。這要變卦，變卦，變卦，這便是周易之所以產生，它的父親更幽然的技巧，它同母親更有意的附會。它的祖父不消說是蒙昧的無知。

（註） 六十四卦，卦各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陰爻是分而爲二的故此爲一百九十二片爻簿，三百八十個片爻簿。

但這重卦的繁辭的，究竟是甚麼人，這在作易傳的人已經是不明白的。

（一）「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繫辭下傳）

（二）「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同上）

關於易的作者與時代，一則再不敢決定下去，這是很慎重的，而且這些很慎重的質疑我們還可以看出是有相當的根據，便是在經文的爻辭裏有幾個可以作爲史實的根據：

（一）帝乙歸妹（泰六五——歸妹六五）

關於帝乙，其爲歷史上的人物者，兩說：子夏謂京房傳荀爽後漢書本傳均以爲成湯，虞翻以爲紂父，左傳哀公九年晉趙鞅筮得泰之六五，言「帝乙歸妹之元子也」，此其證。書多士有「自成

「湯至於帝乙」文，成湯與帝乙顯係兩人。

(二)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濟九三)

高宗古人多以武丁，武乙，引今本竹書「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與西落鬼戎。

(三)王用亨於岐山。(升六四)

注所引，鬼戎下尚有「俘二十翟王」五字爲今本所無。

(三)王用亨於岐山。(升六四)

岐山如岐山，則則宣稱王在文王以後。

(四)箕子之明夷。(睽六五)

但箕子作箕子，劉向云易子爲箕子，都落云荀爽訓箕爲箕，調子爲箕。(俱見釋文)是漢時

人連箕與史有箕者。

以上書事實如帝乙爲紂父，高宗爲武乙，則皆殷之紂。有這種根據，所以易傳的作者重出那「書殷之末世周之武乙」疑問，更因箕子之紂父，洪範是由他紂出來，他在中想史上紂也有一個相當的地位，周之作可以與紂時，所以把紂縮小了一層而疑是「文王與紂之事」。但是對於作者問紂依舊不紂，紂後人卻公然把武斷下去了。

人。[長]教增加[性]，要[性]教的真經，加神秘性，便使[經]中已經[神]秘的[經]更[神]秘，所以不能不更[性]偶象來裝飾。易傳已[性]為孔子做的了，[性]的[經]當然不能不成於聖人。占卜是聖人做的，[性]以鳥龜便成為神物，「不知[性]去」是詩人所想像的，所以杜[性]成為古代帝王[性]。[性]推上去，所稱述的文王[性]公，也不過和鳥龜杜鵑一樣。[性]中枯骨本無鬼，[性]人造了一[性]鬼在枯骨裏面。

我們再看文王周公是何以[性]生出來的。

重卦之圖並不限於文王，此外還有主[性]伏羲，[性]者夏禹人。

(一)伏羲說

[性]伏羲說：「八[性]可以[性]古[性]，[性]伏羲之六十[性]。」

(二)神農說

[性]神農說：易傳子[性]曰：「包犧因[性]，[性]之圖而[性]八卦，[性]之為六十四卦。」

(三)夏禹說

[性]夏禹說：易傳正[性]序：「鄭文之徒以為神[性]，[性]以為夏禹，[性]以為文王。」

周禮春官「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連山相傳是夏易，但有人以爲頤，此圖說許說，與圖說圖說說之根。）

（四）周文王說

史記日者傳：「司馬季主曰：文王演爲六十四爻。」

正說：「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爻。」

按據傳：「鄭氏始以八卦，文王附六爻。」

像這樣一個問題，便有四個解答，我們可以知道每個解答是不大可靠的了。伏羲，周農夏西，是說上的人，我們可以不用說。我們專來講這重然性較多周文王。

主張文王演卦的都是漢人，在他以前並沒有何種根據，唯一的根據，怕依然是易傳，因易傳上有「其當文王與紂之事」的推測，又有一個「作易其有憂患乎」質疑，於是他們便更進一步的肯定下去。文王而有憂患，然是囚在美里的時候，於是便是「文王拘而作周易」了。美里史記作羑里。文王重卦之定以後，易坎六四的「約自牖」一句，公認也就成爲文王的豐贖了。這牽強的圖說是怎樣的可笑呢？

再來說周公

正義序上說：「馬融陸績等圖卦辭文王，爻圖周公。」更後的連卦也說是文王做的了。重卦說都不

可靠，這當然更不可靠。周公呢？大約自左傳上得來。

左傳：「晉韓宣子來聘，觀書太史氏，見易象曰：『吾乃今知周公之體與周之所以王。』」

這不必就是周公作易象的證據。本來左傳自身與其謂爲史乘，毋寧認爲小說。但這兒的見易象而謂周公與周室，可以說是讚美他們曉得神教，或者是曉得提倡文化——因爲宗教神話是周的文化。所以他們照文字解釋，也不能就確實生出周公作易象來。但是後人終於把他斷下去了。

周公多才多藝的，他是孔二先生所時常「夢見」的聖人，而且又稍稍後於箕子，又有韓宣子那句話作根據，於是乎神殿中的三尊神像便完全構造成器了。

但最奇的是那樣心醉周公的相傳是易的作者之孔二先生，在易傳中卻沒有提及周公一字。這大約是孔老二的疏忽罷。

第一章 易的基礎

易經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給我們明代的各種神祠佛寺的「符咒」一樣，它同作「易」不必是一個人，作的時期也不必是一個時代。全書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有卦辭，爻有爻辭，合乾卦的用九，坤卦的用

六，一共有四百五十項文句。這些文句除強半是象，簡單的觀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現實的生活，我們可以說這些生一定是當時現存着的。所以我們從這些表示現實生活的文句分門別類的劃分出它們的主從出來，我們可以得到當時的一個社會生活的狀況和一切精確生產的模型。這經自己來講易經，去要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祕的衣裳，我們可以都是怎樣的一在作操體跳舞。

一 漁獵

(一) 離風无虞，懼入雲林中。(屯六三)

(二) 田有禽，利執言。(六五)

(三) 王用三驅，失前禽。(比八三)

(四) 履虎尾，不噬人。(離六)

■死虎，故列入此項。

(五) 噬乾肺，得金矢。(噬嗑九四)

(六) 噬乾肉，得黃金。(同六五)

肉中得矢當然從政獵傳來，金即金矢，此處所謂金即是。圖同發現一般在銅後，全經中並無鐵字。

(七) 貫魚，以宮人寵。(剝六五)

宮人當即家人，困六三：「困於石，據於藥，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宮不一定是王宮。

(八) 負馬逐。(大畜九三)

(九) 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睽六四)

此項現象不是人獵虎，便是虎獵人，原始時代的人原是為猛獸所獵的。

(一〇) 田无禽。(恒九四)

(一一)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明夷九三)

(一二) 田獲三狐，得黃矢。(解九二)

黃矢即金矢，■銅所製。

(一三) 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解上六)

(一四) 包有魚。(睽九二)

包或訓作庖。

(一五) 包无魚。(睽九四)

(一六) 井谷射鮒。(井九二)

(一七) ■不食。(鼎九三)

(一八) 鴻漸于陸，飲食衎衎。(■六二)

(一九) 漸子木，圖得其勢。(漸六四)

(二〇) 于陸，其利可用。(漸上九)

(二一) 射雉，一矢亡。(旅六五)

(二二) 獲三品。(巽六四)

(二三) 公弋，取鵝在亢。(小過六五)

像這樣可以列於漁獵一項的文句甚多，然獵者每言王公出馬，而獵具又用着良馬之類，所關多係禽魚獵之類，絕少猛獸，可知漁獵已成遊樂化，而牧畜已久，要明惟此有可注意之事項：

(一) 獵具係弓矢，矢是黃色的金屬，當還是銅器時代。

(二) 無圖之類文字，這裏後列耕種一圖和印證，圖之尚未發達的原故。(大壯九三) 小人用咥，君子用罔。圖字可調作網，此圖存疑。

二

(一) 豶豮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无妄六三)

(二) 牛之精。(大畜六四)

(三) 豶豮之牙。(大畜六四)

李道平以爲積家卽明家（據爾雅）牙同代。

（四）者牝牛。（漸家辭）

（五）羝羊觸藩，羸其角。（大壯九三）

（六）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大壯九四）

（七）喪羊于易。（大壯六五）

釋文云：陸作羸。羸，羸也。

（八）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進。（大壯上六）

（九）旅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褫。（晉家辭）

（一〇）喪馬勿逐，自復。（睽初九）

（一一）見豕負塗。（睽上九）

（一二）羝羊悔亡。（夬九四）

（一三）繫於金柅，……羸豕孚蹢躅。（需初六）

（一四）女承筐，……士刲羊。（歸妹上六）

（一五）喪牛于易。（旅上九）

（一六）月幾望，馬匹亡。（中華六四）

此外同有不少的馬牛豕羊等字樣，但奇異詞彙錄不出大字，又「舊井无禽」（井初六）「翰音登

于天」(中孚上九)或卽是難，經中「字明文。

三 商旅——交通

(一) 次，懷其資，得道侯。(旅六三)

(二) 旅焚其次，喪其畜。(旅九三)

(三) 澤獲貝。(賁六二)

論語：「則中。」

這些書都是商賈的起源，從這些文句中可以得幾個注意：(一) 時的商賈，(二) 行商，(三) 是商賈之一種，當然是人身。(三) 實貝是時的貨幣，實字亦從貝，金屬的還未生。

既是行商，那交通是重要的，交通的工具是用馬牛車輿。例如「輿如」(屯)「大車以輿有攸往」(大有九二)「見輿與其牛掣」(賁六三)之類，但奇異的是沒有舟楫的文字。經文中「涉大川」字樣，利或不利用凡十二見，這可見涉的重要，但涉的工具沒有一及，而反而來。

(一) 包荒，濶河。(泰九二)

(二) 過涉，滅頂，凶。(大過上六)

(三) 曳其輪，濡其尾。(濟初九)

(四) 漚其首，臠。(■漚上九)

這是漚明涉不用舟楫，好像是全憑游泳，■漚荷■(包克)或用牛車。由此我們可以揣想到舟楫在
尚未發明——至少是尚未發達——所以涉川的事才看那麼重要。

四 耕種

『不耕鑿，不■■』(元妄六二)

關於耕種全經中就只有這一句。此■關於耕種的■具找不出一個字來，關於五穀的名目也找不出
一個字來，■四五■田字。

(一) 見龍在田。(乾九二)

(二) ■有典。(節六五)

(三) 田无■。(恆九四)

(四) 田獲三狐。(六九二)

(五) 田獲三品。(睽六四)

但沒有一■是和耕■有關係的。

此外

(一) 其亡其亡，苞桑。(否九五)

(二) 碩果不食。(剝上九)

(三) 以杞包瓜。(頤九五)

這好像是樺，但也不能斷定是野生，還是產。

五 工藝——器用

通全經中尋不出一個工藝的字樣，但是器用是不少的。

先從宮室來說，有門庭、家屋、廟、宮、戶、牖、階、囿、城、藩、牀、枕、牀、陛、井、穴等等字樣。在這兒附帶一條注意。便是時穴居野處的遺遺，還未完全廢掉，證據是

(一) 樽子血，用白穴。(需六四)

(二)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需上六)

(三) 乘之坎坎，且枕，入於坎窞。(坎六三)

(檢今本作枕，樂鄭康成，以為木在手為枕。在首為枕，坎窞可知是壁院。)

(四) 困于株木，入于兩谷。(困初六)

(五) 困于石，攸于臬，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困六三)

這些分類有多少是由於想像，或按後來的文字而從得來。但我們第一要知道現在的經文決不是古代的原文，這在中國文字中是經多次翻譯的。後人用自己慣用的文字去翻譯古文，也我們用本國的文字去翻譯外國文一樣，有多少是不能一致。譬如七字原贈人多用石器或者貝壳，後人多用土器，此處便不知是那「又」鼎也可以土，可以金，照「鼎玉」（鼎上九）一句來說，或許是土器，如是金，以玉爲耳環一定是不能支持的。至於古鼎平均爲金器，而後人文字從竹。

像以上所述關於宮室衣服器用有不少的名物，然而在全體的經文中找不出一關於工字樣來。我們在圖兒所得出的圖是：

(一)人類還給時代，工是人人所必爲，還未成爲獨立的生活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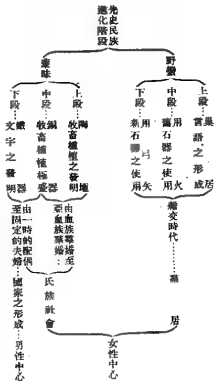
(二)這些工藝是屬於農奴，農奴專攻，不爲子（當時貴族）所掛齒。

與此這圖論是並行不悖的。

第二節 社會的圖

我們從上面所述的生活的圖來看來，可以知道周易的時代是由圖轉化到圖的時代，牧畜還是生活的基調，如農業，如工業，如商業，才見一些兒萌芽。據梅爾（Morgan）古代社會的研究，先民

族之進化階段可表例如次：



（亞血族羣）在今日猶存，此種風俗即是同母兄弟與異母姊妹共婚，在中國歷史上如嫪毐、女英。

共拜，聖朝共崇女英，便是最好的例。）

周易代核當於秦昧代之中下段，雖無明證，而文字則確已明。故當時之社會，顯呈一幾卓之現象。

一 家族關係

在其「中華婚」的遺習無可考見，惟「洞房」的痕跡則儼然存在。

與設福，夫妻反目。（小畜九三）

● 生輝老夫得其女妻（大過九二）

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大綱 九五）

段孤遇元夾（國九四）

■漸於陸夫征不復■爭不有（漸九三）

■ 些都好像是一時的一夫一妻。這■ 的■ 習我們從母系制圖的殘存還可以得到旁證

(二)男子出校

屯如遭如，剛馬班如，匪寇婚媾。（屯六二）

樂馬班如，次明輝（屯六四）

黃如璽，白雲輪如，匪冠帶錄（食六四）

先張之弧，後說之弧，無筭竈竈。（發上九）

這騎在馬上張着弓矢糾糾昂昂而來的當然是男子。起初還以為他是爲搶劫而來，後來才知道是來求婚的。■是女子重於男子。母系制度的殘存此其證一。

(二)女僧長的存在

母——圖騰的社會，會長多是女性。晉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於其王母。」這王母二字並不是祖母，也不是王母，更不是所謂西王母。——其實這西王母也正是古代的神話化了的女酋長。母系圖騰的殘存此其證二。

(三)除這殘存的母系制之外，當時的家族制度確已向父系推移。

一、男子可以■表並且■表

吉(藏九二)

勿取女，見金夫，不有躬。（蒙六三）

既用■處，尙連載歸。（小畜上九）

○取女吉（咸卦）

獨女壯，勿用取女。（《歸妹》）

得妻，以其子。（睽初六）

二、女子可以出嫁並且嫁歸

歸女歸吉。（睽初六）

寄乙歸妹，以祉。占。（泰六五）

歸妹以歸。（歸妹初九）

以須，反歸以歸。（同六三）

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同九四）

寄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嬖之袂良。（同六五）。

三、子可以成家

子克。（蒙九二）

幹父之。有子，考无咎。（同初六）

得妻，以其子。（同六）

二 政治組織

生產日發達，私有財產權已經成立，同時為保護這私有財產權的安定，便不能不有刑政的發生。當

時政治組織有下列的各段：

(一) 天子

公用享於天子。(大有九三)

(二) 王公——大君——國君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節上六) (其他履九二、臨六五、凡二見)

王假有家。(家人九五) (假，同格，至也)

昔公從，用爲。(益六四)

親國之光，利用賓於王。(觀六四)

用行師，以某國君國，至於十年不克征。(復上六)

(三)

侯。(屯，漸及初九)

同行師。(漸，漸)

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巽上六)

侯。應日三報。(晉，晉)

(四) 人——師

或人爲於大君。(履九二)

利武人之貞。（歸初六）

圖出以律。（圖初六）

（五）臣官

王假廟，匪躬之獻。（遯六二）

官有過，門閭受有功。（圖初九）（官或作管，圖釋義）

（六）史巫

與在天下，用史與巫。（圖九二）

以上幾種時期政治上的位階，國家的雛形是約略具備了，但是我們知道，這僅僅是雛形，那和氏稟社會相隔並不甚遠。

「王假有家，」「王假有廟」（象辭），這是「明王」的「事」是「尊家政和祭祀的」所謂「利建侯行師，」「康侯，」「馬蕃廐，」這是表明侯「職」是管軍政和「爭」的。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王侯的連文正表明王侯的對立。侯而且要臨時設置，因為在經文五侯字之中三處都稱「建侯」。這樣的「正」剛剛表明王是酋長而侯是軍長。

我們中國古時候的所謂國其關係是一個大宗，或小宗，所以動輒便「萬國萬邦，易經中的所謂國，當然也不外是這樣了。

「王」兩侯不外這些大宗小宗的會長軍長，所謂天子——當然也不外是一個大族的頭目。假使容許我們更大的馳騁我們的想像，那「同人」一卦中的所謂「同人於野……同人於門……同人於宗……同人於郊」，恐怕就是當時的「議會」，序卦謂「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我們要「就是」會長，這並「不算是」什麼「神聖的」，大概宗法社會的人有大「必相會」，他們的大事是「不外是戰爭和享祀」。

「同人先號咷而笑，大師克。」（同人九五）

這是聚議着在關心「事」的情形，起初大約是聽「消息不好」，所以先號咷；後來戰爭又「利了」，所以又後笑。萃卦初六的「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發為笑」，怕也就是這個同樣「號咷」。

萃也「聚會」，萃王假有廟用大牲，利用禴，萃如嗟如——「奇渚洩」——這分明為享祀而聚會的。「萃」見大人：萃有位——或者也是「華長或軍長」。

三 行政事類

政治「講」已經有了，我們且看它做些甚麼事情；

第一 享祀

(一) 拘係之，乃從縶之，王用事於西山。(隨上六)

(二) 不羈，有孚順若。(賁辭)

(三) 羈，可用事。(損象辭)

(四) 王用事於帝。(益六二)

(五) 王用事於帝。(益六二)

(六) 乃利用禴。(萃六二及升九二)

(七) 王用事於敬山。(升六四)

(八) 制刑，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困九五)

(九) 羈來歸，羈來歸，羈來歸，羈來歸，羈來歸。(賁辭)

(一〇) 王假有廟。(賁辭)

(一一) 羈來歸，羈來歸，羈來歸，羈來歸，羈來歸。(賁辭)

以上十二處很明顯地是表示着享祀的，這可見享祀的重要，其次十二處有「明」字，這可見王「一國中便」主。還有「明」字，上六和困的九五，在當時好像要有人「供祭的習俗存在」。些人性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不消說會是由「明」字的「孚」隨的六二「小子失丈夫」，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這所係的分明是人，不是牛，不是羊，也不是豕。九四「隨有」……有孚在道，「孚」字或許怕就是「孚」字罷。(案古金文「孚」字均作「孚」)——從萃的六二和升的九二看起來，「孚」一點也不牽強。所以所

拘係的「之」所從圖四「之」不是上文的小子便是丈夫。

第二 戰爭

戰爭在原始人的生活上是很重要的，這是很也可以想像得到。易經中戰爭的文字之多，實在任何的專項之上。

(一) 不圖為寇，利禦寇。(蒙上九)

(二) 繫于泥，致圖五。(需九三)

(三) 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六)

(四) 圖中，……王三編命。(師九二)

(五) 師或輿尸。(師六三)

(六) 師左次。(師六四)

(七) 長子圖師，弟子輿尸。(師六五)

(八) 有圖知，富以其鄰。(小畜九五)

(九) 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泰六四)

(一〇) 圖于旅，勿用師。(旅上六)

(一一) 伏戎于莽，升圖陸，三圖不興。(同人九三)

(一二) 圖，弗克戒。(同人九四)

(一三) 困人主，困而喪，大國相逼。(同人九五)

(一四) 不富以其隣，利用僕僕，无不利。(謙六五)

(一五) 利用行師，征邑國。(師六六)

(一六) 行師，利行師。(師六六)

(一七) 迷國，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而子十年不克征。(復上六)

(一八)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離上九)

(一九) 垂其角，繼用寇邑。(晉上九)

(二〇) 負且乘，致寇至。(蹇六三)

(二一) 師于王庭，師喪，喪其首，不利行。(夫象辭)

(二二) 壯於前趾，往不勝。(夫初九)

(二三) 惕號，喪其資，喪其資。(夫九二)

(二四) 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中孚六三)

(二五)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濟九三)

(二六) 用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濟九四)

此外還有不少的單調的征字(十四處)，以及重義雖然很顯明而不敢妄定的無賴的孚字(經文
中的孚字凡三十三處，古人均一信，有些地方實在講不通)。「匪爾婚媾」四字，經文詞意字同

「孚」的機會還頗的多，惟一的原因就是氏族共有財產「匪爾婚媾」，「子多做了武人，自然從事於生

時候少，便不能不用武人的力量去搶劫民族的財產，以爲己的私有。於是戰爭便成爲物質生產上的一種工具。戰爭可以搶劫別族的牛馬，可以搶劫別族的羊豕，可以搶劫別族的女人以爲妻奴，可以搶劫別族的小子丈夫以爲奴隸。由這類的結果，自是武人專權，自然是男子和女子掉了主從的地位，母系之所以崩破，以此。

「妙能說，彼能居，履國尾，逐人治，武人，大害。」（賁六三）

本來公然的公然，開眼睜起來，本來是公然的公然放開腳步走起來，本來是老虎皮，了它的巴的，公然的虎轉過頭咬起人來，本來是只青龍從女王到美人公然篡位來。由軍長變成會長，這是必然的路徑。國家之所以成立，亦以此。

第三 賁

賁在當時已是其之於政長：

（一）受茲介爾於其王母。（見前）

（二）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井九三）

（三）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見前）

這是實一方面的證據。

（四）斷折足，覆公餗，其利剋。（睽九四）

刑罰一方面的證據。

實際——這是怎樣行賞賜呢？——經文中沒有說及。屬於刑方面倒有好幾處。

(一) 刑罰人，用說（書）報復（康初六）

(二) 拘保之，乃從康之，王用車四匹。（上六）

(三) 報復，利用說。（報復）

(四) 報復，利用說。（報復初九）（校，木械，器械之類。）

(五) 報復（荷）報復。（報復上九）

(六) 報復，利用說。（報復）（上六）

(七) 報復，其牛報，其人天且報。（報六三）（天，報也。）

(八) 報復，困于報，乃報有報，利用報。（報九五）

(九) 報折足，報公報，其報。（見上）

上——看來，刑是刑的工具，有報經報（報是報是自然報）利有報刑。刑人報有二，一是報人報，二是報人報。報爭低十分頻繁，其必然的結果是生產報與報的增多。報多了的報大概只報作報性報了事的，但是人的生產價值老早實現了，結果是用到報了的生产上去，於報奴隸制便報生出來。報便成報兩產，成報可以買報的商品。

四

當時已國家刑政的成立，階級在理論上是必須存在，而在事實上，也公認存在。經文裏實際上政治上的位階——天子王侯等之外，還有一級的抽象的社會上的位階，那就是大人君子和小人。

(一) 單舉

大人……十一處。

君子……十三處。

小人……四處。

(二) 對舉

大人與小人……一處。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否六二)

君子與小人……六處。

『小人无咎，君子吝。』(巽初六)

『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膚。』(剝上九)

『好遯，君子吉，小人否。』(遯九四)

「小人用壯，君子用剛。」（大壯九三）

「君子維有艱吉，有孚于小人。」（解六五）

「君子豹變，小人革面。」（上革六）

全經中合計大人十二處，君子十九處，小人十一處，大人可以和小人對舉，君子也可以和小人對舉，而大人不會和君子對舉；但革九五「大人虎變」上六「君子豹變」雖不同爻辭，而對舉成文。虎強於豹，大約大人比君子還要強一點罷？

又小人單舉的，有三處，依然是對舉的。

（一）「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師上六）

（二）「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勿克。」（大有九三）

（三）「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既濟三九）

這兒和小人對立的是大君，是公，是高宗。我們藉此可以知道那時的大人君子就王仕宦，小人一般的平民了。

當時的大人是由下列的形式：

（一）大人——天子……王侯

（二）子——武人……史巫（人？）

(三) 小人——邑人……行人（『論人？』）

(四) 刑人……臣妾……貴僕

大人君子屬支配階級，小人刑人是被支配階級。

史巫大概屬『當時的教育』的，我們剛蒙卦的象辭「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當時的教育不消說只是教人迷信。

『人』有兩處：

(一) 道坦坦，幽人貞吉。（『履九二』）

(二) 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歸妹九二』）

好像都是很有『道德』的君子，不一定就是史巫，或者是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當時的

『階級』？

邑人凡三見，行人一見，旅人一見。

邑人：

(一) 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訟九二』）

(二) 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誅。（『比九五』）

(三) 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无妄六三』）

據第一圖看來，邑人也是當支那（奴隸）的所有者（奴隸），所以在支配出去爭戰，失敗了回來，逃走了三百家。邑人和行人相對大約是土著商人。

行人或者圖是商人——「旅人先笑，號咷，喪牛於旅」（旅上九），這和無妄的六三恰好對仗，一邊是得牛，一邊是失牛。圖者是商旅，或者也怕圖是喪人。

但是刑人是最可憐的，他根本是失去人格。他除本身受種種的肉刑之外，他的運命是被人「利用」。

(一) 犧牲——「剝削……利用祭祀。」

(二) 牛——「畜田獵。」

(三) 商品——「大，懷其寶，得道。」

第三節 精神的象徵

東由西來，漸漸進化到東的途中，生產日繁，原始的圖法社會一族一宗的統攝不罷勝其圖，於是遺產者有產的私有權便因以成立。私有權一成立，在同一單位中自然不能生出遺產者與遺產者的分界出來，於是而圖的基礎便因以圖定。國家的基礎是建設在階級的對立上。那時的階級國家

顯然是奴隸制的組織，支那者即爲奴隸所有者。與這樣的——情形相應，自然也有它的——上——表現，們且從宗教，藝術，思想三方面來觀察。

一 宗教

因爲自己——懸昧而且同時有——無意识地——出於愚民，原始人的思想必——現而爲宗教，或者魔術，或者迷信。

易經全部就是一部宗教上的書，它是以魔術——骨，而以迷信爲完全——的魚貝的。

「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初九）

「咸卦之十朋之龜，弗或違。」（損六五——益六二）

「自天而之，吉无不利。」（大有上九）

「用享于帝。」（益六二）

至上帝的觀念在——已——有了，八卦是天人之間的通路，便是在——路上來往——的傳宣使者。所有人的祈禱由他銜告上天，所有天——兆由——指示下民，一切的吉凶禍——可前知，龜當然可以——而誰也不敢違背了。誰敢違背，那便是凶。

但是這上帝是——方產生出來的呢？

「公用事于天子。」（大有九三）

「天之顯，有子，無咎。」（益初六）

在原始時代，則是「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母系社會，由母系社會轉化成父系社會，又才生出父子關係出來。所以在社會學史上，父是由子所產生的，就顯先有子而後有父。

同樣，天是天子所產生的，要先有天子而後有天。

天子要固定自己的權威，要固定自己父子相承的產業，所以才把自己的模範轉化到天，成為永恆不變的高事萬物的支配者。他不稱他做天兄天母，而要稱他作天父，便是在父系社會成立以後，要使財產繼承神聖化的緣故。於是乎天子有父親的父親，而世界也就成了父親的世界。

一個人能有幾個親生的父親嗎？

事實上，一個人不能有兩個親生的父親，所以世界也不能够是父親的世界。

上帝是天子產生的，上帝的意旨其實就是天子的意旨。吉凶禍福之在天子手裏的，結果就是服從我的便有好處，不服從我的便有災害，這假手於龜卜著筮當然是再顯也沒有的了。

譬如一個魔術師他利用一個假的夢遊患者來預言，「你在今天晚上就要死，他在晚上便來把你暗殺了。」（從前見一種表現很壞的電影名叫「瓜果瓜與博士」的，有這樣的一場結構。）除你以外的人

當然會以「夢遊患」為真宮，而含着無上「信仰和敬畏了」。

上帝的騙局就是這樣，撒旦的騙局就是這樣。

上帝成立了，他是完全和人一樣的，不消說他也要吃東西，而且他最喜歡吃牛肉。

上帝要吃牛肉一層，我們知道他——是牧畜時代產生出來的——**關**上帝是產生在現代，**他**

一定會喜歡吃冰淇淋。

這貪吃的上帝不僅喜歡吃牛肉而且還喜歡吃人肉——「剽削……利用祭祀」——這可證明當

時的「俗」至少是離吃人肉還不遠。台灣的生番到現在都還在吃人。中國人的祖先也好像是很喜歡

吃人肉一碟一盤，現代都還有「割雞肫食」和「割雞卒卒」，由事

■ 的上帝，你看他是怎麼憐仁呢？

此外如「王用享於西山（或即岐山）」是虛無崇拜的予圖，「王假有廟」是祖先崇拜的開始。

萬物崇拜是自然發生的原始人的迷信。它的■■■可以說完全是在蒙昧上的。原始人對於一切自然均不明其所以然，只覺得萬事萬物都是■■■與不可思議。男女的生殖器，自然的現象，風■■■雨，山川草木，一切就好像有■■■明靈在裏面。這是原始共產社會應有的觀念。宇宙還是羣神共產的時代，還不是一種私有

■ 代。

最先崇拜的習俗一定在氏族財產發生以後，在原始的人連父親觀念都是模糊的，不消說更不上祖先。「古之葬者厚衣之以」之中野，不封不樹，與則尤數」（禮記下）——這分明是沒有絲毫崇拜的痕跡。這種秦的風俗在作易書時好像還有些遺存，我們看離卦的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便是一個證據。

不滅的觀念確立以後，世界化成了雙重的世界：靈世界和肉的世界。上帝永存的觀念與着靈魂不滅的觀念要生出來。靈界好像只隔着一層紙，宇宙是鬼和人共有的。有這樣的鬼世界，所以中國人用不盡天堂，用不盡地獄。鬼是人的延長，靈力可以長有，生靈可以長有。

二

在易中所能導出的靈的藝術，有左列的幾項：

(一) 周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漸上九）

(二) 賁于丘園，束帛遺之。（賁六五）

(三) 賁于丘園，束帛遺之。（賁六五）上九）

(四)音樂——日及之能，不聞歌，則大喪之禮。(禮記·曲禮)

得祿，或謂之祿，或謂之祿。(中學六三)

這是很幼稚的。但在這幼稚的藝術的萌芽中我們可以看出藝術上兩條原則：

(一)藝術是藝術的藝術的藝術。

以鴻羽爲儀而助舞。連鼓都是用的土器。

(二)藝術是現代生活有密切的關係。

當時的生活是宗教是戰爭，所以鼓歌不是用之於祀，便是用之於戰。鼎是祭祀用品，「人素以享上帝」者，所以也那樣用玉環來裝飾。「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的裝飾，或者也怕是爲的祝神和祝捷之類。

藝術是生活的附庸，我們就文自身更可以找出一個證據。

經文同義辭多半是韻文，而且有多少是韻有詩韻的，我舉幾首在下邊。

「屯如，逴如，

屯如，逴如，

逴如，

逴如。(屯六二)

這是同一個男子騎在馬上，迂迴不進，他不是去從征，圖去找愛人的，還班爲韻，寇續爲韻，更加一個字的語圖詞，把那迂迴不進的情趣表示得多麼充足呢？

「實如，實如，

白馬輪如，

匪寇，

婦歸。」（實六四）

與上同調，此側重色感。

「突如其來如，

笑如，

死如，

棄如。」（擊九四）

這是多圖哀婉的一首抒懷詩呢？這當然是有悶悶不樂的圖感，他豐衣足食之後，在百圖轉輾之中，對於人生發生出這樣的疑問。人生是誠然不可捉摸的，人生是無常的，這便引發了他的無上的悲哀。儘管圖內含是這樣的一圖支配圖圖的情感，但他所表現的方式實在是單純而日有很大的效果。

「井井不食，

爲我心憫

可用派。

王明曲學其端，（井九三）

讀這短短的四句，好容易讀出屈子的離騷。

「言」

笑言

「言」

不喪亡也。（言）

這可以說是繪影之作。

「女承」

元寶。

士封平，

无血。（歸錄上六）

這是上一對年青的牧羊人，在青草的情形，刻字怕是要剪剔之類，思，所以才青無血。（古人作刺字，實不通。）下的羊毛，女人承竹，承受着，是虛設的，所以才說無血。我想，這解釋是合乎正軌的。那末我們看，這是多麼一幅優美的圖，假使畫出一片碧綠的草原，原上

畫出一羣雪白的羊子，在那背景的一——你畫出一羣原始人的年邁夫婦和隨着一位剪着羊毛，一位承養子。這怕要比 Millot 的「牧羊少女」還要更有風韻。這首詩情調簡單，但顯是一個白描的世界。

「——在險，

其子和之。

我有野胃，

吾與爾之。」（中半九二）

這就是酒杯，應當——波，與和字為韻，大概就是酒之意。這簡直是享樂的世界了。同一是有閑的心，由離九四詞裏看一變而為這兒的超脫。他們不可解——悲哀暫時是在酒裏面——解決了。「吾與爾」假如我們更大膽——釋成一男一女，那會怎樣呢？——那也並不勉強，因為「其子」的子字如「之子於歸」之子，或「與子偕老」之子，可以解釋成雄雞或雌雞，——那會是怎樣一首有韻的歌呢？好了，——就只舉這幾首吧。我的目的是在想——明明和——生活是有關係的。

這些例子總可以算詩罷？——以算——藝術罷？但她們是用來做甚麼的？們是用來——傳遞的符號的啦。——本來是支配——的宣傳工具。這——千古如出一轍。豈個是甚麼「為——而藝術」——家？

個的[]是[](兩面圖)的[]

三 思想

『自然是辯證法的證明』(“Die Natur ist die Probe auf die Dialektik.”—Engels)
辯證[]並不是甚麼神祕的事物，只要[]無成見不帶着色眼鏡的自然觀察者，[]自[]得到這個方
式。

(一)自然界中一切都是進[]的，一切的[]事[]都有發生，成長，死滅；[]證[]明是要在這[]中
[]事物。

(二)動態的成因是由於內在的相事物間推移，有昇有降，有平有險，有分有合，有成有敗，由這一反一
正而生出變化，變化就是進展；[]法就是要[]事物的內在矛盾。

(三)萬事萬物是[]相[]關連的，就如像活動影片一樣，要[]察它的全體。假使分割地作為片段的[]
察，那便立地呈出死態；辯證法就要在[]整個性上去觀察事物。

自然的[]是這樣，辯[]法是自然的反映。這[]和形式論理的三段論法一樣，並不是到近代才
現的，他是在古時[]有的東西。在歐西的古代哲學家，赫拉克里特(Heraklit 544—497 V. U. Z.)

有名的代表。他有一句名言是：『萬物方然而亦方不然。因物流徙故。物在不斷的變化中，不斷的生成中，不斷的消息中。』(Alles ist und auch nicht, denn alles fließet, ist in steter Veränderung, in stetem Werden, in stetem Vorgehen begriffen.) 變遷並不甚奇，然而歐洲學者論辯證的人，以他為始祖。

我在檢討周易中思想，我要說它是一證的觀察，我想不會有人罵我牽會，是在用普通中西的常識與演技。

但是辯證法的形式雖然是一樣，各個時代各個時代的內容是進展着的。然的觀察和自然的觀察，今人比古人不可不說的地步。法自身也在不斷的進展，我們不能夠古代的愚昧和現代的一也。我們不能說墨子的論理就是現代的邏輯。這點我們要清楚，連這點我們都不清楚，還就了解辯證法，是腐儒的態度了。

好，我們現在就來看傳中所含的。

八卦的本來是在男女兩性的象徵，在上我已說過。所以易的觀念就本是兩性的對立。一事是由這樣的對立而成，所以我們在易經中可以找出不少的相對立的文字，就是吉凶，禍福，大小，遠近，出入，進退，往來，上下，喪，存亡，生死，泰否，損益等等。八卦是四對相對立的現象，六

十四卦又是三十二對相對立的事物，就這樣宇宙是充滿了矛盾。

但這些矛盾是相反相成的，結果是得出二個公式，就是「小往大來，大往小來，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就這樣便生出變化。

宇宙是變化的，是一運動，所以統名之曰「易。」——「易者變易也。」

《易》的作者自謂的觀察所得出來的一「易」的宇宙觀，雖然幼稚，但是是很合乎正軌的宇宙觀。

這個宇宙觀是《易》乾卦的「字義」，龍起初是潛伏的，漸漸現在山裏了，龍在淵裏了，漸漸為雲為雨而飛上天去了，再便到了高亢的地位，不備不有悔。宇宙觀發生，成長，毀滅，大概是這個樣子。

到這兒一切都合乎《易》的，也可以說是合乎自然的法則的。但是《易》的作者更進了一步，更進了一步是《易》的一步，而且是不離《易》的一步。

《易》的字義是很平凡的，一切都有生成，一切都有毀滅，天下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這真是再平凡也沒有的。《易》是對於那支配階級是怎樣地一個危殆的觀念呢？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那場支配階級，私有財產，國家政，都有它毀滅的時候，而且毀滅在相反

對者的手裏。這樣怎_■能忍耐下去呢？

從自然_■——實踐問題上來，在這不能耐_■的一步，一舉手便把自然的過程改了。怎樣改法呢？知道大的去了，小的一定_■來，_■的平了，平的也_■；_■目的是要_■不變，不去不來；要不去_■來，那就_■不大不小，不平不_■，要不大不小，不平不_■，只有中道了，就是所謂「中行」。於是乎而一切都靜止了，辯證法也就死滅了。所以說「易者不易也。」——「不易」下去，於是乎鬼神及鬼神的代身便永久支配着世界，而宇宙便成於五百七十六片長短的磚塊。

所以周易的實踐倫理，結果是折衷主義，機會主義，改良主義，龍亢而有悔的時候，接着就是「見羣龍无首吉」了，就是叫你不要發展到邊頭。儒家的根本義也就在這兒。我們且看這個思想，在易傳中是怎樣_■開_■。

（後編）周易是周初的牛野蠻子所作，參看拙作「周易的創作時代」（收在兩時代裏面），卦辭多採自殷_■成語，故事，民間等均有之，其時代極_■有極原始的地方，也有_■進步的地方。創作時代得以確定，這複雜的情形始可迎刃而解。故在這兒我們要有一個明白的認識：易經所用的資料有的雖然還在殷商時代，而整個的思想過程是戰國年間的作品。本篇在思想分析上無甚_■只是時代的看法須改正。

第二章 易傳中辯證的觀念之展

易傳便是十翼（一）象上傳（二）象下傳（三）象上傳（四）象下傳（五）象上傳（六）象下傳（七）文言（八）說卦傳（九）序卦傳（十）雜卦傳。歷來相傳是孔子做的。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

漢書儒林傳：「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得。」

此外還有易乾鑿度也在這樣說：「仲尼五十究易作十翼。」

但這都可靠與否尚在還是問題。不過孔子研究過易經，實在的，對於易經發見，理論也是實在的。論語：「假我數年五十以學，可以無大過矣。」——一切晚年好易的話，怕都是從這「五十」兩個

字鑽出來的，但這五十兩個字也有人分解成五與十，就是成五年或十年。當時讀書不容易，沒有墨，拿蠅頭竹簡來自己刻畫，或者用漆來塗寫，要磨擦，久的時間，我們是用不著驚嘆的。

莊子天道篇：「孔子往見老聃，問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漫，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十二經有人說是詩、書、易、春秋六經，加上六緯爲十二，有人說是易、上下經並十翼爲十二，又有人

春秋十二公經，——雖然有點難懂——是佔據着的大綱，十二經中只有易在後面。

又天運篇：「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問之於見老聃。……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曰：吾求之於《易》。十有二年而未得。……」這度數陰陽大約就是指的易理了，妙在五年十二年，數目與五年十年學易的豫定，相差不多遠。

又同篇中看「孔子問老聃曰：『《易》書遺藥，《易》就六……』老子曰：『……夫六，先王之陳迹也。』這是明明含有『在裏面』。

總之孔子是研究《易》的，他對於易理雖然發達，雖然在《易》傳中可以聊出不少的「子曰」云云的話，這些證據大約易傳的產生至少是如像《易》一書是出於孔門弟子的筆錄罷。

——據實可以規定出易傳的代性。

（按：這是《易》傳，孔子並不曾說過《易》傳多出於弟子門人之手，與中附「子曰」的「子」，可能就是弟子，請參《易》傳作「周易的創作時代」。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易》經的時代，在上篇我已經約略的規定了，它是由原始共產社會變成奴隸制時的社會的產物。

易傳是產在春秋戰國的時候，這個時代是由奴隸制確切的變成封建制度的時代。

所以易經的產生是在革命的時代，易傳的產生也是在革命的時代，不過易經的時代是無差別社會中產生出易經的時候，易傳時代是貴族的臣僕與貴族的對峙時候。所以易經的作者對於革命的事實用着激越的口吻顯美着說：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應乎天而應乎人，革之謂之大義！」

這可以見得當時的時代精神了。事實上春秋戰國時代的時代多是一些革命家——如老子、管子、如楊子、如莊子、如韓非子他們的思想多少都是帶着革命性的。此外如墨子算是保守派，孔子是折衷派。大凡在一個社會變革時代，隨着社會制度的改變要起一番理論上的鬭爭，即是方興的文化與舊有的文化相對抗。中國在事實上只經過三次的社會革命。所以我們在文化史上也可以看出三顯顯越的時期——真正正是劃時代的時期：

第一，易詩書所代表的一個文化的集團；

第二，周秦諸子（孔子一門包含在裏面）的一文化的集團；

第三，近百年來科學與中學的混雜。

由上篇的討核，我們知道，易的宇宙觀結果是把辯證法毀滅了，把原來是易世界弄成爲定的世界，並且使世界重化——鬼神的世界與人類的世界，使前者是優越於後者，以固人間世之支配階級的優越。

春秋時代的革命思想家，他們起來革這種舊思想的命，那必然的傾向是：（一）精鬼神的復活，（二）排斥鬼神，信而力求合理的理論——主張理的優越，（三）因爲支配階級仍然存在，世界仍存着重化的形式，在易世界裏士族代替了貴族，在易世界裏本體便代替了鬼神——尚宗教而不上學的結果要一變而爲唯物觀了。

孔子思想與辯證反對，他的宇宙觀根本是固定的，非變化的，教的，他本是迷鬼神。他這一派在當時完全反對革命派，精神他反對不通變化的攻勢，僅他帶過的弟子們有重放諸葛火精神，死力保持着自己的存在，而孔子了。這正是社會的易是取易式的證明。

孔子的一個集體體是在易之閒遊移，他一方面認定了辯證法的存在，然而終竟只求折衷；他一方面認定理，然而他卻迷鬼神；他一方面攝取了形而上的宇宙觀，然而他立地把它重化了起來。

我們現在專就這易傳來考核罷。

■ 一節 得位的事象

■ 傳本原是得易的，易的出發點，是一得證觀，易傳把這一得證詳解。

■ 譬如序卦傳一

第一段進化

■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蓋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失，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比，故受之以比。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後有，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第二段變化

■ 泰運過也，順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而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咸。咸者合也。物不可以合，故受之以賁。賁者，賁也。賁而後亨則盛矣，故受之以剝。

第三段進化

「判者變也。物不可以終變。初窮上反下。故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妄則不可變。變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以上是序述易上經三十卦的大綱。由易的卦名究竟是幾個定的，這兒所推測的次序理由，竟是不最作易的人的原旨，我們很不開判定。但這兒至少是一個理由。

杜鵑的叫聲我們知道是沒有————在鳥同志中或許有意義難不得而知——但在我們好事者聽來公然成爲不如歸去了。由還不如歸去的來便生出望帝春心託杜鵑的傳說。這種牽強附會在不懂中國話的國人，乃至不懂中國文的中國人都會不覺得的，不消說完全與鳥無涉。

但是這總是一個意見，一個不失爲詩人的意見。

經的卦名次第，那簡單的變也不過如像杜鵑叫聲一樣。然而在易的心中可以生出變的變來。我們可以易傳變念是傳易的人自己的觀念，他以自己的觀念輸入那卦序裏面，就如象詩人以自己的意見輸入杜鵑的叫聲裏面。

不過這個觀念究竟是一個很有趣味的觀念。這是一個唯物社會化觀，雖然很含糊，雖然很幼稚，

但總是一個很有趣味的觀念。

我們看他把萬物的生成歸於天地的對立，把國家的成立歸於人衆因食物的鬭爭，這已經和「天生草昧」、「天生蒸民作之君」的見解是完全不同的。衆之所比，大抵就是原始共濟會——國家的雛形；物立——大——小——國家行政的開始。由——衆——寡的對立，暫——然——著小虛，結——終歸於互相合併，於是由小國——變成大國，由小宗而——成大宗。到這時——才有——權分功易事——，產業上大有可觀，所以才漸漸生出文化的裝飾出來，這是由——進入文明——地域，天下太平了。但是太平——時——有窮——的時候，為甚——時——呢？大約——時——的內部是含——矛盾。因為——有大有，必定有小有，有上人——必定有下人，大小終必至於相衡，上下——必至於交爭，所以——於上者必反——下，天子倒了王公代之，王公倒了士大夫代之了。——就是這樣，泰必否，否必泰，——必剝，剝必復，一切都有個盡頭，一切都在——着連環扣，——這連環是愈疊愈大的。

——序卦傳的前一節中我們可看出來的意義，我們再叫他回復一節罷。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所歸。」

這幾句話是總結上文而開——下節的關鍵。上文保——人——社會的進化，人——會的進化就是由這

樣相反而成的兩對立。先天產生出來的，在母系社會只有夫，沒有父子的關係，在父系社會國家未成立以前只有父子沒有君臣的關係。所以天和地產生出來的，禮儀也是逐漸產生出來的。所謂國土所謂禮儀也不過是天和地在上下對立上，階級的對立上。這是總結上文。下文再申述窮上反下意思，指示一切的變化。一個二個的進。

第一環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禮之以恆。禮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禮受之以遷，禮者通也。」

第二環

「物不可以終，故受之以大。大，物不可以終，大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故受之以夷，夷者傷也。」

第三環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革，革之以旅，旅者旅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臨，臨者臨也。」

第四環

「物不可以終，故受之以困。困，困也。絀必所，困受之以復。」

第五環

「復而不已必益，益受之以姤。姤而不已必快，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第六環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純，純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第七個連環

「井道不可不羣，羣變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輕止，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第八個連環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所，故受之以旅。旅而無所寄，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第九個連環

「入而後悅，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第十個連環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即濟。」

這些連環若看若無關係地銜接着，連環中的各個圖象在當時是認為必然，但在我們現在看來多不免有些滑稽。但這是認識自然的，有深淺的不同，我們須要曉得那是兩千年前的思想，但

綜合上面兩點，可謂成三個定式：

第一個：

『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第二個：

『變於陽必反。』

第三個：

『相反相推而生變化。』

第二節 辯證法的變化

易傳的作者把易的辯證法展開了，他是約略的，自然的理法，假使他同要進一步，他可以導出一個必然的革命的實踐，就是順着自爾的理法，扶正祛邪，支配者，促進戰亂，促進變化。然而他沒有到這一步，他卻把方向轉換了。

『天』之運行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

「下化或觀其所歸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系下傳）

他在不已之中看出恆久出來，變化管變化，但變化是變化的，是相對的，變化這個道理是絕對的。這絕對的道理是恆久不變。只走到這一步，還不算錯誤，因為變化本來是變的，但這絕對變的，變化的，變化的，變化的，所以變化只能成相對的絕對，然而他卻把它變絕對了。

要求，根本是佔在支配階，保持支配權的恆久。

更進一步他絕對絕對的恆久化成本體，依然把世界變化了起來。

「乾剛之應耶？乾坤成列而立乎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為之，推而行之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繫辭上）

道，我們知道本來是老子「本體」這兒輸入，變成絕對恆久的至高理性。於是辨證觀倒立起來了。本來是從天地萬物變出來的道理，卻一變而為產生天地萬物最高的存在。這個存在是「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的，空間也不固，時間也不固，他是無處不在，無時不存，他「周流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萬事萬物萬理萬化都是他造成的，他是「知周乎萬物，而理天下」的全能全智。

「約」一圖存在，這就是神。

「故神先方而易无體。」

「一陰一陽之謂道，順之者吉也，成之者性也。……絪縕仁，絪縕用，絪縕而不與聖人同處，嗟德大矣哉！有之謂大，日新之謂盛，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

道即變易，易即是神。

這樣，法一變而形而上學妥協，再宗妥協。對的意見絕對化了，相關的只是由仁義的表示出來的盛德大業。

只是「一著」——肯定宗——還看不出儒家的苦心，還要更進一步。

宗教肯定下去了，有了宗教便不能不有教主——其實是有教主然後才有宗教。主是怎麼樣的人呢？就是「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的「大人」了。這樣的大人便是聖人，「有天下」的。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崇高乎，大賁，歸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聖人之大賁曰位。」

「聖人」大賁的聖人——大人，與「經」上的大人——不同，易上的大人是物質上的貴族，這兒

大人。神上的貴族，這樣的貴族才配做人主與教主，在這兒政教合一。原始才合理化了，這正是士大夫階級的哲學。更明白的說，馴馴而士大夫階級了統治者，所以不能不找出這一己的根據。

一切都得着根據了，一切都合理化了。

但這「秘密」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這「該把」化「來」，「來」來。古人的迷而儘管是迷信，然而有用而多麼有用的。所以

(一) 神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二) 神

「精而神，神而明。」

(三) 神

「神而明，是故可與神，可與神。」

(四) 卜筮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在原始人是自發發生的宗教，到這兒竟成爲有「」愚民政策。

一 主 的 論

相對的，或爲絕對的絕對，所以，對的，對也成爲絕對的相對。相對物間的推移轉，完全止了。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有常，靜有定矣。」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居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就這層階級便固定下去了。但，你怎樣能够把它固定下去呢？自然是，動着的，人事也是變動的，你就要想它固定，畢竟一片的新圖是不，每成功的。

在這兒，易經的中行之道便不能不強調起來了。就是一切的，情都要無過無不及。在上的不妨遷就一下，在下的應順從，多的不妨施舍一點，少的也，安分守己。

「天運下濟而光明，地運舉而上行。天運虧而益，地運益而虧，鬼神害而福，人道益而好，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陵，君子之道也。」

自然現象的變遷是無惡無善的，自然法則的或虧或益也，的人道的，謙是有定論的，人的好

愚也是有意識的，假使人道真真是順着自然的法則，■只有優益者早虧，■者（不足者）早益。然而儒者則意思不是■機，■者是■的，叫他叫他■防，要客氣，要謙虛，■是致，要■一個不■的樣子，以免遭人■而受自然淘汰。

「然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樂而不忘憂，是以身可保而名可榮也。」

不錯，危難的時候；亡者的確有存留時候。亂者的確有治的時候。是被肯定的一面。確定其否定的時候。間就是被肯定的一面的確也有否定的時候。這那天——自然法則。假使觀着白蘭法則，那是只好叫肯定者早被否定，而否定者早嘗定其否定。就是使一時的平衡狀態早早打破，使社會到更高的一段階段。一個國家的平衡。而儒家的理想不然。他想一平不敗，永遠到底。他教人在和平的時候。要不忘你的敵人，就是在治安的時候。要不忘記擾亂平衡的亂黨。這再進一步當然就是「農主」了。一個人爲要安身，爲保全地位，甚麼事情不可以做呢？

「爵位以飾，中正以通，天運節而四時成，以度不累財，不害民。」

不錯，自然課是有節度，是按步就班的前進的。但它的度並不是走半途不走。它不會叫寒天少走幾天，天少起幾度，木少吸些肥料，雷火少燒些山林。在儒家看起來，日的度成有意

的節省。結果是寒不能發達，不惟傷了財，而且害了民。

總之儒家的中庸理由一中字可以包括，所謂「執其中而用其中於民」，所謂「允中」，除在易傳以外要找證明實在舉不勝舉。

中庸一書全部都是這個道理。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可致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死也。」

「庸德之行，庸言之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

無過無不及，無不足，有餘，得過且過，凡凡平平，這就是所謂中庸之道了。

大學矩之道也就是這中庸樣子。

「所躬於上毋以不下，所躬於下毋以不上，所屬於左毋以不先，所屬於右毋以不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不交於右，此之謂矩之道。」

多麼完善的一中庸折衷主義，改良主義，中庸本義！

在易傳上表現中庸公式：

(一)折衷主義

「各正綱常，萬古太和。」

(二) 改良主義

「良多益壽壽平施」

(三)機會主義

損壞或虛與時需行。

這三個「」只是一個要「」相應，當然不能不加以人力「」促成。但是裁成的「」沒有「」定的，當然只「」機會說話。

大學中環與易經的互證

上圖我把大學中庸的話引用了來證易傳的圖象，折衷主義，現在索性把這三圖畫成一貫圖。

大學中庸與易是同性質的書，當然不是孔子編的，但也不是曾子子思。不過它們總可以算作孔子的家範。特別是中庸，那簡直把孔仲尼當成了通天教主，在極端中，可見儒家在當時極其重要的典範。

是成了一團宗教。

中庸的理論差不多是一團完整的宗教的系統，大學只是這團倫理的一部分，中庸是包含了一團形而上學在裏面的。

(一) 本體誠

「誠者天之道也……誠者物之始，不誠無物。」

(二) 本體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三) 本體自變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不見而聞，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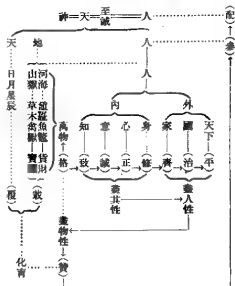
誠不自然而發，發而後有物，萬物終有而他自己不動不變，悠久無疆，這就是「易者不遷」的道理了。

聖人就是這誠，他這誠，就是要達到這誠不動不變悠久無疆的目的。達到這目的，那是只好採取中道。所以說「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從容中道」就是中庸的本旨。大學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靜」也。這一個意思，因你

要得「心」才能靜止，才「不動不變」，才能永恆。但「取中道」，你要求得「心」，那是非有智不可，非知覺自顯的變化的軌跡不可，所以根本要著重理智，而出發在「格物致知」，「自然的顯化知道了，便得物盛而衰，事必反，所以才能執中乘圓，而自己的意志才有把握」，「意誠」，「而自己的心理才有權衡」，「心正」，「就把這樣的把握」，「來齊家治平天下，那是往而不適用的，（注意「齊」字和「平」字）就這樣便與天地的化育工夫相參贊，甚至於迴通天地而與本體合一了。

用圖式表現出來就是這樣：
就這圖表看來好像是很簡



雖無缺的一圖系統，但是我們要曉得它是包藏著一圖一局的。

第一個是神的圖局：

我們知道，這個系統的出發點是在格物致知，就是肯定了客體的存在，由這客觀的存而生出自己的知識。知識本是從客觀來的，但是漸漸漸漸把它昇華起來，化成了神明。回頭再由神明來創化天地萬物。這是世界的倒置。世界是立在頭腦上了。

第二個是盡性的圖局：

我們知道，這個系統所致的知，只是在知道軌中，知道乘時，就是在知道妥協，知道把握機會，知道零碎的改良。那圖它所謂的盡性是甚麼呢？盡其性就是發揮自己妥協的個性。盡人性就是叫人要妥協。圖物性就是愛惜，圖是善用罷？物是所謂圖貨財。

「何以守位？曰人何以棄人？曰財。理財正德，民爲非曰道。」（易傳）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用之者鮮，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財聚財。」（大學）

「來百工則財用足……日省月試，既來慎事，所以圖百工也。」（中庸）

大約這些款項就是所謂盡物性。生衆食寡，爲急用練，在從前的人視爲天經地義的大道理，其圖只是掉取階級的心理罷了。牠根本是

注重在財上而不注重人上。以財發身就是散財聚民，是多用錢去招聚百工來，當一個大的榨取家。以身發財，則聚財聚民，就是只要自己富而留一個小小富豪。

第三個是階級局：

這個系統根本是支配階級的心理。要自己的支配階級要使自己的支配階級合理化，要使自己支配權恆久不變，所以創造出一個合理的至上神出來，使統治萬物，回頭又使自己和這至神的職階相等。至上神是一成不變的，所以自己的統治權也就一成不變。所以神就是自己的化身，就是他自己支配慾望的化身，他自己是了。他自己是「成務，見憂而作，知顯知彰，知柔知剛，與時偕行。」元亨而且利貞了。

中國的系統，全體就是一個局。它是封建制度的完成。支配階級，中國人受它的支配兩千多年，把中國的國民性差不多完全養壞。一講改良，主張的國民性。一直到現在還有人改頭換面地講著，想改革中國的社會，要實踐行著它的「繁簡之道」，有意識地在「執其」而用其中於民。」本來在「立存善的社會，一切立在支配階級上同場論，在每個階級的階段上多少都是可以適用的。在每個階段推移的時候，新舊雖然略有衝突，但到支配權的轉移對象一固定，在舊的「舊日」的桎梏，會「新」而成為今日的武器。所謂「昔日之事子

爲政，今日之學問爲政，「易地則無」了。昨天敵人準備下來新我國首創青島月刀，今天我不可以利用來新敵人的頭首嗎？所以聚結共產社會的猶太星，一經耶的改革的信仰，經專家與通便爲封代的國符，三丁兩德，個人主義的改革便成爲今日的資本的器。易經道理不也，是一本是會的中行之道，一變而封建恩信，中庸，再變而新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左不右的中立主義了。

折衷主義根本是立在支配上了。所以名曰折衷，而實是一種階級。我們回頭來論易傳說，我們看易上說：

「小往大來則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本來小的往了大的來，與大再相對立的新的小的也一定再來。這正是必然的道理。然而易經的圖者立在大地位，立在君子圖上，只肯定自己來的一方面，把去的一方面打消了。這是必需的圖的。

折衷主義原本只是半面的衷，單是一片理論究竟不能維持永久的平衡，一定要有實際的行動來維繫。禮樂刑政便是立足於折衷主義的東支的武器。

「如禮，禮卑，張效天，卑法地。」

這是說法律（禮）是從理智產生出來的，便是現折衷主義的工具。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是用來學動的，會通便是折衷，在變化中看出可以不死的中道來，便根據這個理論，叫一論來遷就，而禁止一邊的超越。叫一邊把頭下，而禁止一邊不准抬頭。

在上的把頭埋下去保全自己的生命財產，這是自由意志，這很容易辦到的。在下的要不准抬起頭來讓別人削自己的生命財產，這是違背自然的本性，這是不容易辦到的。

不容易到，偏要強人辦到，那是非刑峻法不可了。

「禮，禮卑，張效天，卑法地。」

「禮，禮卑，張效天，卑法地。」

不消說他也有他的主，所謂「君子以刑而不殺。」所謂「君子以刑而不殺。」但他的温情是有刑的，刑是操在他的手裏的鐵。

折衷主義對於工賊的收買是斷於國情，對於亂黨的懲治是利用恐怖，所謂「君子懷德小人懷刑」，就是這個把關了。

折衷主義■本是披著一件羊皮的■狼主■

（十六年八月七日）

一 殷虛之發掘

頃蒙燕大教授容君希白以董作賓新圖卜寫本見假，始知容君於一九二八年冬曾從事殷虛之發掘，新獲卜辭三百八十一片。辭雖無甚精草，然物由裏掘而得，足爲中國考古上之一新紀元，亦足以杜塞懷疑卜辭者之口。（章太炎國故論衡卷上之「理惑論」，日本飯島忠夫博士那曆法起源考第十章「干支起原說」，均懷疑卜辭，而理由甚薄弱。）

惟容君於近代考古學上之圖，似無充分之準備；發掘上所最關要的地層之研究絲毫未曾涉及，因而他所獲圖的比數百片零碎的卜辭遺要的古物，卻被他「副產物」而忽略了。寫本後記二十一葉上有下列一句話：

「同時出土之副產物，有骨貝制器，玉器，石器，各種獸之骨角爪牙，及銅，鐵，瓦，瓷，炭，土之刻，土時代及甲骨之關係，皆待考訂。」

然此等古物一層「其時代及與甲骨之關係」無以「考訂」，而尤可驚異者乃「鐵」之一字。除此字外，殷古物大抵與殷擬玉古器，銅像中所載出入，與殷代爲金石並用時代之斷案亦其

相符，惟此「鐵」字實是一聲轉。君所之「鐵」乃鐵器耶？鐵塊耶？鐵礦耶？抑毛鐵耶？煉鐵耶？
耶？「鐵」的出土處是在地表？是在浮土層？是在甲冑所在的地層在地？上有何等性質？
是否有由外入的痕跡？所在的位置怎樣？……這些都是極關緊要的問題，而且非就地（此乃最正
確的古代簡篇）無從考訂的問題，而君適以一字了之，留待日考訂，顯出人意外。

近又得白來信，云「李濟之發掘，得商代石象，花紋與同，可稱創獲。復得尺二大龜四」云
云。李之發掘亦有君事，得多種珍奇之物，可為鑒者，為考古學的前途賀，願我輩所急欲
知悉，乃殷虛之地層關係與商業之人種問題（此事由地層中掘之人骨可以考訂）。此次之發
掘，實為前次更進一步。

余案■非是。■之東都卽成王在時已攝成周。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在魯，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救離成王。」又■「康叔世家」，「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又作亂，欲攻成周，「此均其證。」蓋初並無設法，所謂文武成康昭穆均生時之王，如宗周之邵王，通鑑之穆王，均二王在世之證。又「康宮」與「京宮」對文，則可知康宮必非康王之廟，不然則古彝器中何絕不見成宮、武宮、文宮？字耶？故因成周與康宮字樣卽定爲成康以後器，■據實甚■弱。

復次以「子明保」爲云爾字亦殊不辭。多方之「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前人之誤讀，不足爲證。其上下文句，今正讀之如下：

「天惟時求爾主，乃大■休命于成■，■有夏，惟天不（丕）■，乃惟以爾多方之■不（丕）克永于多事（以上皆成湯與天答）。惟夏之恭（供）■守者，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于民，至百爲，大不克爾。」（有夏之士受■，爲民所保享，乃反爲虐於民。）

「大不克爾」與「大不克爾」對文，決非「明保享」三字連讀。洛誥之「王若曰：公明保予小子，」余以爲亦不足以證此。反是此■可以證洛誥。統觀此■銘，明公與周公判爲二人。作器之作冊，失令乃明公之臣，王命「尹三事四方」者乃明公，「令矢告于周公」者乃明公使其臣，矢令報王命於周公宮。「公令出問■事寮」者乃周公命明公出舍王命，是則周公固尚在。「王令周公子明保」■乃王

周公之子明公名保者也故下方言明公卽此明保記王命時書其名稱禮謂長行勸則謂爲公。

又案明公亦見於王令明公尊原銘今如下：

此銘字跡與矢壽極相類似。此器上言明公，下言魯侯，作器

魯侯字跡既與矢彘相類，則矢彘亦必作於魯（疑出土鐵書在山東侯訪）。是則魯侯明公是一非二，周公之子爲魯侯者

乃魯公伯禽，明公名保，保本古母字（古保從母音，目古音輕）。

則，禽本古擒字，是則伯禽乃明公保之字也。尊銘言「伐

東國「當係尙書霍伐灌夷」戎之事魯周公世家，「伯禽」

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灌夷徐亦並與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勝作勝。勝即豐。此字文至多。

〔集解〕「徐廣曰」「一作餅，一作麵」則案尙書作饘。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

〔索隱〕一位書作樂舞今尚存大傳作舞舞舞即舞古今字易也亦變也解調也言於舞地警衆因行獵田之禮

以取醉獸而祭，故字順作醉，順作獲，獲地名，爾雅氏之黃邑。

觀此可知五種異文，皆繁、𩇑、𩇑、𩇑，而繁字與文復作𩇑，云「從米北聲，屬齊，有𩇑」，段注本作𩇑，云

唯王合明公

三族族役東

或
在口口
侯又

工功用



「尚」與「晉」今所用「安」本之費誓也。……通記曾子……皆云……史……「一作解，一作獵」蓋伏生作勝作解作獵，古文作葉，音正相近，不當從北聲可知。……字可以除去。又「文」作「文」，一或作「文」。

今試明公尊中在字下一文。字「文」為地名，形聲而「文」為「文」，余以為乃二字合書，下字「文」，上字左旁從犬，右旁似余，（爾字從此得聲，說文「余」詞之必然也，）後「多」以爾字為之，「文」之古文，說文「文」之作「文」者即此古字之變也。蓋示余形近，犬家形近，是則「文」乃古今字，其或作「文」，或作「文」，皆借用字也。又古文地名合書之例於卜辭多見，金文亦有之，如「文」合書正其確例。

準上則明公之為魯侯，魯侯之即伯禽，伯禽之本名為保，由此二器可以合證。魯侯之稱明公當為封魯以前之稱號，猶康叔封於衛以前稱康侯（金文有「康侯」字），唐叔虞之成（見晉公盆）明公之名保字伯禽，亦唐叔之名虞字子虞（見史記晉世家）是則古人一字一名，為事已舊古。

今更返論矢，即就矢亦得明明公之必為魯侯。明公受王命尹治三事四方在八月甲申，四日丁亥命矢於周公，復受周公之命出桐卿士寮。通至十月癸未明公始朝至于成周，出令，用牲配祖，用牲見王，中間竟隔有兩月之久，臣子豈不難如此怠慢。觀其受命至成周，乙酉用牲於王，則知王在成周。又觀其書至于成周，言歸自王，則知明公不在成周，即不在王所。周公此時當在王左右，矢令之往返，與明

「豪」字。是則初古文本作「豪」，中作「豪」，「豪」字陸明釋文云「馬云作豪，會豪也。」正義引鄭玄云「樊讀曰豪，西士無君，名強大有政者。」國人謂其豪來獻，見於周。則作豪作樊，漢時已無定本。余謂豪均讀字之音變，古音「豪」二部音相近，時易混，已屢有混用。漢人傳本由口授，因「豪」久遠，故致有此異名。又有「旅」與「豪」之變。《伯禽》則「旅」之別名。古人詰命本非先有題而後有文，凡尚書名均後人所命（帝典、皋謨、禹貢三篇全爲後世所撰，事不在此例），故如「甘誓」在《皋子書》中則稱爲「禹誓」，又如金文甲中多詰命之文，如「毛公」可謂「毛詰」，成「毛公之命」，孟鼎銘可稱爲「南公之命」（銘中有「命汝孟鼎乃嗣祖南公」一語）是則「魯詰」與「伯禽」二面一耳。

知則書本有「豪」一篇，則洛陽中「公明保子冲子」一語，可得一正解。洛陽文極其珍貴，如曰「子其朋，子其朋，其往」，又曰「乃子頤脫不暇，聽教汝于黎民，女乃是不聽，乃時雖不永，哉」，故乃正父（王國維云「正父，普官之長」）因不若子，不敢廢乃命，汝往教哉！前人均以爲周公教成王之語，然口氣絕不類，且一曰「其往」，再曰「汝往」，成王將何往哉！余謂此等文句皆周公告誡伯禽之語，魯周公世家云「（周公）卒相成王，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哺，以待士，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

慚無以■人，「一沐三握髮，一■三吐哺」正此所■，「■取不暇，」慚以國屬人，正此所謂「汝往敬。」口氣辭意均合，則洛陽中可斷言有魯昭侯文盛入。下文「王若曰公明保子冲子」，「子冲子夙夜康寧」一節，余以為亦魯昭中王命伯禽之語。曰「公明保，子冲子，」乃稱呼伯禽之名而告之。■語「王若曰武侯，朕其弟，小子封。」文侯之命「王若曰父義和。」金文中此例尤多。余■大抵自■公曰王■稱殷禮，配于■邑，■族無文，子齊言工倕從王子周。」以下直至「子冲子其慈配」均當為■語。佚文由「洛陽」中除去此一節，前後文氣語意自異常順適。冲子小子古人或自稱或稱人，自■示謙，稱人示愛，義不限於父子，人不拘於老少。又「魯語」之與「洛陽」混淆者殆亦有故，蓋洛■古雙聲疊韻也。

故由語法而言以「子明保」釋為「掌邦治」■甚不辭，而■君所據多方洛陽二語亦因不足據。孟■有句云「古（■）天■（■）天■（■）臨子法保先王」口有四方，「王國維■為廢，作大字解，甚是；然云「天子法保先王者」■云「天地」子保，亦以「子法保」三字■■與此「子明保」連為■詞，似甚■，余謂王於此語亦未得其正讀。余謂子當讀為之，蓋當為「故天■臨之，法保先王，口有四方，」此語■君■未提及，然■疑余者將引此為■，故附正於此。（王國■玉鼎銘考釋誤處尚多，如「我開殷■命」■誤為「古■自己」乃「故喪■肥」已作如字；又如「邦司四白」「王臣十又三白」■乃伯

之本字，均誤爲百。）

明公既爲魯公伯禽，則周公自係周公旦，矢森自係周初之制作。且此森爲周初之制作，於本銘更有旁證。

第一、文字多與卜辭同：如于字作弔，卜辭習見，殷森亦往往有之。前人多誤爲刊。周森如大豐筮及周公森，確係周初之制作，均用此字，稍晚則罕見。又出字作舊，新本第二三八片有此字，第三八一片復作舊，爲出。以下武或作舊，步或作舊，舊作舊（還字異文，見明五七〇片）例之，森可易作樹，乃從行省。此與卜辭正可爲互證。與字亦常見於卜辭，字於卜辭形多，然如「癸丑卜貞王賓仲丁爽妣癸日亡尤」（八葉二片），則與與形全同。此字屬於卜辭「赫」，以爲從大從二火，又以爲與與公名君爽之爽。然卜辭及金文（殷金戊辰）亦有此作與，並不二火，亦不從留。考卜辭大抵均與妣相配，戊辰森「遘于妣戊武乙爽」亦然，余以爲乃母之異文，原文大字乃人形，左右所夾者當係乳房，與母字之二圖同意。又如大乙之配爲妣丙，而新本有一例「乙巳卜口之大乙妣丙一牝」（三三六片），「丁之配妣己」，「口辰貞其求之于妣丁母妣己」（上卷廿六葉六片）是與同爲一字之明證。此與「爽左右于乃寮目（龜）乃友事」蓋爲「敏」字，「乃友」乃「對」文，寮即卿事寮，友則酒誥之「太史友內史友」，羅彝友爲助，亦未得其正解。

第二 俗與代同。如矢令之父，「父丁」以日爲名，此通殷代之遺習，此習於王，雖有存（如第四篇中所引之逯）亦在周初，殷代並不甚遠。又銘末綴以「鳥册」二字，（器文作「册鳥册」）鳥乃圖形文字，此乃殷彝中慣見之例，周金中所罕見。

第三 殷制相合。殷人官制其見於典籍者，周書中頗多：

（一）「周公初基作新大廟于東國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據周官即農民）和見士（臺）于周」（案此大誥文，說入）

（二）「自成湯至于帝乙，咸王畏（德）相惟御事，厥絜（非）有恭（供），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逸飲，咸在外，侯甸男邦伯，罔在內服，百辟庶尹，惟亞惟服，宗工，百百姓，百房（周房即風君，房乃字之誤，史頌蓋亦有「黑君百生」字），罔敢渎于酒。」

（三）同上「汝總勑股肱（民獻）以侯甸男衛。」

（四）「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誓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五）「天惟佑純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王人當即王官，周金有王人獻）罔不秉德明恤，小臣（併）侯甸男，咸奔走。」

以上周書所見殷代官制，言「侯尹宗工」等與此鼎所察諸尹君百工一致，侯甸男邦伯（即侯甸男一級）是句，固無可疑，鼎亦云「惟殷侯甸男正百辟。」

■此有可考者。尚書孔傳於■之侯男邦采■爲五服。並■里數。謂「與禹貢異制。」釋文亦竟謂侯田男■侯服男服。■若殷代已有五服之制。■此實大有可疑。以矢棘言侯田男統於諸侯之下與卿士諸尹里君百工對言。蓋亦以侯田對言百辟。則侯田男當爲職位之名。而非服之名。酒誥召誥之侯男男邦伯。■侯男等之邦伯。邦伯即諸侯。康誥之「侯男男邦采衛。」酒誥之「侯男男」以侯男男邦伯例之。則采或衛。伯同義。采當即是宰。或言邦伯。或言邦采衛。或衛與矢棘之諸侯同是一事。禹貢爲儒家所託。全無可疑。特其句侯綏要荒之五服。得此可知亦■有所本。蓋句服侯服男邦之名。取於侯句男。非侯句男即侯服句服男服。

■此論述亦若殷代已有封建制度者然。然此可■爲封建制度之■。非不必即是■世儒家所稱之封建制度。更不必如現代之觀點以封建的經濟組織爲基礎之封建制度。蓋所謂侯田男非即出於天子之分封。以■時社會基礎之。當爲當時大宗小族之酋長或軍侯。各族之名稱不一。或稱侯或稱田或稱男。而統稱之曰諸侯。曰邦伯曰邦采衛。故古之諸侯亦有異於春秋戰國時代之諸侯。更有異於秦漢以後之諸侯。名稱雖相近似。而其性質則大異。如今之大總統與古之冢宰。由字義而言二者並無懸殊。然大總統與冢宰之■不待辯■自明。又儒家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之男。幾全以爲全出於杜撰。得此■亦知其■有■本。又如周初之所謂封■實無幾於今之所謂殖民。如定四年傳言封魯公則因商奄之民而封於少皞之

叔則取於有國之士，取於相士之罪，都而封於殷，處唐叔封於夏，處均略罪人之土地而另一新國。然其經如「殷民六」，「殷民七族」，「姓九宗」，「懷同歸，乃狄姓」，「國純然爲奴隸制度」，而其方略亦各不同，如魯衛則「啓以商政，疆以周索」，晉唐則「啓以夏政，疆以戎索」，索者法也。所謂周法戎法，所謂政夏政，要不一，業與牧畜之分而已。唐封夏處而用夏戎索，可知夏民族實即戎狄，此當爲中之先住民族，史記匈奴列傳謂匈奴本夏禹之後，於此亦可以證一據。

以上論述矢彝說，因此器之出於中國，古代史上大有啓發，故備之如此。又同出之矢令彝有一百零八字，想與此彝並鑄有相互明之處，惜余於釋附說中僅證其一句（已入第四篇中），其全文之考核請俟日。

三 附庸土之另一

日本通事士小川琢治於所著支那史地理研究三篇中與井田中以羅馬人之都邑及田野劃分法與周代之古法作比較的研究，其結論認為兩多有共通之處，同亦否認孟子「九一而田」之井田制，以為非中國之古法。其說雖尚無古物上之證明（雖來知地底發掘盛行時，或有證明之希望），論新穎，且可作研究古代文獻及開來地底發掘時之一參考。

據所述羅馬人於羅馬都邑時，須由占師（Augur）先占鳥之行動以斷其禍祥。卜既吉，乃以（Grue 或 Groma）測之中點。其器形制，於儀禮以測交之十字規（Groma 由附圖之此物對於向左右兩方可作四十五度之活，不用時則能重疊，小川君述未詳，）規之二上枝各一小鏟。（案此圖與圖立時成正交之十字形者，）測中時即照此規以定之。（小川書中亦未詳，且圖曖昧，余以意揣之，當係日光以十字規之端投射於地得，）中點既定，即於此處開一方場以建廟，又由中心引出正交之兩路，以爲兩關一中央四分之方，或矩形（案其形如田字，方形二字乃余所加，以下文及圖形案之當如是）之地面，於其四隅建立界標，或以木或以石。其次以白牛

杜槽各一與青銅之單於其周土，門之處則起梁而不執杜槽於內側，土即反於其側，所積之土爲壙，(Murus) 所成之土溝爲濠 (Foss)。又其次與縱橫二溝平行各作小徑，壙內即成數之區劃，每區以馬尺二四〇方尺之正方形爲定規，時亦分矩形。

土田劃分法與此相同，無橫濠之設，而各區丈量有定制，茲從略。

小川士所述云據安培爾 (G. Humbert) 普語曼 (L. Lenoir) 加尼亞 (Cagnet) 諸氏之研究，及斯瓦特約翰司 (Stewart Jones) 史之友，前無此書籍，羅馬制度未其詳義，然由上無略之據述，亦可一重要附示，大概古代田制或有與羅馬制度相彷彿之處，故先秦者始據以立井田說。且此亦有關於人種問題，故司馬遷來時人月行四分方之週相類，則古代東西民族早有文化上之交通，殊中事羅馬亦不必於羅馬，其源始或當求之於巴比倫。惟此等資料，目前無可據，只諸氏日。

由羅馬制度之附示，余於「土田附」一附別一解足以更正之義說，亦是爲小川士之佐證。

〔魯頌閔言〕「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爾宣，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山川，土田附」
〔左氏定四年傳〕「分之土教……命以伯禽附于心之處。」

〔召伯虎墓〕「余考止公侯國土田」

此土田附庸，土田陪敦，侯諸土田，經孫詒讓王國維二家考證，已知本爲一事，敦乃平之誤，侯國乃附之假。惟國維之義二家均沿舊說，余雖謂「侯諸」，謂指臣侯，今由羅馬制度以推之，則「侯諸土田」是附庸垣於土田周圍，或周圍附庸垣之土田，故維成熱語。此可窺見周代之類國制度，後世之城郭即起源於此。又此制度，於詩經中猶有可考見者。

〔小雅〕「王命召伯，式遄將之，無怠」
〔召伯〕「王命召伯，式遄將之，無怠」
〔召伯〕「王命召伯，式遄將之，無怠」

〔召伯〕「王命召伯，式遄將之，無怠」
〔召伯〕「王命召伯，式遄將之，無怠」
〔召伯〕「王命召伯，式遄將之，無怠」

〔召伯〕「王命召伯，式遄將之，無怠」
〔召伯〕「王命召伯，式遄將之，無怠」
〔召伯〕「王命召伯，式遄將之，無怠」

〔召伯〕「王命召伯，式遄將之，無怠」
〔召伯〕「王命召伯，式遄將之，無怠」
〔召伯〕「王命召伯，式遄將之，無怠」

〔召伯〕「王命召伯，式遄將之，無怠」
〔召伯〕「王命召伯，式遄將之，無怠」
〔召伯〕「王命召伯，式遄將之，無怠」

此詩於城邑之制作圖，羅馬制度亦甚相彷彿。此詩之本事，詩序言之甚詳。

〔召伯〕「王命召伯，式遄將之，無怠」
〔召伯〕「王命召伯，式遄將之，無怠」
〔召伯〕「王命召伯，式遄將之，無怠」

左氏昭二年及僖元年傳亦紀其事，左氏云「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處于曹」據此可知當時一國人數正自有限。又云「齊侯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門材，以六畜爲饋，可知牧畜猶是重要產業，與詩之「騂牡三千」相合。於此濟基礎之下，而詩序封曾，左氏亦云「封衛于楚丘」，「楚城楚丘而封曾」，可知春秋初年之所謂封建，猶不離築城垣建宮室之移民而巳。春秋之初年猶如是，則周代之初年更可知。故余始謂相傳，西周時代之社會斷

封國制度。

(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補記。)

賞令員十朋，臣十家，萬百人，公尹白丁父兄子戌，戊萬三。

「伐」上一字以其殘痕及文義推之，應係「子」字。

「尊宜」文辭中屢見，尊者，登也，宜也。宜者，國風「君子宜之」之宜，若也。故「尊宜」是食之意。

「王」自係人名，惟不知係公名（如王姬齊姜宋子之類）抑係專名（如太妊太姬之類）。亦有王姜，後銘云「十又九年王在序，王姜命作冊，安夷伯，夷伯賓貝布，揚王姜休，用作文考癸寶器。」（周金文存）作冊令父名丁，作冊姜父名癸，均沿用殷以日爲名，可知二必同係周初之制。

「萬百人」之萬字，孟鼎之「人萬」亦卽大誥之「民獻」，漢人多作儀，如大誥之「有十夫」，大傳作「民儀有十夫」。泰山都尉孔宙碑「以康」，斥彭長田君碑「安黎儀」，堂邑令費碑「黎儀梓儀」，所謂「黎儀」亦卽皋陶諱「黎」之「黎獻」。前人以為殆今文尙書作儀，古文尙書作獻，余案儀古音本歌元，轉今文出於口授，音同會同，古文雖據深書，故傳爲獻，理或有之。然金文有人萬無民獻字，萬字自古讀展，音在支部，許書文作展云「漢令民瓦解」，周風防是二章從兩聲之萬字正，雙萬，字古，世歌部，然歌部字在周末卽多轉入支，余意今文

蓋以支體領字，𠂔之音，古文家則𠂔之象形文爲獻，兩獻本同類之，僅高低而獻高，其象形文實不易也。

銘至𠂔明，即某王於伐楚之役作册令，册君饒於王姜，王姜以貝朋臣民賞賜之，臣與兩有別，與𠂔同（見上二〇四頁）。孟縣「人兩」中包含「自取至子兩」，則此之「兩百人」中所包含者亦如是。𠂔「兩百人」以下「公尹白丁父兄于戊戌，𠂔三」十二字甚難解。文選「公尹白丁父兄」似即包於「兩百人」之中，與孟縣之「自取至于庸人」同例，公尹高於白丁，白丁即管子「一乘四馬，白徒三十人車」之白徒。又荀子王制篇「司馬師甲兵乘白之數」，楊倞注云「白，旬徒，猶今之白丁也」。然有此釋出，則白丁之名蓋自殷周以來所舊有，「父兄」即公尹白丁之父兄。「戊」可解作戊地，又可解作地名。古（零八第十七）有「周己酉方彝」，余意亦此作册令所作之器。其訓云：

「戊命宜于孟東海，無九律舞，𠂔只十朋，𠂔用宜丁宗彝，在九月，佳王十祀，𠂔五，𠂔××」（兩辭字原寫，𠂔恒亦略存其形似）。

此「戊命」當即作册令。古文命令字通，其𠂔一作册令之父丁，此亦𠂔「丁宗彝」（丁字宋人釋爲𠂔），其𠂔二「尊宜」字與「𠂔」字他𠂔罕見，而二器共通，其𠂔三，是則由戊命之戊可以𠂔此之

戊字爲地名。其「賞貝十朋」下二字，原刻作「万」，上字釋方，下字未釋（金文爲方夜）以蘇銘文例按之，當作「器」者之名，余謂「失命」二字之「器」而「器」者有未「器」也。

「戊」與「三」，籀文同，古亦作事。毛公雖有「垂有」，詩小雅作「三事」，（十月之交）又「三事大夫」（雨無正）書爲「三事」之義，殆言賞戊以有同之「三」人，與上「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爲對句。

別有金文（周文存卷三，一〇八頁）其銘云：

「王伐楚（楚）侯，周公某（楚）侯，周又（有）成（成）王，王金百等，食用作寶。」

「楚」字從林去聲，楚之從林足聲同，楚字之別構，前人有釋楚爲「楚」者，楚是楚適誤省，楚古字通，此爲楚。

即楚否之楚，古文楚或從戈作，周金有楚父楚（楚文存卷二，六二）從戈從支之楚甚近。古文旁從戈支每互易（王國維說，見觀堂別集）伯（伯）可爲此字之旁證。

此器以周公與禽並舉，則周公爲周公，禽爲伯禽，毫無可疑。伯禽當時又曾爲大祝之官，別有「大祝禽」可互證。此言「王伐楚侯」，令禽言「王伐楚伯」，當係一時之器。

準上所述，可知令錄蓋由己酉方錄，而大則需器均爲周初之創作。其中如令錄之創作，代且必在成王之世。史記周本紀云：

「成王既遷，康王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奄。」（案尚書大誥作「殷」）通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緦厥命，襄，淮夷，歸在夏，作『周官』。……成王既伐東夷，東夷來。」

觀此則周初周公及伯禽等征伐淮夷，徐戎時，成王亦曾出馬，淮夷即人，即蠻，徐戎即舒，人，即方。淮，徐，舒，每，必同族，且爲殷之同盟。《書》言「王伐楚，侯」，令錄言「王伐楚，伯在炎」，當即成王「東伐淮夷，殘奄」之事。「炎」即奄，炎音在談（二），奄音在侵（部）（二）「侵」談二部古音近，且同屬收唇之音。時陳風澤鼓瑟，陳枕爲韻，他如衡含，蓮用，廉，用，均二部音混用之證。

由諸證之綜合研究，既知令錄之作之當在周初，令錄文所記當時事實，與他史料復如是相合，則其必作於成王之世，可成爲鐵案。

知令錄之必作於成王之世，則知同出之令錄亦必同而令錄之「明保」決爲魯公伯禽。此尙有他證，證於下節論之。

知「王伐楚，伯」之王即王，王所「王妻」即成王之后，尚云「佳王十有九年王在序」，此

十有九年當有二解，一爲成王十九年，一則爲宣王六年，蓋周文王受命稱元，八紀武王即位未改元，十一紀克商，十三紀武王卒，十四紀成王即位亦未改元，直至成王七年始改爲元紀。（詳見「觀堂集」中「開國年表」）故十九年亦得爲成王六年。以六年說爲正，因「王在厓」之厓（同岸，）當即「王在炎」之炎，亦即「殘奄」之奄。厓在元部。然殘部每相通轉。如冉在談部，在元部（一讀元部之陰聲歌部），那從冉聲。又如敢部，而勇敢讀之果，坎在侵部，而坎或讀之登科，果科皆部字，元部之也（即羅馬字母之音）故厓、炎同是一地之異譯。蓋奄人稱爲奄者，而周人或稱之爲炎，或稱之厓也。且十九年王在厓與史亦相符。今殘、奄、炎、厓數年事雖如下：

十六紀（既克五年，成王三年）

（尚書大傳）公攝政一年故也。

十七紀（既克六年，成王四年）

（尚書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歸人斯得。

（尚書大傳）二年克殷。

十八紀（既克七年，成王五年）

己酉方嶽之釋「王十鹿」則當得王三年之器。其殷尚未滅，故銘文全仿人（辭氏）列爲商器，兩文類兄癸酉。此亦一有意之別發也。蓋則未得天下以前之器物迄未有見，今得此可云創鑄矣。又楚王稱公稱子，余言之（見前一一七頁）今商稱楚侯，令楚稱爲楚伯，是則王公侯伯子乃古有之通稱，此是完整之一矣。

以上令之時代及其史料上之佳已畢，其中尚有少數奇字奇句，願余所撰商釋之於下。

銘中兩見字，字書所無，余以爲字爲字之別構。此由本調身可證。上言「令」，下言「令放鳳王宣」，句法全同，則展自字，姪妃姪「伯遇父休」作身，象人拜身之形，新作休，作作身，作作者與此從厂同意，長本在陽部，亦象長髮之人拜身之形，則從長適形，意也。一器之中同字異構往往有之。如令「事安」之事與「三事令」之事，其構均微有不同，即其佳證。

「令用穿國于鳳王」弄字與許書慎之古文弄字所從同，疑此乃敬之別構，從音省并聲。

「用鑄王」——逆造即迎送，邢侯（西清集卷 VIII，三三頁）有「用萬國逆」（

雖逆字略有謬誤，與此同例，又有那侯方彝（同上）XIII, 10頁）曰「用萬井佚出入」出入即逆造。（此那侯二與周金文存五之麥蓋乃一人之器，改稱爲麥，麥文古，兩字刻似有脫誤，原器存佚未明。）

〔追 記〕

案禮書謂確係成王東伐淮夷時器，今於那侯（禮古 VI, 133頁）一證。禮書云：

『王令趙（按：東反）趙（無音）（于）人，手（伴）戈，用作那侯，子子孫其（水）趙。』

「趙」字錢坫釋，云「趙名，春秋公羊傳作趙，左傳作趙，說文解字作趙，此趙字之體面上略異。」案字在此乃勳，非國名，且字形與趙字亦自別。余謂此乃趙字。新出三字石經，「鄭伯」之古文作趙，從木與此從草同意，「趙」字前人釋，案乃俞字，此假爲趙。詳甲骨文字研究和首篇。商殷子辛伴逐水均古今字。

趙字阮元釋，謂即趙字。案此字在此上下凡二見（阮於第二字釋趙），「趙」係人名，字形「趙」（以第二字爲尤甚），然以「趙」之「趙」較之，如出一範，故此斷謂趙字無「趙」反「趙」即趙。

夷，趙言「王在厠（廁）」此言「東夷反夷」舍之則正為「東伐作夷」之史實矣。趙為當從王征伐之將，而竟則又其都屬也。于牛刊，亦足以此之古。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三日補註。）

五 明保之又一證

令彝之「周公子明保」，余以爲乃周公之子名「明保」。近新出一器，復得一證。其刻云：

「佳明保殷成周年，公（冊）冊（冊）也。公休，用（冊）父乙（冊）尊彝。」

此器余未見，不知何器。拓片余亦未見，然觀其容，希白，君錄示者。觀通人名。

末尾所空一字，當係圖形文字，謂末以圖形文字，而作冊之父復名乙，此均殷人遺習，器必作於周初。可注重焉。爲首句「佳明保殷成周年」，此近彝中以事紀年之一例。

凡彝中以事紀年者，余所見有下列：

（鳳雛鼎）佳王來各（格）于成周年。

（南宮中鼎）佳王令南宮伐虎方之年。

（邢侯尊）佳天子休于麥，侯之年。

（尊夾克鼎）王命（冊）夫克，命于成周，王征八伯之年。

（獸尊）王從（冊）父戊于黃邑之年。

〔國策〕立事處。

〔國策〕立事處。

〔子孫子孫〕××立事處。

前三例均於「惟」後「年」或「之年」中孕以子句，中二例子句較簡而省去惟字（案其前尚有佳某月某日之文，故佳字實同末省）。後三例則省惟而用歲。然所同者均孕完整之子句。準此則「佳明保殷成周年」之「明保殷成周」必亦一完全之子句無疑。詳言之，則「明保殷成周」與「王來格于成周」同例。明保王桓等爲子句中之主格，殷興來格桓等爲子句之動詞。是「明保殷成周」與「王來格于成周」同例。其文有傳者，文云「佳五月既望，甲子，王在□京。令師田父殷」云（周金文存卷五頁八〇）。此與「師田父殷成周」與此「明保殷成周」完全同例。師田父乃人名，故明保亦非人名不可。

然則則謂「殷成周」者，其義云何耶？

余謂「殷成周」當即殷見於成周。此言「明保殷成周」與今之「出周鼎」同時之事。周禮春官大宗伯「殷見曰同」鄭注「殷衆也，十二王不巡守，則六服盡朝」云云，今以此二語按之，則所謂「見之禮」，適聚集內外百官大衆之可知。鄭注「殷衆也」。

明保能殷見於成周，則明保諸侯無疑。今上言明保，下言明公，知明保即是明公。明公尊上言明公，

下首魯侯，知明公即是魯侯。周公之子而爲魯侯者，則非伯禽而何耶？（「字」與「字」之關係，余蓋讀爲「字」，乃據說文，在古器中「字」保二字，則有別，當更正。余蓋保本有「字」之字，若禽，故字伯。耶，然此乃「字」之證據，曲泥也。）

有此「字」之綜合研究，可「字」之「字」修正周初之佚史。

（一）成王「有伐之之」楚師，與之同盟，商如殷，可「字」。

（二）魯公伯禽名保，亦號明公。在「字」曾爲大祝。

（三）魯公殖民於魯，亦兼任王朝卿士。猶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

（四）「書洛陽」國有詰命伯禽之文，竄入其中。其「王如弗敢及天，奉命定命，予乃胤大相東土」句，

「字」與「字」之關係，余蓋讀爲「字」，乃據說文，在古器中「字」保二字，則有別，當更正。余蓋保本有「字」之字，若禽，故字伯。耶，然此乃「字」之證據，曲泥也。）

（五）知今「字」然爲周初之器，同時於「字」之「字」亦得其所「字」。

（金）「王金錫百等」——錫金錫金小牛。

（金）「王金錫百等」。

此二「字」已有金「字」之使用。

（金）「實貝十朋」（此恐仍是類佈，惟不知一朋之單位究竟保若干。）

〔鄭森〕「公卿作幣」見。

〔長山〕「夷伯瑱」見布。〔鄭〕

於金屬之外，貝布亦尚通行。

〔介〕「以十數，萬百人。」

周初確已入於奴隸制度。

〔後〕「作祖廟之器乃由，其銘文拓影見兩周金文辭大系第四卷。

〔前〕「父股成周」下，銘銘尚餘「年」之，此銘實亦一以事紀年之。

（一九四七年十七日誌記。）

六 古金中有稱男之二例

金云「古金中無男之稱謂」，今案此說不確。今有「侯田男」，前已論及；今復得稱男二例，譯錄如下。

第一例 遺小子簋（積古六卷八葉）

「遺小子稱（衛）以其友（有）作善男王姬事。」

「簋」字字書所無（或以爲卽許齊之簠字），然於卜辭屢見，適地名，在此則顯是國名。

第二例 襄侯簋（周金文存 VIII, 1331—5）

「襄侯作叔姬令明簋（襄）重子子孫孫永保用事。」

侯上一字不識。「寺男」在此頗可疑，依金文賸通例當爲叔姬之名。但「寺男」詞叔姬所嫁之夫，則寺當爲國名。周金有寺季放公簋（周金文存 III, 84），寺又作邾，有邾遺簋（III, 59），有邾造鼎（同，II, 59），又有邾伯鼎二器。

（一）邾伯記作邾（諸）國其舊年所無，子孫孫永保用，（周金 II, 42）

(二)『恭伯，孫作孟，莊將，其萬年，廟。子子孫孫永寶用。』(《賈綴樓二二五篇)』
最則郭可稱伯。如『寺男』爲寺君之稱，則郭之稱伯者亦可稱男。男要亦不過古代國王之一種稱謂，無所關等差。

(三)『東』『寺男』不得爲寺君之稱，依金文通『東』叔之稱，即小子孫一例，亦疑乃王姬之名。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七日義記。)

七 古代用牲之最高紀錄

卜辭用牲一辭有用至三百四百者，金文則有破天荒之濫用（見本書五十一頁）。今遼周書「世俘」中，用牲之多更有超過前者：

(一)「用牛於天于親五百有四。」

(二)「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

二項隨地隨時于水土百神所獻之犧牲，然得此二項足以佐證余於卜辭研究中所得之遼周書末周世俘表書之時代。

遼周書中可信周初文字者僅有三二。「世俘解」即其一，「克解」及「解」次之，其它均係偽託，惟非周此于一人一時。

「世俘解」之可信，文、書、禮、樂、易、春秋於周初以外，其中所紀社稷、與國尚多與卜辭及古金中所載者相合。今舉如下：

一 族之多與卜辭合：

『武王』遂征四方，凡略國九十有九國，……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

二 方與卜辭合

『大父望命無方來。』

『呂他命伐無方。』

『百卒命伐無方……百卒至告，以無方。』

三 獵獸之多與卜辭合

『武王狩，與虎二十有二，麋二，鹿（？）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麋七百二十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麋十有六，麋五十，麋三十，麋三千五百有八。』

此文中麋鹿二字必有一圖，麋字之誤，麋亦鹿類，以獲鹿圖最多。鹿即牡鹿，非鹿土之鹿，卜辭有此字。文法先圖後數，卜辭同，卜辭書獲之例亦先獸後數。如云

『丁卯（缺）獸正（缺）畢，獲鹿二百六十二，×百十三，豕十，兔一。』後下，一葉四片，此例圖後玉豕圖爲「×二百十六，二百十三豕」余已正之，見前圖亦有誤，此據春希白說，今附正於此。

四 用牲之多與卜辭合

例已見上。

五 用人爲牲與卜辭合

「癸酉萬曆俘王士百人。」

「武王乃夷（？）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先驅入。」

準上可知「世俘解」必非後人所僞託。同「除上」以外之材料，大率亦可徵信。如云：

「盤庚（文）之書，宋（武）爲度，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俘人三位，萬有二百三十。」

此數之多，表「獲」出，爲囚之意。與「殷」之族，其如林，「史記」之「魯」發七十萬人，武王相參，大率可信。惟「之」之單位，不知其數。如以十萬爲數，則於「億有十萬」爲不辭，下文又云「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如以萬萬爲億，則人口未免過多。千萬爲億，則古無是說。此等數目，當必有僞衍之字。余「億有十萬」當爲「億有七萬」，古文七字正如倫人之十。「億有百萬」當是「億有四萬」，曉則人「西」有作「四」者（邱），與百形近。（令）中有百字，請參照。）以十萬爲億，方能合於古人數字觀念之「億」。就卜辭及金文之研究，凡十之倍數大觀合書，百千之倍數亦然，因亦十之倍數。（說詳「文字研究」五十篇）此等合書字，今存廿與卅而已。余疑古人諸合「數」目，或如廿卅之爲一字，有一單音，誤以十萬與億，近情理。

「俘商舊玉，億有四萬。」

之多所表示者有三事：（一）商末雖已用石貝，（二）貝已視爲貨幣，（三）貝玉尙同國族所公有，故

集中於王室。

(附)「世宗解」首句，「世宗月乙未日，」世本世日字，世云「乙未日古經史無此文，史略作「有乙未」(高續古史略)。高擬當作六日乙未。」余竊謂乃且字之誤，下文「時甲子夕，」時「時甲子餘爽，」又附毛父墓「值六月既生霸戊戌旦，」(傳古圖十七卷十八頁)。其例史略「有」字，當消上月字而刪初。

八 殷虛中無鐵的發現

頃得讀安發告第一期，（十八年十二月出版）其中重要文獻有下列五

（一）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 讀安 小屯報告書（董作賓）

（二）小屯地面下 形分析初步（李濟）

（三）殷商陶器初步（李濟）

（四）商代龜卜之推測（董作賓）

（五）龜卜圖本及圖記（董作賓）

第五項前已得見其舉行本。因於地層之研究未就及，故余曾不滿，今讀本期報告，特在讀過第一節二項之後，知 董 李 二君實費苦心。

董 李 二次之圖（第一次在十七年十月，第二次在十八年四月，李君所參加者爲二次）大抵尚在試圖度。李君的地層分圖亦以「初步」自名。在目錄白得若何圖之判斷。（第三次發掘報告，

尚未見。惟有一事已明瞭者，則真實的殷墟中目下尚無鐵的發現。

李君約分小屯之鐵爲三：（一）商代的堆積，（二）隋唐的遺跡，（三）殷商文化圈所遺器物出於隋唐遺址。

亦云：「殷商銅器時代，與時是否有鐵之發明，實屬一重大問題。今所尋甲骨出之器物，銅之，要無所見。」（見商代龜卜之預測，報告第八一葉。）

（按案）安陽遺址至殷前，大有進展。報告曾出四期，有出古，似出至二期。唯正式報告，迄今尚未公佈。殷中經圖甲青銅器統傳於世，亦不鮮。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晨記）

九 夏禹的問題

顧頡剛所編著古史辨第一冊，最近始由朋友寄來，我因國事忙，尚沒有過目翻閱；但就東嶽西爪一點，我現了好些自以為新穎的見解，卻早已在此書中由別人破破了。

錢玄同說：「以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崇拜時代重西乾坤二卦是兩生殖器的記號。……許多卦辭受辭，這正和圖在底籤詩一般。」（原書七七葉）

丁文江「漢賈保晚出的書」有問的，據我的朋友董慎舉考證（石叢末篇）周易（最早是周的中葉）才發見的，而漢賈已經講周賈的易運通，而漢賈梁州賈的易運通，許氏則謂為銅，若許氏的不錯，則漢賈之書無疑。」（原書三〇葉）

這些見解都見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發的。（歲的出曉期內是問，後則決只能仰望於爾。）

是胡適對於古史也有一番比較新穎的見解。他以商民族為石叢時代，當向甲骨文裏去尋史料；以周秦楚為銅器時代，尋求之於金文與詩。這可算是卓識。不過他在術的使用上卻還不免有錯誤。

發見仰韶新店等時期的安得生 (J. G. Anderson) 謂商代是石器時代的晚期，是說的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在這時候是已經有銅器的使用的。（安得生在甘肅的收穫中也曾發現了一個小銅扣。）考古學上一般是稱爲金石并用時代 (Chalithic Age)，胡君的引爲石器時代，並於「石器時代的晚期」之下注以「新石器時代」，這固未可訾議。蓋新石器時代實明至長（單言石器時代更無庸說），早的如埃及及開羅於西紀前一萬二千年代中，間的綿延有六千年，其它歐美各處大抵均屬綿延，而綿延卻約相等。的地質學上則謂代在目前，據方在萌芽之時，自然誰也說不出它的定限，而殷代是新石器時代的末期，即金石并用時代，卻是可以斷言的。以周秦爲「石器時代」亦是錯誤。在考古學上，時代和青銅時代固然有別，銅代是新石器時代的末期，便是金石并用的另一法。時代則是更的文化，周秦雖已是青銅器時，照現在所有的古器學上的智識觀來，連殷代末年怕都包括在裏面。胡君泛泛的以石器代概括商代，以銅器時代概括周秦，在表面上看來雖僅是一二字之差，然而正是前人所謂「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

胡君又說：「以山西爲中心的夏民族，我們此時所有的史料實在不够用，只好置之於神話與說之間，以俟將來史料的發現。」（以上見一九八頁。）

這是極謹慎的，雖然夏民族是否以山西爲中心，固是問。

胡君的見解較一般的舊人大體上是有些科學觀念，我前說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對於中國古代的情形，幾曾摩着了一些見邊際。」但就古史辨看來，他於古代的邊際算是摩着了一些，這可以說是他的進步。

顧頡剛的「疑古」造成的古史，的確是平議。顧前嗜好的不同，並多少夾以感情的作用，凡在努力上所發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會讀過，他所提出夏的問題，在開會談話一時，我雖時耳食之餘，不免還加以譏笑，到現在自己研究一夏來，覺得他的識見委實是有先見之明。在現在的史料並未充足之前，他的自並未成為定論，不過在舊史料中凡作偽之點大體是顧破了的。我現在想來對這夏問題，提出我的見解。

照我的考察是：（一）殷周之前中國當得有先住民族存在，（二）此先住民族當得是夏民族，（三）禹當得是夏民族傳說中的神人（四）此夏民族當即是遠古斯人種，即現今蒙古人、滿州人的祖先。

在目前夏的材料，第一齊侯及鐘銘稱「桓武靈公」一曰「有共子桓武靈公」之所，「再曰「桓武靈公」吉金」此以陳侯因齊稱其父桓公為「孝武桓公」例之，知齊侯鐘必係作於齊靈公末年。公二十八年卒，當魯公十九年，西紀前六五二年，當時在春秋中葉以後，其中關於夏之史料云：

「食食成唐，有嚴在帝所。」受天命，將伐獯，取厥疆，伊少臣惟德，或有九州，處禹之緒。」

成唐即成湯，伊少臣即伊尹，禹即夏禹，孫結讀及王國維均已言之，然留有問題者爲「刺伐獯司」句。

「刺」字未刺事作勦左旁甚詭譎，余當爲前字之偶（前古勇字），前古作剿，與此形近，魯頌閟宮，「實始剿商」，又召南甘棠「勿剪勿伐」。

「類」字自宋以來釋履，以履之古文作，以即夏，然類字之主要部分爲舟字，舟

卽履之聲，人以足履也。（頁於古文卽人形。）省舟成亦足，何更爲履字，取字如足省頁尙可說，而省舟無可說，余謂此乃字，許書夏字篆文作，古文作，新出三體石經夏之古文作，是上所從爲之誤，從頁者白，與此作者正同。

「司」字於作同，當以司爲是，銘文以所司補增爲，司在之部，古與部字常相借，此正其一例，司通祀，卜辭常見「王廿司」（前 II, 4 及 VI, 28,）卽「王廿祀」也。

論「刺伐獯司」爲「刺伐夏祀」，書多方云「刑殛有夏」，（刺不改字亦可通，惟字形可疑。）

「刺伐夏祀」與「禹之孫」，則圖來以禹爲夏，與圖來先之說，於金文上已得一證。

其次圖來公。

「秦公曰丕受天命，宅禹之緒，十又二公在帝之邦，嚴天命，保秦厥秦，使夏。」

「禹實二即大之「維之「殷都于禹之蹟。」王國維已言之。

「盤」即毒，是則春秋中年中國亦夏。上言「禹」，下言「夏」，則夏與禹確有關係。

由上可知在春秋時代一國人之信念中，確承認禹之前有夏，而禹之先祖，是夏民，當爲中原之先住民族。然自殷人以後，這個民族住兒去了？

有一部分（或其全部）朝北方遷徙了，是理所應有。在這兒舊史料上有一些證據。

（一）山海經

「禹帝生鰭，鰭生白，白爲鯀。」（山海經）

「禹生鰭，鰭生白，白有牝牡，是爲大。」（大）

此言大與夏民族同源。禹帝即是禹帝，上帝。後人以爲軒轅，轅又爲星名，即西方之獅子座，其大一星亦稱「王星」，禹帝號禹，禹化黃龍，禹化黃龍，禹化黃龍，禹化黃龍，此則禹說。（見甲文字研究釋文）

（二）左氏定四年傳

「分唐叔以大之數，唐家姑洗，懷姓九宗，職五正，命以唐而封於夏，唐以夏。」

此以夏政與唐對文，並於夏處施行法，可知夏確有依據。

(iii) 董事會主席

「匈奴其祖夏后氏之裔裔也。」

●關天夜鬼方（鍾懷姓或蒙羽）龜茲休渾句奴均一書之轉音人已言之由上三書則夏

●般人驅逐後多逃往北方，殆是事實。（有一部分逃往南方，史記「王勾踐世家」：「越王勾踐其先

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

此外尚有一例，余以爲大可考察之價值者，即「洪水茫茫，天下土方」二語。

「鴻敷下土方」句，奇特，「鴻敷下土」可以爲句，亦可以爲讀，因「茫」乃魚陽韻，「鴻敷下土」可以爲句，自亦可以爲讀，然二義均不取，蓋獨用五字爲句曰「鴻敷下土方」，此當非偶言之故。余意「土方」即卜辭中所常見之敵國名「土方」。

「土方」之地圖由書契菁華下列數事可以考見。

(二)「五日丁酉，虢西，虢告曰：『土方征于我東鄙，致二邑。』」晉方亦牧我西鄙，虢亦

並遼國名，卜習見，汴當卽汴國之長名焉。此人於卜辭亦屢見不鮮。由此例可知汴國在殷之西，而土方在其東，土方在其西。

(二)「九日率卯尤有來禮自北，望告曰：『土方教我田十人。』」

觀亦國名。彼墨當即奴國人。此國在靺鞨之北，則土方亦在靺鞨之北。合上例而言，則土方當在靺鞨之西北或正北。

(三) 十四日庚申亦有靺鞨自北，子時告曰：「靺鞨甲辰方，靺鞨俘人十又六人。五日戊申方亦征，靺鞨俘人十又六人。六月在靺鞨。」

子時當亦靺鞨之人，其所告方，由上例證之即土方。方征靺鞨凡二次，甲辰一次，戊申一次。觀其首言「十四日靺鞨申亦有來靺鞨」，可知靺鞨日前之丁巳必曾有靺鞨。丁巳靺鞨所告者靺鞨甲辰之寇；庚申來靺鞨所告者為戊申之寇。甲辰至丁巳十四日，戊申至庚申十三日，前後兩次所費之時日恰相若，可知靺鞨靺鞨都（即今之遼寧）有十三四日之路程。每日途行平均以八十里計，亦已千里而遙，則土方之領域當在今山西北部，或包圍靺鞨也。是則土方當即靺鞨之一大族。

靺鞨於靺鞨稱「朔方」，金文不類，蓋又稱「取方」，朔方古音均在魚部，則所稱土方當即朔方。取方知此則朔方即夏民族，夏字古音亦在魚部，夏土朔方一也。

是則「禹象下土方」當為禹受上帝之命下降於土方之國（即後之夏），禹踐禹甸，禹（即禹）以敷治洪水。禹雖是西周中葉宋人所著（王國維說），宋人猶保存卜書中所常見之國名，此亦不足怪。

又遼問書世俘：「大公望命侯方來，丁卯望至，告以世俘。」侯方亦當即不類之「取方」（孔

注未得其解，蓋夏后氏之後，繼統與殷世仇，故周人伐殷時，即請其援助。亦一於舊紙中久被淹沒之新史料也。

之禹、夏文獻中所見者確係此必夏民之禹人物，可無疑。又夏民禹通古斯人種有近親之關係，通古斯人禹中原之先住民族，此事於將來大規模的地底掘上可禹到實物上的證據。

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補誌。

〔後案〕商、周乃秦、漢、宋、公時人正考父所作，可禹撰作青、兩、通時代中禹說禹一禹王禹、禹說不
(一九七年閏月十七日禹記。)

十「舊玉億有百萬」

送周書世倅篇「凡武王俘商得玉億有百萬，」余竊以意改爲「億有四萬。」今案王念孫讀書雜誌有此一條（卷一之二，第六頁），據云「此文本作「凡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二引此正作「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原注：陳萬福本刪去。）藝文類聚寶部上，太平御覽珍寶部三，並同。（原註：今本類聚「佩」下脫「玉億」二字）初學記器物部佩下亦引「武王俘商得佩玉億有八萬。」王校視余更遠有根據，當改從。「億有八萬」亦正十萬爲億之數。

（五月十七日補記。）

後記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於一九三〇年，到現在已經整整十七年了。這在我是一部劃時期的作品，在中國的史學界似乎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我用的方法是正確的，但在材料的鑒別上每每沿用舊說，沒有把時代性劃分清楚，因而便挾雜了許多錯誤而且混沌。隔了十幾年，我自己的研究更深沉了一些，見解也更純熟了，好些錯誤已由我自己糾正。那些糾正散見於卜辭通纂、兩周金文辭大系、青銅時代、十批判書、屈原研究等書裏面，尤其是十批判書中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那一篇。

大體上西周是奴隸社會的見解，我始終是維持著的。這個見解在我自己是認為極重要的發現。只是在我今天我把這界限更擴大了，上則殷代也該包含，下則迄於秦漢之際。本來，社會發展的階段並不是斬釘截鐵地可以劃分的，各個階段之間有相當長期間的遊移，依資料的多寡可以勉強地上屬或下屬。例如殷代則原始社會的子遺比較多，春秋戰國時代則奴隸制已在崩潰，兩者要認為前後兩階段的推移期似乎都是可以的。然而西周是典型的奴隸社會則毫無問題。但一直到現在還有人認西周為封建社會的，我認爲那是完全錯了。

這本書只是我研究過程中的初期的階段，在我自己看來，是應該從新寫過的。我也起過這樣的雄心，想寫一部完整的中國古代史，把社會研究、思想批判等，通通包括在裏面。但這項工作我沒有着手，我相信，恐怕永遠也不會着手。我自己的興趣是在追求，只想把沒有知道的東西弄得自己知道。知道了的我一旦寫出過，我便不想再寫了。這怕是我的一個毛病，或許也就是浪漫的性格吧。像編教科書那樣的古典風味，我自己是很缺乏的。因此，朋友們假使要想知道我的全部，只好讀我的全部著述，孰先孰後，按著時代追尋，便可以知道我走了一些什麼樣的路。我假如有了一些收穫，還是讓性格古典的朋友去加以綜合吧。

本書在思想分析的部分也有它獨到的地方，就是十七年後的自己也寫不出來了。現在讀起來，都還感覺著相當犀利。大約主要就由於這一部分還牽繫著朋友們的情念吧，有不少的朋友希望這書的重版問世。我現在也就勉勵著朋友們的這種希望使它復活了。整個把板樣改了，以前是橫排的，如今改成豎排。篇目的次第也改了，以前是易經、詩書、卜辭、金文的次第，現在改成卜辭、金文、詩書、易經了。但內容除少數字句略有修正或刪削之外沒有什麼大的更動。事實上要更動起來也感困難，譬如一座十七年前修建的房子，你要使它完全適合到十七年後的意欲，那是非整個推翻從新建築不可了。

經過了這樣的一些小修改，似乎比初版更要適宜一些。全部經過我自己校對了一遍，大約錯字總會比較地要少得一點。有些地方我也加了一些後案，以作錯誤的修正或缺漏的補充。但這自然是不夠的。要

想難道我的全部的朋友，還是須得費些工夫來讀我上舉的幾部著述。如其沒有工夫或方便，或不想對於古代作專門的研究，那就請讀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篇吧。那兒的見解在我認為是最正確的。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